

列传二百四十一

刘锦棠 张曜 刘典 弟倬云 金顺 弟连顺 邓增 托云
布果权 刘宏发 曹正兴 穆图善 杜嘎尔 额尔庆额
丰绅 文麟 明春 富勒铭额 徐学功

刘锦棠，字毅斋，湖南湘乡人，松山从子也。从松山讨捻，积勋至同知直隶州。从入陕，复同州、朝邑，释省城围，擢巡守道。同治七年，左宗棠西征，从克怀远、镇边，还定绥德，赐号法福凌阿巴图鲁。进军甘肃，攻金积堡，夷旁近七寨，破灵州。九年，击马五寨，松山战死，诏加三品卿衔，接统其军。军新败，偏裨自恃为宿将，滋骄，锦棠礼诎之。丧悬吴忠堡，或请徙它处，锦棠不可，曰：“棣在军，可系将士心。”宗棠贻书，为列坚守、退顿二策。锦棠谓：“不力战，则灵州不保，必效力致死，而后军可全。”於是一战擒马五，再战破河、狄，军复振。

是时马化龙焰日炽，三决水困我军，锦棠三拒之，不获逞，粮且匮，率其子耀邦乞款附。锦棠曰：“诺。令若先缴马械。”不应，再引马连水入湖。会大风从西北起，涛鬻堤岸，势汹涌。锦棠囊土以御，化龙计益窘，哀词乞耕垦。锦棠知其诈，隐卒下桥、永宁洞，又败去，乘势下蔡家桥，克东关。化龙度不得脱，於是三踵军门乞抚矣。锦棠白宗棠请进止，乃徙陕回化平川，而分置甘回於灵州。论功，予云骑尉世职，赏黄马褂。十年，诛化龙父子，生致马八条，置丧所，齑而祭之，遂舆丧归。

明年，度陇攻西宁。次碾伯平戎驿，先破小峡，遣军夺南北两山，围解，道员郭襄之率男妇二万繵负来迎。是役也，提湘军八十营，扼攻九十里，往往彻夜不休，露立冰天雪窖中，诏嘉之。十二年，克大通，斩叛官马寿。遶陕回为旌善五旗，馀徙平凉、秦安、清水。白彦虎奔肃州。方湘军之定西宁也，宗棠缘事责锦棠，盛气辨，衔之，以故徇肃州未下，亦不召。及锦棠至，又大喜，为夸其军以励众。锦棠计诛马天禄，杀土回、客回立尽，关陇平。权西宁道。明年，破河州，获闪殿臣，伏诛。乃合诸将蹙回於贾家集、郭家嘴，歼焉。

光绪元年，出关。时彦虎走依安集延，帕夏阿古柏助之，势复炽。二年，至阜康，与金顺计事，议先攻古牧。遣将分壁木垒河，而自领军军九营街。度戈壁乏水，佯掘井以懈敌，阴遣精骑袭夺黄田，通汲道，收古牧地。锦棠策乌城寇必骇奔，复自将精兵走之，遂复乌鲁木齐、迪化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三年春，逾岭西南攻达坂。寇引湖水卫城，泥深及马腹。锦棠周城徼循，诫各营警备。列燧如白昼，轰击之，弹落爆药窖，声聒然，人马碎裂。乃下令军中曰：“能缚献服异服者赏。”於是爱伊德尔呼里以下皆就俘，爱伊德尔呼里，犹华言“大总管”也。且释降回数千，给赏粮纵归。或请其故，曰：“俾归为我宣播朝威也，吾欲以不战胜之。”自是破吐鲁番、托克逊，南路门洞开，阿古柏如失左右手，亦被执，饮药死。赏双眼花翎。

已而彦虎据开都河西岸，觊入俄。师抵曲惠，与余虎恩分击，彦虎亦决水以阻。锦棠入喀喇沙尔城，庐舍漂没，乃徙和硕特帐房河东数百户，实后路，复库尔勒。会军中患饥乏，下令掘窖粮，获数千石以济。连下库车、拜城。其南缠回苦安集延淫暴久，重以彦虎奔扰，益不堪命，旦夕望我军如时雨。比

至，各城阿奇木伯克、阿浑玉子巴什各携潼酪，持牛羊来犒师。抵阿克苏，锦棠先入城，受降毕，回皆伏服。闻彦虎奔乌什，亟遣旌善旗渡河复其城。於是东四城俱下，诏晋三品京卿。值喀城守备何步云告亟，遂大举出师，令虎恩、黄万鹏分道进取，而自率师径捣叶尔羌，并克之。彦虎遁入俄。锦棠进定英吉沙尔，遣董福祥收和阗，西四城亦下，锡二等男。

四年，锦棠既定喀城，以次巡历叶尔羌、和阗。凡西人侨居其地者，英乳目阿喇伯十余人，印度温都斯坦五千余人，咸服其勇略，称为“飞将军”云。方彦虎之入俄也，俄人处之阿尔玛图。锦棠犹致书图尔齐斯坦总督，谓将入境搜捕，宗棠劝止之。俄复徙之托呼玛克。其秋，彦虎又遣党犯乌什边，骤入格尔品。锦棠扼之玛喇尔巴什，别遣将要其归路，大败之。未几，安集延入，又破之玉都巴什。是岁补太常寺卿，转通政使。五年，安夷复构布鲁特内犯，战乌帕尔，捕斩二千馀级。自是边寇颇息警。

维时俄据伊犁，宗棠疏请崇其秩，资镇抚，诏佐军事。俄益增兵守纳林河。已，宗棠入都，上以此专属任锦棠关外事，命署钦差大臣。徙顿哈密，益治军。逾岁除真。八年，和议成，锦棠策善后，请设新疆行省，省置巡抚、布政使，加镇迪道按察使衔，道、府、州、县视内地。立城垣、坛庙、学校、驿传，又广屯田，兴水利。南疆岁徵赋至二十馀万石。九年，擢兵部右侍郎，加尚书衔，旋除新疆巡抚，仍行钦差事。十一年，进驻乌鲁木齐，奏省参赞大臣，改置都统，设喀什噶尔、阿克苏、巴里坤提镇各营。复增道、府、州、县，徙分防官驻要塞，南北郡县之制始定。

先是，锦棠以祖母老病，累疏乞归省，不许。十三年，申前请，始俞允。锦棠悉召诸部酋长大酹，遂发。所过，黄童白

叟望风相携负以迎，往往拥车数日不得走。十五年，加太子少保衔。明年，晋太子太保。二十年，晋锡一等男。会弟燾以山西按察使入觐，垂询近状，欲强起之。適中日有违言，电旨趣召，未行而病作，朝廷书问日数至。疾革时，犹喃喃呼旧校指述边事。未几，卒，年五十一。事闻，震悼，谥襄勤，予建祠。

张曜，字朗斋，其先上虞人，改籍大兴，既，复隶钱塘。生有神力，幼尝持竿结阵，部勒群儿，无敢譁者。少长，依旧脉蒯贺荪。贺荪宰固始，適豫捻起，集团勇三百属之。捻欵至，时已昏。曜献策，谓：“伏军城外，彼不知众寡，可以计走也。”夜半，捻纵掠，轰击退。僧格林沁追捻亟，遥见火光，询知为曜部，召与语，其悦，命从军。积勋为知县，权知固始。皖捻来犯，婴城守，寇驩驩西去。亡何，李秀成又构捻入，围城三匝。捍御七十馀日，城获全。上嘉其功，赐号霍钦巴图鲁。

咸丰十年，擢知府。先后遭忧，仍留军讨皖捻。屡捷，晋道员。明年，除河南布政使。是时陈大喜、张凤林各树帜，延扰数千里。曜谓寇援断，师未能骤克，寨中患饥乏，多猜贰，宜广设购募间其党。乃纵降者为内应，捻乃窜，讽谕各寨，皆款服。凤林伪降，计擒之。

同治元年，御史刘毓楠劾其目不识丁，诏改总兵。二年，大喜走阜阳，战秦宣寨。皖捻复入，曜虑华庄失，亟敛兵退，以锐师宵加之，歼渠率。时张总愚走鄱陵、临颖欲西，曜拒之嵩山麓，令不得西。攻大金店，援寇四起，遣总兵保英略中路，为寇乘。擢手刃退缩者，士气乃奋，卒败之。攻太子望寨，久相持。曜曰：“捻诡悍，坚守山口，阻我进兵。坐为所缀，非策也。”间道出奇击之。总愚西北走镇平，追杀黑龙集。犯南阳，又战郤之。三年，捻会宛南，总愚赴卢氏，嗾粤寇入豫。曜扼之，使不能合。次桥川，寇自西北至，狙伏以击，寇奔楚。

曜浮渡丹江，追越郟西百四十里，会陕、楚军至而还。四年，僧格林沁军麻城，驍骑失利。曜赴难，七战皆克。僧王既战死，台臣劾其养寇遗患。巡抚吴昌寿按覆，事白，曜假归葬亲。逾年，淮北捻益亟。朝旨趣复出，曜遂部合新旧选锋号嵩武军。厥后军气大振，论者谓为湘、淮军后劲云。

六年，出顿许州八里桥，任柱等见曜大纛，駭走。梁山寇与合，五日至钜野，渡运而东。曜与总兵宋庆往驰之。当是时，李鸿章议防运河北。首安山讫沈家口。曜等至，令庆筑长墙。庆留副将蒋东才、参将李承先二军属曜。曜以沈家口黄、运交汇，调黄河水师入运助守。守河防运自此始。久之，总愚陷陕绥德，分扰米脂。朝命防河北。捻济河入晋，犯吉州乡宁，平、蒲告警。檄曜还豫，而捻已自绛州曲沃入偃豫疆，曜乃追败之汤阴。

七年，捻东走，扼晋州西北路，折而南。诸将谋逐之，曜谓贼势未蹙遽南奔，必有深谋。乃卷甲北趋，出其前二百里，至饶阳，果遇捻。捻不敢击，错愕去，潜渡滹沱。亟引兵至河干，未渡者歼焉。济漳次清化，捻伐木为矛，又击破之。长驱沧州，刘松山军运东，曜自南夹击，捻披靡，追至临邑。初，李鸿章遣郭松林自临邑筑墙，属之马颊河，虚西南以饵敌。逮曜驰至，捻不肯深入，走济阳。鸿章知计不售，使曜趋武定，遇捻於滨州，始败退。会天大雨，河暴涨，诸将虑捻东逸，谋扼徒骇河。曜自博平守至东昌，诱捻入河套，与庆合击之。捻众陷泥淖中，死者枕藉。自是总愚不复能军，逐北在平，杀其党且尽，骑能属者十余人耳。总愚自度不得脱，乃沉於河。论功，赏黄马褂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八年，诏趣左宗棠赴泾州，责金顺以边外事，命曜自古城西进为后路，军次兰扇，破回於察漠绰尔，又败之红柳树，阿

拉善围解。抵缠金，诶知宁夏西岸自石嘴山至中卫，陕回麇集。遣将要击之，回遁走。金顺赴沙金托海与议进兵事，方将鼓行而西，而宁夏降回复叛，围郡城。遂倍道应赴，败之城下。俄而陕回入贺兰山。曜赴河北，南破汉渠集，围纳中阡，拔其垒，与金顺夹渠而军，殄守贼殆尽。会金积抚局成，通昌、通贵乞款附，独王家眈不下。曜怒，破其堡，屠之。攻剋纳家寨，河西无悍寇。诏屯之，兼顾阿拉善旗。是为宁郡河北之师。九年，授广东提督，仍留军。明年，加云骑尉世职。

白彦虎据肃州，徐占彪攻弗克，请益师，宗棠檄曜顿金积助之。上以为勇，赏双眼花翎。十三年，彦虎亡命出嘉峪关，窟乌鲁木齐，哈密城南北附之。俄罗斯方拥伊犁，巴里坤且岌岌。朝命总防讨，亟援哈密。曜剋日出关，师行乏水草，绝幕二千馀里，运餽艰阻，於是议立屯田。十三年，出屯，大兴水利，垦荒地二万亩，岁获数万石济军。光绪二年，师规南路，西取七克腾木、辟展及鲁克沁台、胜金台、哈拉和卓城，降缠回万馀，遂复吐鲁番。明年，拔乌鲁木齐，彦虎遁入俄。

俄归伊犁，宗棠疏荐堪重任。六年，诏赞军事，命移驻喀什噶尔，兼辖西四城，筹善后，所至创立义塾。回夙獷噬，至是颇闻弦诵声。十年，入关防直北，赏巡抚衔，叙边功，晋秩头品。

明年，除广西巡抚，未行，董所部治都城河，加尚书衔。旋命赴山东勘河，喻岁至寿张，调抚山东。东省河患日深，曜莅任，首重河工，以黄、运并淤，非总濬通海不为功。时王家圈等处先后漫口，先议疏濬海口，挑淤培埝，并增筑徒骇河两岸堤工，以防汎滥，然后挑挖全河，参用西法，以机船疏运。凡南北两岸堤埝口门，一律筹办。疏上，皆从之。又先后筑王家圈、姚家口、张村、殷河大寨、西纸坊、高家套各决口，复

改濬韩家垣，以泄尾閘，莫不身亲其事，计一岁中奔走河上几三百日。有言河务者，虽布衣未僚，皆延致谘询，唯恐失之。民或遇灾，常筹粟赈济。复建海岱书院於青州，葺洙泗书院於曲阜，士民德之。

十四年，被命襄办海军。明年，晋太子少保，命会阅南、北洋海军。至烟台，闻台湾巡抚刘铭传称疾去，则抗章请行，优诏答之。十七年，方驻河干督工，疽发於背，回省就医，遽卒。疾革时，犹贻书鸿章，首言山东为北洋门户，亟宜治砲台备不虞；次言新疆军精，部令裁营清釐，缓不济急，恐失信外域，贻君父忧。遗疏入，上震悼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勤果，予建祠。

曜魁梧倜傥，自少从戎，不废书史，字法樵颜平原，书疏雅驯犹馀事。尝镌“目不识丁”四字印，佩以自励。宁夏平，筑楼面黄河，对贺兰山，颜曰“河声岳色”，日啸咏其中，人谓有羊叔子登岷风。居官垂四十年，不言治产事，性尚义，所得廉俸辄散尽。尤礼贤下士，士争往归之。其修道路，开厂局，精制造，凡有利於民者，靡不毕举。死之日，百姓巷哭失声，丧归，且倾城以送。以两世职并为男爵，子端本袭，官南韶连道。

刘典，字克蠡，湖南宁乡人。少伏瀋山，与罗泽南友善，以学相期许。斋匪乱，集众保乡邑，叙训导。参左宗棠戎幕，转战江西。善察形势，尝轻骑讎问敌营，夜率所部劫杀，数获奇捷。李秀成欲以长围困宗棠，断曾军粮运，典败浮梁，又破之乐平，婺源饷道始达祁门。积勋至直隶州知州。宗棠抚浙，典以偏师讨衢、严。同治改元，破马金街，进克遂安，迁知府。击花园港，李世贤遁，超授浙江按察使。世贤谋据金华，分党扰龙游、汤溪、兰谿，众号数十万。典还军援衢，力据上游，

悉夷东南北寇垒。明年，收兰谿，诸军亦下三城，浙东告宁。宗棠规杭州，策江、皖边圉安，方可一意进取。乃令典将五千人，道严出皖南。当是时，新复郡县粮馈不属，典持印票空文，向民间贷粮，遇寇遮击，而屯溪，而黟县，所 风靡。民望典军如时雨，以故壶浆塞涂。沈葆楨谓其截击寇众，功不在克省城下。江、皖既平，赐号阿尔刚阿巴图鲁。其秋，父忧归。

三年，诏起督师，典募新军八千，次贵溪。世贤入闽陷漳州，汪海洋亦陷龙岩，势复炽。典进汀、连，号西路军。遇海洋，新军轻进，败绩，还保连城。四年，再战，斩寇万馀，进复龙岩、南靖。世贤为高连升所蹙，奔粤，宗棠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驰之。典至南雄，语其将黄少春曰：“尾寇而追，非计也。寇返奔亟，必不久据嘉应，当走粤、闽边。左军孤，遇寇必不支。”乃持二旬粮，取道大岭脊，晨夜应赴，抵大埔，先宗棠一日，遂会师复嘉应，晋二品服，予世职。事宁，乞归省。

五年，宗棠徙督陕、甘，起典甘肃按察使，旋赐三品卿，佐军事。典自紫荆关入，值捻窜渭北，乃驻潼关，偃渭而军，扼其南渡。七年，诏署陕西巡抚。初，宗棠援晋，以征回事属典。典以关中戎备寡，调提督周达武壁陇、汧顾后路。至总前敌师干，则举蒋益澧自代，朝旨弗许。寻复有是命。典遂进驻三原，调度诸军，军大振。明年，与宗棠定三路剿回策。已，复念民事，重入省，治善后，集流亡，举屯牧，恤艰戾，革差徭。又以其时濬郑白旧渠，关中渐喁喁望治矣。惟锐然以减饷自任，诸军旧欠各饷，十给其七，士卒不无怨望云。又明年，再乞归省。

光绪元年，复命佐宗棠军务，典辞以疾，诏罢其行。时谭锺麟督西征饷事，力言司左军后路非典莫属。朝旨乃趣赴甘，

於是典三起讨贼矣。二年，至兰州，宗棠以善后畀之。凡整军节饷，以及生聚教诲，有裨於民生久远者，咸殫心厥事。至关外平定，亦尝指陈方略，赞画功多。经营新疆凡三年，卒於军次。诏视侍郎赐恤，谥果敏，予江、浙、陕、甘建祠。

典秉性清严，贵后自奉俭约。杨昌濬尝诣典，环堵萧然，一如寒素，寓书宗棠共称之。

弟倬云，少随典读书长沙。典主乡团，倬云以廩生治军书。从援浙，领偏军，战常陷坚。李、汪二酋奔赣，扼临江使不得西，叙知县。龙岩既复，会粮罄，军士乏食，为贷邻邑以济，民德之，建生祠。将军库克吉泰檄赴陕，值连升营哥匪谋变，戕主帅。倬云驰入，歼其渠，馀众悉定，再迁知府。时庆阳大饥，人相食。倬云兴屯政，立赈局，流民怀集。假归，适会匪乱，连下龙阳、益阳，诏用道员。越法事起，赴闽综营务，署按察使。以捕海盗名，晋二品秩，授汀漳龙道。兴蚕桑，建书院，周恤堤防诸政，次第毕举。寻谢病归。二十九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金顺，字和甫，伊尔根觉罗氏，满洲镶蓝旗人，世居吉林。少孤贫，事继母孝。初，从征山东，授骁骑校。嗣从多隆阿援湖北，复黄梅，赐号图尔格齐巴图鲁。移师安徽，克太湖。历迁协领。挂车之役，将骑旅直捣中坚，当者辄靡。

同治二年，从讨陕回，连下羌白、王阁，赐头品秩。复渡渭败之零口。三年，汉南回奔凤翔，趋沔峪，击卻之，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。调西安，时粤寇集陕南，陕回导至沔河，金顺御之，斩虏多。回入鄂，傍山西走，复率马队邀击败之。四年，攻宁夏南门，夺其砲台。已，闻寇集黄河两岸，率师分路进，阵斩其酋孙义保等，寇稍卻。明年，调宁夏副都统。七年，复宁条梁。闻榆林警，遂迎击五龙山，大破之。追至边外秃尾河，

马队忍寒裸涉，要之金鸡滩，回大溃。复遣将破之葭州。

八年，平绥德，朝旨以边外事属之。四月，回犯花马池，遣部将富勒琿驰救。回自乌拉争渡，奔札萨旗。金顺自将出边，回已遁。乃率师道札萨郡王答拉旗，自包头迤西济河而进。会天酷暑，暂顿什巴尔台就水草，与张曜期会沙金托海。七月，自中滩鼓行而西，而宁夏回复叛，乃兼程赴援，败之於城外。无何，甘回纳万元等迎战汉渠，复与曜从东绕击。回走纳中闸，追至龙王庙南，悉拔其东南各垒，歼守贼殆尽。

九年，金积抚局成，独王家疃未下，率其弟连顺分兵迎击，数获胜。自是连顺无役不从，积勋至金州副都统。金军颇有声，明年，克之，赏黄马褂。又与曜破纳家寨，河西悍党歼焉。宁夏平，擢乌里雅苏台将军。寻以赴镇番未报，褫职，命即日赴肃州。既至，顿北崖头，奏调曜军助击。时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犹诉军粮乏，难赴哈密，诏金顺接统其军。十二年，左宗棠至军，约期并进。金顺发地雷东北角，城溃，乘隙夺据其上，自是老弱伏服者相继。城拔，复故官。

乌鲁木齐都统景廉驻古城，与金顺龃。宗棠奏言金顺宽和，为群情所附。诏率所部二十营赴之，规乌城，於是遂发。出关数十里，至瀚海，吏士忽不行。询之，则曰：“先锋营驻，有所议。”金顺知有变，疾驰视，手刃六人以徇，曰：“敢留者，视此！”军以次行。瀚海既过，乃列六尸祝之曰：“杂赋不饱，佐以野蔬，天下无若西军苦。此行度戈壁，乏水草，吾非不知。但不忍汝六人，如全军何？如国家何？如关内生灵何？”闻其言者，无不激扬。道授正白旗汉军都统。明年，至古城，与景廉会师。一日演砲，汉、回观者数千百人。景军指败堵烟筒为的，击之再，烟筒无恙。所部砲队总兵邓增、参将张玉林曰：“是何足击？请卷旗卓之为的。”增先测视，请於金顺再测视，

既竟，砲响旗飞，若翦霞空际。已而玉林亦尔。观者譁譁声震远近，回闻之气夺。寻命佐新疆军务。

光绪改元，代景廉为都统。二年，军阜康。刘锦棠赴军所商进止，议先攻古牧。乃轻骑袭黄田，通汲道，克之。连下乌鲁木齐、迪化、昌吉、呼图壁诸城，直逼玛纳斯，斩其伪帅马兴，南北二城以次皆下。赏双眼花翎，予世职，调伊犁将军。七年，诏接收伊犁，按图划界。十一年二月，军标譁变，五月，再变，并譟饷戕官。伊地本极边，协饷乖时，军多疲馑。金顺馭众宽，将领营官相率蒙蔽，而总督谭锺麟劾其上下纵恣，民怨沸腾，为陈筹饷易人之策。於是上召来京，以锡纶代之。道肃州，病卒。身后不名一钱，几无以为敛。寮窳釀金，丧始归。部伍缟素，步行五千里至京者，达二百人云。事闻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忠介，予建祠。

妻托莫洛氏，婚甫逾月，嘱事继母，抚诸弟，遂出。转战二十馀年，至新疆，乃遣使往迓。谓使者曰：“太夫人老矣，宁能涉万里？吾义不得独行。且彼处有姬侍，宗祧不坠，吾又何求？”竟不往。时论贤之。

增，字锦亭，籍广东新会。年十七从军，积勋至游击。西征之役，领开花砲队，平金积，取河州，并以善用砲知名。方是时，锦棠治兵西宁，寇坚壁自守，而牧马湟水北岸。增隔水轰击，寇骇愕逾山遁。增驰之，先以轻骑当寇，乍战佯北。寇易之，悉众下山，我师以巨砲环击，大溃。俄援寇至，壁平戎驿。锦棠不与战，而使增据山上俯击。寇惧砲威，退湟北，增复隔河击之，皆走。锦棠攻高寨急，舁大砲列北山上，使增测准寇垒，发砲子六十馀，墙壁皆裂，赐号伊博德恩巴图鲁。规肃州，城高厚逾常制，增筑砲台临城关，轰溃十馀丈。继复筑砲台街口，裹创力战，卒击退之，晋总兵。从金顺出关，以战

功擢提督。金顺举将才，称增精究砲术。除伊犁镇，调西宁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，解循化围，回渡河趋巴燕戎格，增追至思观。会札什巴陷，分三路击之，城拔。六月，西宁回韩文秀等犯增营，增分军迎击，遇伏将卻，增手刃先退者以徇，众皆跃马陷阵，寇溃。时西宁南北西川、大通、碾伯、丹噶尔皆叛，增闻警，驰归守郡城。八月，哆吧寇来袭城，薄小桥。增将出拒，或劝沮之，增曰：“寇氛甚恶，不力遏之，是示弱也。且主帅不出，将士孰肯用命？”遂往，短兵接，人百其气，大败之。自此寇望见邓军旗帜，辄不战而遁。明年，克川北、营城，关内外平，授固原提督。既至，会甘军搜治海城叛回。阅三年，海城回田百连复叛，遣将讨平之。拳乱作，车驾西狩，召赴行在。回銮，节度随扈诸军，晋头品服。旋回任。三十一年，卒於官，诏附祀宗棠祠。

其时随金顺征回著绩者，又有托云布、果权、刘宏发、曹正兴。

托云布，瓜尔佳氏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初，从军剿发、捻，赐号绰勒郭兰阔巴图鲁。攻宁夏，释平罗围，袭击黄河两岸，数有功，累迁协领，坐事免。金顺请留军自赎，截击窜寇於榆林，复官。进拔苏家烧房、纳中闸，晋副都统。时寇据金积，其旁堡砦并险固。托云布充前锋，大小数十战，寇稍卻，克王家疰，赐头品服；平通昌各寨，赏黄马褂。自是从出关，迭克名城，即於军前授青州副都统。玛纳斯之役，血战六十馀日，天山以北告宁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光绪十一年，创发乞归，赏食全俸。十八年，卒，予优恤。

果权，莫得里氏，满洲正蓝旗人，吉林驻防。骁骑校，从副都统福珠里出师伊犁。以战功，累迁协领。玛纳斯既复，金顺荐署伊犁锡伯营领队大臣，顿车排子屯田。诏念前劳，晋副

都统，赐号志勇巴图鲁。光绪十七年，调充东三省练兵行营翼长，校阅吉林边练各军。二十七年，授呼兰副都统。卒，恤如制。

宏发，黄陂人。正兴，郟西人。自同治初久从金顺军，复肃州，进新疆，屡有功，后皆官至提督。而宏发军过玉门、安西，官民尤翕，颂赞不置云。

穆图善，字春岩，那拉搭氏，世居黑龙江齐齐哈尔，隶满洲镶黄旗。家贫，事亲孝。初以骁骑校迁参领，从征直、鲁、晋、豫，所向有功。援安徽，迭克城隘，赐号西林巴图鲁。同治元年，从多隆阿入陕，道邓州，遇粤寇陈得才，败之紫荆关，擢西安右翼副都统。时回氛炽，率步旅扼洛水北岸，半修营，半出击寇，寇始奔。亡何，捻酋姜泰林犯武关，夜袭多军。穆图善设伏败之，追群寇入鄂境，悉驱出西河口。二年，再入陕，攻高陵，先登，里创力战，下之，赏黄马褂。寇渡泾据南岸，穆图善泅水而济，寇大溃。三年，多隆阿围整屋，中砲，病笃，疏荐穆图善贤，遂命署钦差大臣。其夏，擢荆州将军，与刘蓉会办陕事。

粤寇据楼观、黑水、西驼峪，蓉遣萧庆高趋鄂，穆图善率师助击，战店子头，败绩。七月，击破大峪西堡，进攻楼观。先是，得才入鄂，穆图善遣二十八营赴援，无统帅。至是蓉奏请穆图善往湖北，诏勿许，令移师赴甘。既至，与将军都兴阿议定先规宁夏。十一月，檄杜嘎尔、额尔庆额等攻破清水堡。逾岁，诃知群寇元日椎牛置酒，必不诚。穆图善夺城南砲台，连毁其寨。已，复虑寇乘春涨决渠下灌，分兵扼城东南。寻调宁夏将军，主甘肃军事。嗣以宁夏诸军久不得要领，责之。五年，收灵州。初，回寇马兆元攻陷州城，马朝清计诛之，禁灵回无滋事。逮宁夏失，道且梗塞。朝清者化龙也。至是，亲诣

穆图善哀词乞款。会州绅亦请置官，乃使丰绅等往招抚，州事定。闻华亭回鞏庆阳，复遣军击走之，城围解。

明年，署陕甘总督，值岁大饥，人相食。乃驰书阿拉善王，令运蒙粮至河北，与军民交易，食乃济。是时米拉沟既下，河、洮、狄道、西宁回皆反正，而南八营李得昌各部，乞择地安插。上虑回情叵测，敕穆图善严备之。穆图善令降回缴械，遣范铭赴洮，张瑞珍赴萧何城，王得胜赴静宁办抚事，自是颇惑抚议。已，复使曹熙等赴河州，回羈之，遣党潜袭省城，声款附。穆图善率轻骑往，中伏奔还，遂围城五日，楚军将彭楚汉等破之。而东乡回岨负如故，穆图善亲督诸军败之。十一月，攻州城，弗克，还兰州。会傅先宗败回礼县，彭忠国败回安定，穆图善乃令进规渭源，而自从金县进。七年正月，克之。乃使诸将会攻狄道，南北两山相崙，中有平川，寨卡林立，先宗等一鼓破之，毁其寺，军威大振。於是穆图善赴前敌，北庄牟佛提率男妇三千人乞降，受之。师旋，复叛。穆图善再渡河，直捣黑山头、太子寺。寇断我粮运，战数失利，不获已，退保狄道。明年，狄城粮尽，又退至秦州，寇乘之，师溃。朝旨令穆图善甘军受左宗棠节度。

初，穆图善狃抚议，群回叛服靡恆，而所部百数十营皆徵粮民间。清水守将敖天印以横暴激民变，逐防军，杀县役。提督黄金山率所部战狄道康家岩，败溃，北入皋兰，四出淫掠。穆图善乃遣溃勇屯宁夏，而訾报敖军於朝，敖军亦力诋之。於是宗棠调度诸军，先秦州固饒源，遂赴泾州受总督印。

穆图善既卸事，犹日历四乡，劝民修堡寨，置军械，兰人甚德之。诏仍驻兰州，统西路军。化龙党崔三构河、狄回出扰，辄败去。十年，河州贼袭陷皋兰西古城，再败之，长驱北山兔窝，寇大溃。其冬，会左军渡河，连克要塞，寇退扼大东乡，

师聚而歼之。论功，予世职。

光绪元年，召署正白旗汉军都统。会吉林马贼窜巴彥苏苏，命权将军，捕治之，渐散其党与。明年，道员舒之翰获谴，罪及举主，褫职。又明年，起授青州副都统，擢察哈尔都统。五年，出为福州将军。法人争地越南，分兵舰窥闽疆，诏参宗棠军事。出驻长门，誓师设伏，击沉法舰一艘。既而防军溃，法人登岸搦战，伏起，转败为功。以故闽事坏，独免议。十一年，诏授钦差大臣，会办东三省练兵事。明年，以积劳卒於军，谥果勇。予黑龙江、安徽、甘肃建祠，兰民且树碑志德焉。

杜嘎尔，哈勒斌氏，满洲正蓝旗人，黑龙江驻防。初从都兴阿征粤寇，积勋至佐领，赐号莽赉巴图鲁。嗣以京口副都统从讨甘回，规宁、灵，颇能以少击众。寇窜宝丰，克张家村、红柳堡，深入沙碛，背水成军，旬日间城复。攻宁郡，斩虏多，即於军前调官宁夏。宁城回增建寨棚，首城南讷纳家闸。与金顺诱城东寇出，数败之，乘胜破护城堤清水堡。寻随都兴阿赴奉天，调补正蓝旗蒙古副都统，历察哈尔，坐事免。光绪六年，起授乌里雅苏台将军，抚士卒，恤蒙部。十四年，创发，乞休。明年，卒，谥武靖。

额尔庆额，字蔼堂，格何恩氏，隶满洲镶白旗，墨尔根城驻防。以骁勇闻，历迁至委参领。清水堡之役，赐号法福灵阿巴图鲁。会诸军克狄道，授黑龙江副总管。剿金县窜匪，擢凉州副都统。命佐关外军事，统领吉、黑骑旅顿西湖，令寇不得西。乌城回自奎屯败退安集海，击卻之。光绪二年，闻白彦虎构玛纳斯南北二城回扰粮道，与总兵冯桂增、参将徐学功约期会师大河厂。额、冯二军先行，径薄北城，而南城回涌至，桂增负伤坠马，寇舁入城。额尔庆额愤甚，先登陷阵，斩寇无算。因士卒伤亡多，止战。届期学功至，距城十馀里，见额尔庆额

被创还，遂率所部救之。金顺责其援不力，宗棠曰：“额尔庆额等轻进贪功，咎由自取。且先夕进攻，学功何能豫知耶？”

历古城领队大臣、科布多帮办大臣。命偕参赞大臣升泰勘界，以奎峒山为科、塔两城外蔽，哈巴河南流入中国，与俄官抗争，始得展地定界。新疆底定，晋头品秩。十二年，调伊犁。伊犁设副都统自此始。莅任七年，兴办屯田，军民辑睦。十九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丰绅，字汉文，吴扎拉氏，隶满洲正白旗，吉林驻防。都兴阿督江北军，檄守扬州，以战功历迁至协领。克宝丰，取宁夏，数获胜。穆图善遣往灵州招抚，马化龙就抚。穆图善上其功，晋副都统。寻护宁夏将军。时伏莽未靖，自宁城至灵州，隘口数十，为商旅来往孔道，丰绅诘奸禁暴，行旅便之。先后平陕匪西河、横城堡，补官锦州，擢黑龙江将军。坐事褫职。光绪间，起故官，历绥远城、江宁。中日事起，出驻通州，事宁回任。二十四年，卒。诏优恤，予建祠。御史彭述劾其侵冒，夺恤典。

文麟，字瑞圃，兀扎拉氏，满洲正蓝旗人。道光二十二年，考取内阁中书，迁侍读。咸丰八年，出为甘肃兰州道，调镇迪。同治四年，回窜据古城，文麟上防守奇台状，上嘉其知大体。济木萨者，回众屯粮地也。文麟潜遣练勇攻克之，获粮万数千石。索焕章窜玛纳斯，分掠阜康、吐鲁番、迪化。文麟分兵扼三台要隘，上疏乞济师。诏令严守济木萨，援未至而哈密、奇台相继沦失。亟与巴里坤领队大臣讷尔济合兵进击。闻寇集东路，使佐领恆昌先进，败於奎苏，而自请赴前敌。上怒，诃责之，下部议，坐擅离职守，降二级调用。

诏以蓝翎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。文麟遂率所部收复城垣。马金贵、白彦虎先后围攻，濒危者数矣，文麟拊循士卒，卒能

以饥军驱强敌，俾缠回转危为安。五年，遭母忧，改署任。明年，肃州回窳玉门，战红柳湾，败之。回复大举犯城关，文麟督军严守，伺间出击。围解，乃为筹耕种，葺庐舍，训练军士，且战且屯。服阕，以头等侍卫补本官。益招哈密团首孔才至，以其练勇二百编入伍籍，遣往古城兴屯修堡。后收徐学功散勇二千馀，任耕战。於是古田、济木萨屯政大举。令充裨将，自是数与妥明、马明、白彦虎相攻杀，所向皆捷。

十二年，肃城回数出关犯哈密东山，文麟令魏忠义出驻塔尔纳沁堡，分扼各隘，剿抚马贼，擒回马五十九。旋魏军大失利，文麟飞章自劾，被宥，益感奋，率所部进击，力保危城。降敕褒嘉，加副都统衔。明年，彦虎援肃州，溃退安敦玉，文麟使骑旅追之，彦虎遁入山，肃州平。诏张曜等驰赴哈密，会文麟进剿。光绪二年，卒。

文麟治军数载，囊无私蓄，与士卒同甘苦，故人皆原为尽命。及其没也，阖营恸哭失声。明春、富勒铭额先后状其绩以上，予褒恤，附祀新疆哈密专祠。

明春，巴羽特氏，隶蒙古正红旗。初从胜保平河北，补前锋校。征陕回，隶多隆阿麾下，以战功数迁副都统。捣肃州，压城为垒，与回相持者半载，追蓝得全被重创。肃州回出掠安西、玉门、敦煌，明春驰逐三城间，三月，围悉解，授哈密帮办大臣。光绪二年，擢办事大臣。时南疆平，肃缠民悉还故土。明春为晰地亩给赈粮，劝使复业。凡治道路，缮堤防，兴水利，有裨民生久远者，靡不具举，民德之，至今犹虔祀云。十二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富勒铭额，佚其氏，隶满洲镶白旗，古城驻防。乌鲁木齐陷，古城大恐。富勒铭额出与寇战，数被创。事亟，如乌里雅苏台乞援，弗应，城破，全家殉焉。富勒铭额適在外，得免於

难，愤诣文麟军所，原从杀贼。红柳湾之役，以功擢防御。回扰安西，设计抗御，斩虏多，并搜治西山逸匪，尽歼之，解敦煌围，晋头品秩，赐号坚勇巴图鲁，充古城协领。西陲告宁，置屯田，修兵房。以都统恭年堂荐，光绪十四年，授伊犁副都统。时游勇构哈萨克回寇边，富勒铭额遣军捕其酋，馀烬悉平。十六年，署将军。增卡伦，整营制，索伦、锡伯、察哈尔、额鲁特兵卒咸复游牧旧业。十九年，徙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，练军兴屯，收还巴尔鲁克山，清界置卡，其治复仿伊犁，屹然成重镇。二十三年，乞归。二十九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学功，乌鲁木齐农家子。好技击，值回乱，结健儿数十，掠回庄货以自贍。遇汉民，力护之，虽边外悍回皆已惮之矣。厥后附者益众，集五千人，精练马队，每战突阵，骤若风雨，回见之辄走。学功先后阵斩伪帅马泰、阿奇木马仲。仲子人得袭伪职，与妥明积不相能，妥明复以党攻之。安酋帕夏乃约学功破吐鲁番，进攻乌鲁木齐，下之。妥明走绥来，数日死，帕夏遂据乌垣。

初，帕夏以学功善战，故与交驩，冀藉其力，王哈密，以南八城，归献朝廷，已，知其无远略，且百战未得一阶，益轻之，令还绥来南山。於是学功大恚，屡攻乌垣，其民人时降学功，时投人得，转展属役，迄不得息。同治七年，俄人构土回缠头将袭乌垣，声赴绥来易市，驱驼马数千，载货钞至石河，去绥来八十里。学功以骑旅截之，僇数十人，馀纵还。自此俄人不敢东窥。十二年，彦虎率悍回数千分掠乌垣、绥来，学功复横截之，杀数百人，夺橐驼五百。彦虎势益孤。学功既任职，但承大将风指，异於初起血战时矣。后与孔才并官至提督。孔才，哈密人。

论曰：从左宗棠立功西陲最名者，湘军中称二刘，豫军中

称曜。之数人者，投袂攘难，不数月，廓清万里，虽张骞、班超，奚多让焉！金顺、穆图善提塞北健儿，横行玉门、金岭间，其志尤壮。文麟名出二人下，而招团兴屯，兼任耕战，不烦国家一兵，遂定西边，其功亦足并传云。

列传二百四十二

董福祥 张俊 夏辛酉 金运昌 黄万鹏 余虎恩 桂锡桢 方友升

董福祥，字星五，甘肃固原人。同治初，回乱作，凤、邠、汧、陇寇氛殆遍。福祥亦起安化，与其州人张俊、李双良蹂躏陕、甘十数州县，窃据花马池，犯绥德，窥榆林，溃勇、饥民附之，众常十馀万。嗣为刘松山所败，其父世猷降，福祥亦率众乞归款。乃简其精锐者，编为董字三营：福祥居中营，俊居左，双良居右。从攻金积堡，福祥袭卡后，被创不少，破其礼拜寺。顿板桥，寇来争，与萧章开夹击败之，金积堡平，超授都司。十一年，从刘锦棠至碾伯，趋峡口，与陕回禹得彦、雀三大战，破之。进击白彦虎於高家堡，焚其垒而还。已而伪知府高桂源构彦虎围西宁，扑双良营，福祥又大败之，围解，迁游击。徙守向阳堡城，复讨平河州叛回，积功至提督。

光绪元年，从出关，战天山，会大风昼晦，吏士弗敢进。福祥率众先登，一鼓歼之，又破之木垒河、古牧地，进复乌鲁木齐诸城及玛纳斯南城。是时彦虎犹据开都河西岸，觊入俄。福祥自阿哈布拉缘涂置哨垒，至曲惠而营，士卒储薪草，濬井泉，以俟锦棠军至，破之，复喀喇沙尔。是冬，克和阗，南疆西四城告宁。繇是董军名震西域。论功，赏黄马褂、世职，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。

安夷既就抚，布鲁特酋阿布都勒哈诱之，复入寇色勒库尔，北走库伦，福祥驰之，抵空谷根满，步卒足重茧，乃遴健者乘骡队，从骑旅及之木吉。寇方解鞍秣马，惊起，依山而阵，俊

败之，福祥纵兵搜捕，复斩三百馀骑。自此寇不敢犯边。授阿克苏总兵，驻防喀城。未几，而所部索饷譁变，戕营官胡登花，或请击之，福祥曰：“营勇与叛勇有约，如昏夜响应，将奈何？不如闭城守，彼势孤必自毙也。”越三日，悉为兵民擒献，乃分别诛宥之。事定，领俊及夏辛酉移驻叶尔羌、和阗。

十六年，擢喀什噶尔提督。二十年，加尚书衔。会德攘胶澳，命率甘军入卫。明年，西宁、碾伯又告警，督师还抵狄道。河州马永林叛，渡洮战卻之，连破高家集、三甲集，道始通。事宁，调甘肃。福祥自请援西宁。又明年，克上下五庄，乘胜复大通、多巴。朝命驻西宁专剿抚，以魏光燾二十七营属之。会巴燕戎格、刘四复奔关外，福祥亟遣骑踵之，拔卡尔冈，先后夷海城、冶诸麻、甘州南山寇堡，关内外及青海悉平，加太子少保。

二十三年，入觐，命领武卫后军，召对，福祥曰：“臣无他能，唯能杀外人耳。”荣禄颇信仗之。拳乱起，日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，福祥兵杀之。於是董军围东交民巷，攻月馀不下。敌兵自广渠门入，福祥走彰仪门，纵兵大掠而西。两宫西幸，充随扈大臣。和议成，外人坚欲诛福祥。李鸿章曰：“彼缩西陲军寄久，虑激回变，当缓图之。”乃褫职锢於家。

荣禄在西安综大政，福祥移书让之，略谓：“辱隶麾旌，任公指使，命攻使馆，祥犹以杀使臣为疑。公言‘僇力攘外，祸福同之’。祥本武夫，恃公在上，故敢效奔走。今公执政而祥被罪，祥死不足恤，如军士愤懣何！”荣禄得书，置不答。三十四年，卒。其子天纯，输银四十万济帑复官。

俊，字杰三。金积堡之役，与福祥并授都司。规西宁，余虎恩困峡口，俊力战解之。连破小峡、润家沟，从攻河州、肃州，以战功历迁至副将，赐号倭兴巴图鲁。光绪初，从征西陲，

复乌鲁木齐，擢总兵。锦棠令入关募军，於是成定远三营。先后从克东西四城，晋提督。安夷复叛，俊倡议主剿，众论譁起，锦棠独韪之。寇窜库伦，俊追至木吉，分三路入，战良久，手刃执红旗悍卒，寇愕走。进至卡拉阿提，会日已入，止舍。天未曙，整军复进，日午及之。寇不能反拒，枪矛所至，尸相填藉。抵黑子拉提、达坂，止馀数十骑，逾山入俄境，不复追。是役，四昼夜驰八百馀里，凡擒爱伊德尔呼里二人，安夷所谓“大通哈”也，胖色提以下数十人，犹华言“营官”。赐头品服、黄马褂，授西宁镇总兵，调伊犁。二十一年，代福祥为喀什噶尔提督。寻还甘肃。二十五年，入都，充武卫全军翼长，兼统中军。逾年卒，谥壮勤，予建祠。俊好舞刀，所部衣帜皆白色，时称“雪张”云。

辛酉，字庚堂，籍山东郓城。初从僧格林沁讨捻。宗棠西征，从讨陕回，积勋至守备。攻金积，裹创力战，称骁果。规肃州，充前锋，拔塔尔湾、黄草坝，关内大定。数迁至游击。师出关，下阜康，袭黄田，破古牧，无役不从。进规南路，攻托克逊。彦虎子小虎殊死守，师行不得志，独辛酉率游军数战，略有斩获。达坂之役，与余虎恩轻骑先涉，列城左山冈。比回觉，悉力轰拒，师少卻。辛酉斩先退者数人，乃止，卒大破之。迁副将，赐号振勇巴图鲁。

从锦棠复库车，至拜城，履冰抵上铜厂。回出荡，辛酉跃马径前，生擒貂衣贼一人。回惊走，遂下阿克苏。是时，帕夏奔叶尔羌，彦虎奔乌什。锦棠专力讨彦虎，令俊进击，辛酉自西会之。济胡马纳克河，行戈壁八十里，破寇什城东，城拔，擢总兵，易勇号霍伽春。南疆平，赏黄马褂。逸寇犯三台，辛酉隐劲骑冲壳罕山，诱之出。伏起，短兵接，斩其酋赛屹塔黑振江。俄而安酋阿里达什寇边，从锦棠出屯玉都巴什。辛酉率

二百骑为前驱，怒马陷阵，斩执旗贼，夺其旗以归。寇大溃，追至毕勒套格，杀其党且尽。西陲告宁，乞归养。甲午之役，率师镇登州，即於军前授广西右江镇，治军如故。寻徙镇登州。拳乱作，充武卫军先锋左翼长，从李秉衡御敌，未战而溃。后除云南提督，未到官，卒，恤如制。

金运昌，字景亭，安徽盱眙人。少孤，遭寇乱，总兵郭宝昌之母曹氏抚之，从姓郭。既长，入赘为守备。从宝昌征发、捻，积勋至游击。论河防功，赐号勉勇巴图鲁。平畿南，擢总兵，晋勇号铿僧额。西捻平，迁提督，复姓金氏。从宝昌卓胜军还陕。同治八年，宝昌创发，运昌代领其众，调防绥德。

时湘军已剿金积堡，运昌自清涧至，分所部略其西北，毁长墙。马化隆势蹙，遣党扰北山，冀断湘军粮运。一自河西道叶升堡，属刘松山；一自山西道花定，属运昌：并达灵州。回既陷定边，运昌所部多南人，杂食青稞、高粱，患腹病。左宗棠调宝昌来援，以河防不能赴。是时，陕回陈林、禹彦禄等十三营，益以本地土回，号称十馀万，卓胜军孤立其间，几无日不战。

明年正月，军益饥疲，至杀马为食。回且决渠灌我垒，会风涛大作，运昌昼夜立水中，激厉将士，列椿囊土御之，回不得逞。適刘锦棠等越渠横出，回大溃。因议夹河筑垒护饷道，两日垒成，回至，运昌战卻之。湘军开沟筑堤以防水，运昌壁近枣园。冰忽解，回乃凭秦渠设卡，运昌越渠击之，回收入堡。越二日，堡回悉众出，骑寇趋板桥，步寇决渠水南下。运昌军阻水，锦棠分三路泅水与合，并力轰溃其众。未几，回复运砖石筑卡於北，环以长堤，欲引马连水以困我。运昌亟令军士携锄锚，夷其卡而还。四月，陈林率众出花定掠食。运昌使提督王凤鸣御之，败之砖井镇。同时叶升堡道亦通，军威复振。七

月，克马家两寨。值新麦熟，运昌与锦棠分刈，并糜粟割之。回来争，辄败走。遂筑垒蔡家桥。桥跨秦渠，内设卡，外障水，马化隆前所为阻遏官军者也。至是决水反灌，破垒三、卡十有一，乘势下秦坝关，逼东关。议掘壕筑墙久困之，与锦棠分段兴工。三日毕乃事，遣兵分守之，遂合金积围。日咯血数次，战不少休。陈林降，运昌以西林、河州未下，宜稍示宽大。强者编籍，弱者就粮，群回多乞款。马化隆势蹙，亦束首归命。於是宁、灵悉定，论功赏黄马褂。

驻缠金，平甘回马胜福乱，晋头品服。徙驻包头，数请於宗棠，愿西征。光绪二年，宗棠请敕准勇出关助剿，报可。明年夏，行抵乌鲁木齐，命署提督，越二年，实授。口外经丧乱后，户口减耗。运昌兴水利，课农桑，建桥梁，皆割俸自任之。其斥巨款赈畿菑，实秉义母郭曹氏命。李鸿章为请於朝，特建坊旌异之。十一年，谢病归。逾年卒，恤如制，入祀卓胜军昭忠祠。妾王氏、马氏、张氏，先后仰药殉节，皆获旌。

黄万鹏，字搏九，湖南宁乡人，本籍善化。初从曾国荃援赣、皖，积勋至都司。从克江宁，历迁总兵，赐号力勇巴图鲁。捻入鄂，犯德安，万鹏驰救，大败之，又破之安陆。会师新洲，於是夹击，大破虏，擢提督。

左宗棠西征，调赴陕，署汉中镇总兵。同治十一年，从攻西宁，抵碾伯，战硃口，回溃走，围解。明年，从刘锦棠克向阳堡，进围大通，降之。选降众立旌善五旗，马队属万鹏领之，随攻肃州。事宁，赐头品服。十三年，河州闪殿臣复叛，万鹏率崔伟等进击，败之城南二十里铺。寇窜贾家集，官军攻弗克，万鹏从姚家岭驰下合攻，燔其堡，更勇号为伯奇。

光绪二年，出关。时土回马明据古牧，白彦虎闻官军至，自红庙子与合师，夜袭黄田。旦日，闻古牧角声起，万鹏与余

虎恩驰击寇骑卻之，语详余虎恩传。乌鲁木齐诸城既复，追至池墩而还。捷入，赏黄马褂。北路略定，逸寇多亡匿东南山谷。万鹏复与虎恩取道大小盐池墩至柴窝，略有斩获。八月，金顺攻玛纳斯南城弗胜，锦棠檄万鹏助击。掘隧以攻，寇死拒，矢贯万鹏臂，拔之，更疾战，与诸军大破之。

三年，攻克达坂，乘胜取托克逊。至小草湖，遇伏，围万鹏数匝。万鹏率队荡决，所向披靡。锦棠军继至，寇大溃，诏予云骑尉世职。是役，帕夏知不免，饮药死，彦虎遂奔开都河西岸。七月。师至曲惠，锦棠自向开都河，而令万鹏道乌沙塔拉傍博斯腾淖尔西行，出库尔勒之背。彦虎惧军威，已先期遁。诇知胁缠回走布古尔，亟行四百里追及之，战良久，大败其众。九月，驰抵托和奈，再败之，收库车，进驻拜城。履冰夜行至铜厂，诸军直搏之，寇愕走。

万鹏长驱察尔齐克台西，斩数千级。越二日，夜抵扎木台稍憩，即引兵阿克苏城。未至城数里，见西南尘埃坌起，会谍报彦虎走乌什，噶安集延走叶尔羌，圭追师。锦棠乃舍安夷，而令万鹏专追彦虎，阻河涨不能济。时彦虎止隔河十里许造饭，掩袭可擒也，而我师遽返，锦棠大怒，责令复进。於是万鹏渡胡马纳克河，行戈壁八十里，获其后队马有才，进拔乌什，而彦虎已走喀什矣。东四城俱下，诏改骑都尉世职。

当是时，伯克胡里据喀什攻汉城，彦虎至，助之，势益张。守备何步云告急，锦棠檄万鹏道布鲁特与虎恩期会喀城。万鹏倍道应赴，缘雪山千馀里，每以毯铺地济师。十一月，抵城北麻古木，虎恩亦抵城东牌素特。寇诇骑驰归，曰：“大军至矣！”於是二巨酋走回城北，进捣之，则又宵遁。万鹏向西北追彦虎，至爱崂槽，与贼后队遇，生擒伪元帅马元，斩其副白彦龙。次日，追至恰哈玛纳，为布鲁特人所阻，彦虎遂奔俄。新

疆平，改授二等轻车都尉。

四年，凯旋，乞归省。越二年，仍赴新疆治军。南北山边防戡平，晋头品秩。历权喀什回城协副将，阿克苏、巴里坤各镇总兵，新疆提督。又袭其叔登和世职，并为二等男爵。二十四年，徵入京，创发，卒於道。予建祠。子钺，道员，袭爵。

余虎恩，湖南平江人。少孤贫，喜读书。初从曾国藩讨粤寇，积勋至副将。同治初，从刘松山征捻，蹙之沙河西，擢总兵，赐号精勇巴图鲁。张总愚与回匪合，攻破金谷、银渠，又败之郟县，晋提督。寇自宜川渡河，陷山西州县，又从刘军追复之，易勇号奇车博。军获鹿，適郭松林被围，虎恩锐身驰救，围解。绕道长驱，骑寇虽猋骋，遇战辄披靡。上念陕事棘，命左宗棠举将才，乃荐松山部将尤异者十数人，虎恩与焉，宠以头品服，令赴陕军。灵州既克，松山进兵板桥、蔡家桥。有顷，回败走，虎恩骑旅突之，骤若风雨，回不得归，下其村寨三十馀。金积平，假归。

十一年，命募军赴甘。刘锦棠攻西宁，虎恩率军至陕口，周览形势。寇出拒，被困，卒击卻之。锦棠覘回势盛，赴平戎驿造桥济湟，自督师筑垒北岸，令虎恩筑南岸。未成，马营湾寇突至，虎恩轰击之，锦棠亦败湟北寇，於是西宁告宁。论功，赏黄马褂。随攻肃州，军南门，与诸将讨平之，除陕安镇总兵。

光绪二年，从出关。宗棠虑戈壁粮运艰阻，虎恩请身任之，乃绝幕而西。抵哈密，取馀粮，逾天山，递送巴里坤古城。边旣实，袭黄田，破其卡。忽古牧寇压师而阵，虎恩亟自山驰下，与寇骑战良久，会董福祥军助击中路，寇大溃，遂合围。帕夏遣悍党来援，虎恩率骑旅列山冈，严阵以待。复麾军截其归路，斩关直入，城拔。度乌垣，寇且他遁，以次下乌鲁木齐、迪化及伪王城，予云骑尉世职。

明年，逾岭而南，从锦棠趋柴窝，去达坂二十里。夜初鼓，虎恩率骑旅九营，衔枚疾走。大通哈引湖水卫城，泥深及骭。虎恩所部掠淖进，依山为阵，斩寇谍十馀骑，回方卧，未觉也，平旦始大惊，悉众出，据险轰拒。师屹立不动，海古拉援至，虎恩又截之隘口，援骑返奔，追逐数里，斩百馀级。虎恩策城回盼援不至，必遁，预隐兵以待，寇出悉就擒。达坂复，乘势下托克逊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逾月，规南路，师次曲惠，虎恩取道乌沙塔拉入库尔勒城，地阒无人，食且尽，乃掘窖粮数万石济师。遂与诸将下库车，凡六日驰九百里。已而喀什噶尔告急，锦棠令虎恩自巴尔楚取中路为正兵，黄万鹏自乌什道布鲁特为奇兵，仍归虎恩节度。师抵巴尔楚，会天寒，冰雪凝冽，而喀城警报且日至。乃兼程应赴，军士人人自奋，各以俘白酋取首功为利。日中，虎恩至城东牌素特，夜半时抵喀什汉城下，左右止百馀骑从，乃整兵以俟。平明，步兵至，寇骑开城出荡，虎恩率众大战，刺杀回酋王元林，会万鹏亦至，复其城。虎恩西追伯克胡里，令桂锡桢率骑旅自间道疾驰，而自率步旅继之，前后夹击，生擒余小虎、马元於阵。继复获金相印父子，相印者，引安集延侵占南路也。於是新疆南路平。降敕褒嘉，改予一等轻车都尉。历驻乌什、叶尔羌、和阗，赴本官。

十一年，谢病归。越六年，出统湘军，驻岳州，以能捕盗名，并二世职为二等男爵。二十六年，授喀什噶尔提督，未上，留统武卫中军十营。拳乱起，诸将多崇奉之，独虎恩则否。福祥攻使馆，虎恩与论事荣禄前，谓遍观诸军，实不足敌外人。福祥大怒，欲杀虎恩，荣禄以身翼蔽之，乃免。令出防获鹿，未几，仍还湘。三十一年，创发，卒於家。恤如制，附祀宗棠、松山祠。

桂锡桢，山东曲阜人。从军讨捻，数迁至游击。咸丰十一年，张总愚领馀众与陈大喜合，势张甚。锡桢追至河间，裹创力战，寇大败，锡桢名始著。同治七年，从左宗棠征陕回，数获胜，檄守同官。明年，提督高连升屯宜君，亲兵丁玉龙匪首也，构回为乱，夜围营帐，戕统帅。锡桢闻警，亟自同官驰援，击却之，复追剿金锁关、米子窑。会楚军将丁贤发等至，拘玉龙诛之，城获全，迁参将。从克固原三营，斩其酋杨文治，进扼中卫四百户。回酋马光明自固原东北入同心城，复大败之。又降元城回海生春。

十年，规河州，锡桢自中卫、靖远南搜会宁游匪。亡何，肃州降回叛，甘、凉戒严，锡桢遂还军肃州。明年，略东关，克其大卡一，寇出拒，击退之。先是肃回败，倚朱家堡、黄草坝、塔尔湾、文殊山各堡，互犄角，誓死守，徐占彪攻弗克，至是诱之出，锡桢隐卒深林，俟寇过半，横截而出，诸军继之，寇大溃。肃州西南墩堡悉平。进屯沙子坝，去肃城三里，肃回启南门出荡，锡桢率骑旅突阵，回奔入城。诸军冲杀，连克四坝、十一堡，东面寇垒亦尽，赐号精勇巴图鲁。

十二年，从出关，锡桢率四百骑归额尔庆额节度，进古城。光绪二年，攻阜康。宗棠虑寇北窜，令锡桢扼沙山、马桥备要击。寻会诸军复乌鲁木齐，北路略定，唯玛纳斯南城久未下。宗棠以刘锦棠军单，檄锡桢助击，与诸军轰溃之，斩其酋韩金农，更勇号业普肯，擢总兵。进规南路，三年，从锦棠攻克达坂，乘胜复吐鲁番，晋提督。规喀什噶尔，锡桢统马步二千余人，自阿克苏取道巴尔楚，克玛纳巴什，直抵喀城东牌素特。会黄万鹏军亦至麻古木，彦虎与伯克胡里溃逃，遂复西四城。论功，赏黄马褂。回疆告宁，晋头品秩，加赐呢铿额勇号。五年，乞归葬亲，道陕，创发，逾岁卒。宣统改元，巡抚恩寿状

其绩以上，予优恤。

方友升，湖南长沙人。咸丰末，从军剿川寇，积勋至守备。克太平，力战，砲弹洞胁，繇是以饶勇名。同治七年，讨陕回，克凤翔、岐山，尝从行，有所冲陷。入关陇，隶刘松山麾下。金积堡之役，师失利。会友升购马张家口，逮归，无收马者，或劝之去，弗听。驱马数千入左宗棠军，宗棠大器之，乃编所购马为西征靖营队，囑领之，遣赴河州，攻剿三甲集、太子寺。

十一年，会攻肃州，其关城阻壕，壕深三四丈，古所谓酒泉也。徐占彪乘回懈，逾壕进攻。友升先登，诸军蚁附上，夺东关，回入城死守。占彪筑城南二卡，回来争，友升率骑旅下马巷战，弹贯胫及脊骨，创甚，犹大呼杀贼，水浆不入者七日，众感奋，克之。捷入，晋副将，赐号哈丰阿巴图鲁。十三年，从克巴燕戎格，署镇夷营游击，自是别为一军，帜色黄。每战从后击杀，当者辄靡，寇见黄旗队，辄相戒无犯云。

光绪改元，关陇平，擢总兵，从刘锦棠出关。三年，攻克达坂、托克逊，进复吐鲁番，晋提督。以次下阿克苏、乌什、库车及天山南北二路。论功，赏黄马褂，赐头品秩。五年，安集延、布鲁特寇边，径抵乌鲁克恰提。友升先进乌帕尔觐虚实。越数日，报寇骑已入乌帕拉特。获寇谍，讯知其乘夜袭营，诸军备往击，大破之。友升与杨金龙分左右入，军士皆奋迅超跃，寇不能成阵，还遁俄罗斯。八年，入关，遭母忧归。

十年，法越事起，出顿凭祥，进攻文渊，陷重围，弹伤手断筋，亲军五百止存二十七骑，卒溃围出。朝廷宥其败，且嘉劳之。复凉山、长庆，予世职，除广东南韶连镇总兵。十三年，入觐，上视伤痕，为恻然。寻解任。中日失和，领三千人北上，守山海关。拳乱作，复率师入卫，驻山西固关。二十七年，调浙江衢州镇。设讲武堂，以新法训练其众，并修复柘水故道，

民德之。三十二年，创发，卒，恤如制。

论曰：初讨陕回，福祥以降军效力，名震西域，何其悍也！运昌统卓胜军，万鹏领旌善营，与虎恩、锡桢、友升转战宁、肃，皆以骁勇名，各著奇绩，其勇略亦有可传焉。其后福祥终以骄妄败，助乱启衅，竟免显戮，岂非幸欤？

列传二百四十三

马如龙 和耀曾 杨玉科 李惟述 蔡标 段瑞梅 夏毓秀
何秀林 杨国发 张保和

马如龙，云南建水人，本名现，回中世族。以勇闻。咸丰间，滇回俶扰，如龙以武生起澂江，自立为伪帅。时杜文秀僭号大理，如龙遣使与通，授以伪职，不受，始有郄。遂据有新兴、昆阳、晋宁、呈贡、嵩明、罗次、易门、富民，入寇省城，势驥盛。同治元年，巡抚徐之铭复主抚议，提督林自清临阵宣播朝威，招之归款，如龙自称三世效忠，愿反正。岑毓英单骑往谕，如龙益心折，与盟南门外，悉反侵地。朝旨破格授如龙总兵，杨振鹏等分署六营武职。

是时，临安独挠抚局，如龙怒，率师鼓行而南，战失利，署临元参将梁士美夺其旗鼓，如龙被创，仆，左右负以奔。总督潘铎严檄其撤兵，如龙阻於士美军，弗能达。明年，授鹤丽镇。会回弁马荣据省城，铎被害。如龙闻警，即致书士美，约共释私仇，雪公愤，士美许诺，期相见临安城下。如龙贻士美洋枪，士美亦选劲勇助如龙。如龙乃星夜旋军，与毓英共击之，斩马士麟、马有才於阵，荣宵遁，遂代自清署提督。武定陷，如龙遣参将马青云等驰援，守备夏毓秀先登，克之，连复十馀城。文秀闻而忌之，致书马德新，痛斥如龙自殊同教。如龙亦遍驰书迤西回民，历数文秀狂悖及德新不谙大义，劝勿为所惑。德新入省，申割地媾和议，如龙力止之，事遂寝。其秋，攻克寻甸，擒马荣，解省伏诛。毓英攻曲靖，回惧，愿执马联升以

献，乞贷死，如龙驰至军前，力为请命，许之，剖荣尸祭铎。迺东平，诏加提督衔，赐号效勇巴图鲁。

五年，命主迺西军事，图大理。以振鹏攻宾川，副将李惟述攻镇南，昭通镇总兵杨盛宗取道四川攻永北，署腾越镇田仲兴攻蒙化，护普洱镇李锦文攻威远，并受如龙节度。六年，如龙军次禄丰，迺大理回入前场关，遣总兵哈国安、副将杨先芝大破之。振鹏性阴鸷，不甘为如龙下，至是闻劳崇光卒，叛志遂决；而国安、先芝亦怀二心，日与寇使往还，军心乃解体。无何，楚雄、大姚相继告警。时如龙驻定远，军数夜惊。群目或拥兵观望，或临阵先奔，或竟为寇充乡导。如龙知势已去，乃称疾还省，自是文秀遂轻视如龙矣。

七年，大举犯省城，如龙以回练不足恃，乃专倚汉兵守城，斥私财三万金、米三千石济军。晨夜登陴守，击寇梁家河，破之，寇稍却。初，振鹏之叛也，约国安等为内应，至是国安谋刺如龙，事觉，诱诛之。先芝等颇自危，会如龙出大西门击寇，战方酣，先芝等遂倒戈回刃，如龙几不免，亟驰入益兵御守。於是马世德、马文照、马葵等相率叛归文秀，偪南城，据江右馆，人心大震。迺惟述、马忠援师至，劝其与毓英协力，如龙然之，踵军门上谒。毓英推诚慰劳，勸以报国，如龙益用命。俄而文秀遣悍党数万出宾川，如龙分部兵二千御之。武定附省，回久闭门不战，突出夺大虹山二垒，如龙亲击之，拔其一。毓英攻澂江，马自新率众往援，未至，如龙诒知之，遣马兴勤驰入鐳兮，计斩自新，外援顿绝。澂江既下，又分兵攻城外贺家村、小鱼村、下普坪，并克之。

八年，与毓英攻江右馆，寇轰拒，洞穿如龙甲，卒大破之。先后连克武定、罗次，更勇号法什尚阿。已而澂江再陷，城外寇势复炽。毓英攻城南巨垒，如龙方卧病，闻枪炮声，力疾赴

前敌，攻克五花寺、羊神庙，乘胜偪江右馆，如龙先登，弹中腹，踣地，舁之归。毓英上闻，赐内府丹药，予实授。复与毓英分军攻安宁各隘，扼寇归路。群回益蹙，其酋段成功、蔡廷栋先献款。如龙扶病出城，与毓英严兵以待，成功等率五千人伏地请罪，南关告宁，遣兵攻克西坝。时毓英克江右馆，俘虏多，如龙躬诣寇营，勒回自相斩献，省城围始解。馀匪并入土堆。师攻昆阳亟，回酋赴省乞抚。振鹏畏诛，犹岫负。如龙渡滇池至，遣将执悍目马似良，阴散其枝党。声某日还，振鹏出送，捕治之，昆阳平。毓英攻土堆，如龙率师来会，纵火攻之，省城外遂无遗寇。

九年，如龙出督新兴军，田仲兴战死，如龙亦被创，断东沟困之，拔其城，遂统全军赴河西击东沟。沟分大小二寨，哈国治、马成林分居之，并背山面田，势险奥。逾岁，先攻小东沟，尽选河西壮勇助击。回惧，缚国治乞降，受而诛之。进取大东沟，如龙陷阵，为枪所中，创甚，越三月小差。直抵龙门村，奋击破之。全滇底定，赏黄马褂。十三年，调湖南。光绪四年，创发，乞归。

如龙性豪纵，筦云南提篆日，惟娱声色。巡抚贾洪诏弹之，置勿问。既閒废，徙居四川重庆，益不自检。每宴客，招妓侑酒，琵琶声中辄慷慨道少年时事云。十七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和耀曾，云南丽江人。父鉴，大理城守营都司。咸丰二年，太和回谋乱，往覘之，被杀。诏赠云骑尉世职，耀曾袭，矢复仇，毁家募士。与宾川廩生董文兰会师洱河，两克大理及邓川、上关，以义勇著，远近争归附。杨玉科、张润并隶麾下，后皆为名将。总督吴振棫荐其才，署中营守备。

十年，权维西协左营都司。明年，大理回来犯，败之於桥头。已而禄丰、昆阳陷，复率把总高联甲战石鼓，大破之。乘

胜攻克丽江，留土弁王天爵驻守，而自引兵规鹤庆。寇乘隙再陷丽城，耀曾军失利，退守石鼓。同治元年，再克之，迁参将。徙顿曲靖，夷卡郎寇巢，略昭通，战公鸡山、龙洞，师弗胜。与护昭通镇杨盛宗往援，斩其酋所朝升，迁副将，徙守富平。八年，城陷，褫职逮问。寻以克楚雄、禄丰，贷勿治，留军自赎。十年，克澂江，复官。明年，攻迤西，连破蒙化、赵州、上下关，於是大理藩篱尽失。是冬，穴地道轰其城，拔之。又明年，取大小围埂。积勋晋记名总兵，赐号达春巴图鲁。自是与玉科定锡腊，下顺宁，破云州，擢提督。进克小猛统，大吏以叛产予其残废部伍，固辞弗获，乃斥家财遣之归，而以其地佐书院餐钱及宾兴费，并选开敏子弟集廨宇，延师课读。又与李惟述克腾越。全滇平，赏黄马褂，檄署永昌协。

永昌自遭丧乱，比户凋残。耀曾至，抚流亡，除苛扰，革奸暴，教之治生，民渐复业。时乌索贼柳映苍复叛，奉檄与总兵徐联魁等会击。十三年，克之，以次削平土司诸地。光绪二年，参将苏开先诱练军譁变，据腾越。王道士与合，顺、云豪奸悍卒乘机窃发，永昌练目李朝应之，掠施甸，迤西大扰。岑毓英以耀曾谙究边情，奏署腾越总兵。耀曾为固本计，先赴永昌，调团守隘，率师追讨，击溃李朝，馀党悉平。总督刘长佑谓其不即至，劾之，镌二级；论克顺、云功，免议，权汉中镇总兵。

六年，诏各省督抚举将才，毓英以耀曾应，擢授镇远镇。居镇十六年，节虚糜，贍储积，为置营田，建兵房，制器械，军政大治。复以其馀设义塾，平道路，劝农桑，士议谓有儒将风。二十三年，卒。民感其德，请附祀毓英祠，丽江亦建祠致祭焉。

杨玉科，字云阶，寄籍丽江。其先居湖南善化，既贵，还

本籍。同治初，从和耀曾讨回。岑毓英征曲靖，识拔之，命领百人为前锋，积功至守备。四年，署维西协。李祖裕叛，杀把总陈聪。毓英虑生变，檄玉科代之。玉科至，刺杀祖裕，宣谕部众，皆伏服，遂克丽江、鹤庆，繇是显名。

俄而杜文秀来援，拥众可二十万。玉科所部止数千人，屡战弗胜。二城复陷，玉科溃围出走永北。六年，从克镇雄，长驱猪拱箐、海马姑，与有功，叙游击。七年，西寇环逼省城，玉科绕四川会理，间道袭元谋、马街，规武禄，抄其后，克之，进平罗次。八年，平柯渡、可郎，迁副将，赐号励勇巴图鲁。乘胜规嵩明，下寻甸。毓英奏令主三姚军事，连复大姚、浪邓。省城围解，擢总兵。明年，破姚州土城，被巨创。益开地道三十馀穴，雷发，北城陷，遂拔，擒伪将马金保、蓝平贵。三姚平，擢提督，易勇号瑚松额。无何，州西警，复令主大理、丽江军事，发全师速援宾、邓，遂败寇云南驿。其冬，克长邑村，进规鍊铁，擒伪都督杨占鹏。於是大理北路定，权开化镇总兵。

十年春，克宾川。初，永昌之陷也，玉科为伪将马二元所得，见其人可用，劝归命，与订交，嘱异时得志相援手，纵之归。至是约为内应，克之，署提督。攻大理小关，邑寇诈降，设座礼拜寺，约玉科往。比入，心动，命移座；动如故，命再移，有间，地雷发，得不死。玉科怒，手刃四人，二元锐身护之出，竟复其地。

逾岁，连下漾濞、赵州，进规大理。其地东临洱海，西倚苍山，自文秀窃据，内筑土垣，包伪禁城其中。玉科掘隧以攻，轰溃东南城，诸军蹈隙入。寇死拒，复窖地雷破之。顿莲花池，益师五千环攻城。文秀开壁出荡，亲击之。败退，饮毒不即死，其党蔡廷栋舁以献，气息仅属，割其首解送省城。毓英至，廷栋佯乞款，阴埋地雷於行馆，迎玉科。玉科诺之，潜至伪府，

据砲楼大呼，兵士争血战。毓英隐卒城外，度玉科已达，乘夜梯登。两军既合，巷战竟日，寇披卻，越数日，夺门走。克伪都，获文秀家属及廷栋等百三十人。捷入，赏黄马褂，予骑都尉世职。十二年，克锡腊、顺宁，移师协取云州，再予一骑都尉。全滇告宁，改一等轻车都尉。明年，入觐，垂询滇池战状，视伤痕恻然。光绪改元，还署任，赐头品服，晋锡二等男。

是时，滇边野夷杀英官马嘉理，英公使诉於朝，朝旨趣捕急。玉科搜获而通凹、腊都等十五人，车巢送省城伏诛。谺定，会邓川罗洪昌谋乱，袭州城，遂移师马甲邑，克东山，擒渠率。二年，移广西右江镇。创发，乞解职，疏甫上，適苏开先陷腾越，势岌岌。玉科力疾视师，不百日悉平之，被赏赉。三年，徙广东高州镇。六年，署陆路提督，坐其侄汝楫仇杀知府孔昭玠，镌三级。寻复。

十年，法越事起，率师出关，扼观音桥，法军至，设三伏败之。闻谷松警，亟往援，而敌已乘虚入，数战皆利。明年，法以重兵入关，教民应於内。玉科曰：“吾百战馀生，今得死所矣！”开关搦战，中砲亡，诸军皆溃，至无人收其尸。李秉衡莅关，乃归其丧，妻牛氏殉焉。追赠太子少保，谥武愍，予大理、镇南关建祠。毓英所部多骁将，玉科外，首推李惟述。

惟述起锦江绅团，尝与和耀曾施方略，谋所以缀寇，故省城获保无事。逮马荣败，回众走城外，犹留顿弗去，毓英患之，召惟述计诛其悍将。悍将故暹惟述，一日，天乡明，惟述率千人入其壁，悍将方沐，诘所来。惟述曰：“奉上官檄讨野夷，不识路径，故来问。”悍将指画以示，惟述从其背击杀之，大呼曰：“为兵者出前门，从逆者出后门！”回众惊散，省城遂无寇踪。累勋至都司，补鹤丽镇游击。克楚雄，迁参将，署维西协。与经历锺念祖分攻广通、南安，下之，补顺云协，署开

化镇总兵，仍留驻其地。无何，寇涌至，城再陷。惟述虑残民，佯议和，卒以计脱归，坐免。

是时，省城复震，马如龙专倚汉兵守城。惟述分领其众，内诘奸宄，外御强敌，省城复安。论功，复故官。从毓英攻杨林，寇败溃，然犹坚守小偏桥、十里铺，冀断我粮餽。惟述乘胜克一撮缨、萧家山，又与岑毓宝攻克石虎冈，运道始达。进平罗次，复楚雄，军势大振。已而州西又告急。毓英谓西军弛律，咎在诸将不和，乃以大理、丽江军事属玉科，而属惟述以云、蒙、赵。惟述遂攻克镇南，镇南为大理屏蔽，寇以全力死守，至是拔之，寇益蹙。上念其苦战，赐珍物。

迤西用兵，频岁饥馑。先是，惟述遣军攻云南，久弗克，弥渡亦旋得旋失。嗣与玉科谋，乃檄诸军毋浪战，期秋穫整军。届期果大破云南驿，分兵略弥渡，并克之。又与玉科会军蒙、赵。杜文秀者，故永昌累，初匿大小围埂。其据大理也，围埂回实助之。玉科图取大理，惟述亦统兵克大围埂，而小围埂犹据壁自保。逾岁，轰克之，檄署腾越镇，收其地。进攻乌索，未下，遭忧归，不复出。久之，卒於家。

初，玉科尝杀仇，持其首谒毓英，意诘责即为变。毓英笑勿问，且善抚之。惟述性戆直，业骡马，初不知希荣贵。及奉上赏白玉搬指，適与指合，乃惊叹天子圣神，益效忠无贰志。所设市肆，悉以“巴图鲁”号名之，其荣幸朝命如此。平滇，杨、李功为多，而玉科用兵，则尤神於出没云。

蔡标，字锦堂，贵州威宁人。家贫，落魄无以自资，入滇，设汤饼肆宜良。以胆略称。久之，充练目。从岑毓英军克宜良、路南，补把总。同治二年，马荣据省城，毓英坚守藩署，誓与城存亡。标领死士数十人潜至，叩门入，毓英惊喜。标问：“有军械否？”曰：“有。”标曰：“寡不敌众，奈何？当为公

募兵！”遂往宜良、路南鸠集旧部，得千人，毓英赖以成军。藩署获全，标之力也。及马如龙至，标率效力战，荣败走。从征迤东西，连下十馀城，进规曲靖。寇袭潘文元营，标率三百人顿陶家屯扼后路。张保和蹙寇至海坝，标分兵要之，寇溃入城。克曲靖，迁守备，赏花翎。

五年，毓英西征，标引兵从。时镇雄降寇复叛，漆维新据子山，李开甲据磺山。毓英策先攻角奎，令标为前驱。抵雄塊，寇出拒，大破之，连拔二山，斩二逆。明年，从攻猪供箐，与诸将直捣中坚，下之。移师海马姑，夺红岩、尖山，乘胜薄其栅。标贾勇先登，诸军鼓譟继进，擒渠率。凯旋，擢游击。七年，署镇雄营参将。会杜文秀偪省垣，标出宜良、汤池，略七甸。未几，武定、禄劝连告警，复与杨国发攻富民，缀寇势。寇攻杨林亟，标往援，连破小街、白龙桥巨垒。垒甫得，旋复失，势益炽。标入自长坡，寇殊死战，不可败。翼日，自石子河逾文笔山而下，佯北，诱寇入，攻克东山寺，尽夷杨林寇垒。八年春，援师宗，攻破洛红甸、豆温乡，拔其城。於是嵩明、富民相继收复，省城始安。

明年，威宁陈大杆据红崖，杨绍贵等据香炉山，四出剽夺。标越境助击，诱执陈酋，弇巢送州城；吴奇忠亦破香炉山。事宁，擢标总兵。十一年，诸军环攻大理伪城，标略其南，力战一昼夜，克之。南门寇欲窜下关，标复自城追出截击之，无幸免者，晋提督。十二年，移攻云州，抵猛朗，望见寇壁坚緻，标曰：“此宜先绝外援也！”乃遣陆纯纲等扼邦盖、丙弄，而自率师克猛朗，歼其酋丁雁甲。论功，赏黄马褂，檄署鹤丽镇总兵。全师抵城下，标攻北门，段瑞梅等自东南梯而下，轰击之，尽殪。又先后平永北、宾川妖匪，腾越、乌索降匪，开化、大窝子窜匪，更勇号额尔克。光绪二年，入覲，道贵州，毓英

留统威宁练军，扼守要隘。已，复平梵净山馀匪、桐梓会匪、湖南董倒寨回匪。

七年，毓英移抚福建，标率滇军渡台，诏补云南开化镇，仍驻台北。逾岁，赴本官。十年，法越事起，标募旧部出关，宣光、临洮数战皆利。其守富良江，遍掘地营，法砲不能中，岑军驻河内者遂不为所窥。著有地营图说，甚明晰。十三年，署云南提督。毓英檄治保黑山军事，标率师前进，效力合攻，夷缘江百数十垒，诛其魁张春发，拓地千五百里。二十年，录平永北夷匪、广南游匪功，赏双眼花翎、头品服。越六年，再入觐。会两宫西幸，即赴行在，随扈入陕。抵西安，廷旨命招旧部。寻坐约束不严褫职，诏念前功，予留任。明年，还滇，以所部罢弱，解遣之，释处分。三十一年，徙广东琼州镇。次年，卒。附祀毓英祠，予威宁建祠。

瑞梅，字春堂，籍剑川。有勇略，年十六从军，隶毓英麾下，战常陷坚。攻猪拱箐、柯渡、大理，并冒险进。历龙陵营参将，维西、永昌协副将。同治十三年，入觐，赏黄马褂，予云骑尉世职，擢记名提督。寻署腾越镇总兵。光绪间，以边兵乱，城陷，随复之。后卒於官。

夏毓秀，字琅溪，云南昆明人。少以义勇著。滇回乱，以堡长从军，充选锋。昆明被围久，粮餽阻绝，道殣相望。毓秀率团勇助击，运道始通，补千总。师克路南、禄丰，积勋至守备。

同治二年，岑毓英引兵西，遣毓秀略富民，擒其酋马富，富，马荣弟也。乘胜克嵩明、陆凉、武定，署参将。毓英虑元谋回挠后路，使毓秀要之。攻克附城巨垒，偪攻县城，截其粮路，寇患饥乏，弃城走，进复马街。三年，回酋李芳园陷白井，击卻之。规曲靖，师屡失利。毓秀至，寇犷数胜，易视之，且

登城作谩语。毓秀愤甚，率死士先登，疾击之，寇大溃，合兵下霑益、马龙。明年，补提标右营游击，统领四十八堡民兵。七年，西寇陷禄丰，毓秀败绩，退安宁，分兵扼腰站、禄。逾岁，寇涌至，再败，毓秀退入省城，坐免官。已而寇大举分道入，马如龙出大西门御之，参将杨先芝等倒戈相乡，毓秀被重创。又明年，攻杨林，击破十里铺，复官。毓英规安宁，毓秀自麓郎绕出碧鸡关下，潜师袭大小普坪，克之。进取独树铺，会岑毓宝复其城。九年，论克广通、南安功，迁副将。

十年，攻东沟，寇出拒，败之，师深入，毓秀陷重围，迳路危陝，弃马步战，身受十数刃。如龙驰救，舁归壁，晕眩死，有间苏，将校环泣，毓秀慨然曰：“丈夫以身许国，马革裹尸，固大快事！奚悲为？”闻者莫不感奋。创小差，整军复进，卒夷寇垒，擢总兵，赐号利勇巴图鲁。移攻云州，寇筑碉环城誓死守，师久攻不下。毓秀先分兵夺碉，孤城危棘，寇无固志，遂拔之，以次复腾越及大小猛统。十三年，入觐，上垂视伤痕，慰劳备至，益感激愿用命。会创发，乞归。

光绪二年，赴四川，统领省标十营。七年，松潘番蠢动，数扰边，命署总兵治之。既至，擒首恶，抚良懦，番民以安。其地固荒服，设学额百馀年，多为他邑人所占，讴诵益寂寥。毓秀方夷大难，即选聪颖子弟入署读书，斥私财建书院，广延名宿，崇化励贤，至是始闻弦歌声。九年，实授。莅镇十载，培堤岸，濬沟洫，储仓廩，士民德之，至建生祠以祀。

二十年，朝鲜乱起，日军侵奉天。毓秀自请赴前敌，比入京而和议成。会鹿传霖出督四川，奏毓秀自随，於是再莅松潘镇任。初，甘肃循化番族拉布浪寺夙强悍，数越界侵掠。毓秀初莅镇，遣兵防守，安抚馀众，而拉部擅命如故。既复任，遂率将士出关，克碉十馀，擒渠率，斩以徇诸夷。诸夷皆伏服，

莫敢惕息。蜀边宁静，擢提督。巴塘西三岩野番数入边，商旅苦之，号称“夹坝”。毓秀率众入其部落，招诱首领，宣播朝威，动以祸福利害，诸番皆束首归命，晋头品秩。

二十六年，授贵州提督。会拳乱作，亟统兵入卫。抵蒲州，车驾西幸，命率师驻韩侯岭，许专摺奏事。明年，调湖北，命分所部留守太原。毓秀以三子瑞符领六营诣防，而自率全军随扈北上。寻移广西。逾岁，行次广东，总督陶模奏署陆路提督。九月，还湖北。宣统二年，创发，卒於官，谥勇恪。

毓秀性忠朴，不治家人生产。治军数十年，布衣蔬食，见者不知其为专阃云。

何秀林，云南宜良人。少从岑毓英军，攻罗川，袭定远，略曲靖，每战必克，累功至守备。讨猪供箐，寇悉锐出，围攻姜飞龙前营，毓英往援，令秀林策应，於是夹击，大破虏，复进捣中坚，擒其酋陶新春，合师剿克海马姑，迁游击。同治七年，西寇围省城，从毓英自宜良七甸破大小石垅、麻苴、新村，进取大树营。运道达，移师呈贡，败晋宁、昆阳援贼，拔其城，迁副将，赐号效勇巴图鲁。

攻澂江，迭克要隘，直薄城下，城寇遁，毓英攻西北二门，秀林助之。张元林败入城，官军梯而登，马忠入西门，秀林入东门，元林惧，仰药死。澂江平，与李廷标协守杨林。八年，寇犯邑市旧县，防军告亟，秀林赴之，连破马家冲、前街、邑市。会廷标亦往援马龙，两军以无主将失和，寇蹈瑕入杨林。秀林闻警驰还，励众坚守，而都司杨桐等先溃，秀林遂陷重围。李惟述援军弗能至，秀林力尽，溃围出，被巨创，退保宜良、北屯。杨林陷，坐免。秀军营员何裔韩伤重几死，犹携文卷以行，与秀林收集溃兵，赴省助战，大板桥之役，与有力焉。

其秋，攻易门，与署知县周廷献克西门、大小龙口及黄泥

堆，断樵汲，分兵佯攻西北，诱寇出，而遣将潜袭西南。秀林督军冲入，寇惶恐，伪乞抚，秀林弗许，卒大破之，复故官。无何，粤寇陷禄丰，秀林约练目丁同义反正。同义倒戈以应，秀林分军夺门入，擒渠率，城遂复，晋总兵。九年，师攻澱江，秀林破城外五山巨垒，寇掘地为营，师久无功。秀林诈退，隐卒诱之，回酋马敏功等堕其计，并殒於阵，馆驿遂无遗寇，进克鐳兮，擢提督。明年，补普洱镇总兵。

光绪十年，法越事起，从毓英出关，统三千六百人驻兴化。法军退宣光，勒兵而进，丁槐军西南，秀林军东南，攻大寺、大寨，破之。城内法军开壁出荡，秀林所部中弹数十人，战益力。法军驰入壁，城外垒栅林立，砲台棋布。秀林数攻城，为所絀，乃开地道轰溃之，於是攻城无所阻，遂偃城而军。十一年，法军数万来援，刘永福军溃。秀林遗马维骥往救，坚守地营，敌不得逞。已而维骥亦被困，秀林至，法军乃解去。周视各营，伤亡既众，不获已，退顿城下。策敌必猛攻，豫窖地雷以待。敌果至，雷发，法军死伤枕藉。秀林乃从容集残军，退保同安，图再举。和议成，罢戍，移临元镇。十六年，卒。

杨国发，云南建水人。讨云南、贵州匪，以战功数迁至守备。咸丰十年冬，署提督申有谋攻富民，国发长左翼，诸生张执中导之出麦厂间道，克黄土坡、永安庄。入城，围攻之，寇弃城走，迁都司，赐号果勇巴图鲁。明年，进剿禄丰及广通各井，皆下之。

同治二年，从岑毓英西征，连下十馀城，直趋楚雄。国发先克古山寺、双桥巨垒，飞炬焚之，夺东门入，城克。会大姚告警，国发领兵赴救，破援贼桃花村。合城围，知县朱士逵举火应，约期启关，大姚平。移攻镇南，以寇援大至，檄还省。三年，权元新营参将，与诸军拔曲靖，并复霑益、马龙，再迁

至副将。四年，广西州土寇啸乱，杀游击陈萃、知县李瑞枝，国发率师讨之，斩其酋张显，境赖以安。越三年，西寇围楚雄亟，国发从间道入，与守将李惟述日夜鏖战，经月馀，攻不剋，粮尽援绝，城陷。国发冒围出，仍绕道还省。

七年，寇分路大举，一自富民据城西北，一自安宁据城西南。毓英入援，遣国发扼杨林。俄而李芳园等悉众来犯，势张甚。国发告亟，毓英使蔡标赴之，与国发破小街、白龙桥。旋为寇所乘，地复失，乘势偪城下，缚草束薪，累积如堵墙，列枪砲其上，俯击城中，谓之“柴码兵”，将士损折过半。国发不获已，再告亟，请援师，毓英自将兵破之，檄国发署普洱镇总兵，顿师桃园，接应诸路。

八年，寻甸回围马龙，国发至，会诸军战却之。夜将半，进掩贼营，乘风纵火，燹烟张天，尽焚其垒，围解。转斗逐北，连破十里铺、小偏桥、长坡六十馀里，迁总兵。规弥勒竹园村，马世德构开、广回来援，国发破之赵林寨。十年，攻云南县，与惟述会军普淞，分道入，国发迭克要害。寇窜观音寺，国发麾兵击之，又毁七碉，直薄城下，与惟述军合。十一年，轰裂城垣三十馀丈，相继而登，巷战一昼夜，拔之，留所部守其地。秋，徙镇下关，进围榆城，先后克大小围埂，擢提督，赏黄马褂，更勇号绰勒欢。

十三年，再权普洱镇。光绪七年，毓英抚福建，国发率师驻台北。明年，还云南。十年，从毓英援越南宣光、临洮，每战皆克，予优叙。二十六年，卒，附祀毓英祠，予本籍建祠。

张保和，云南师宗人。初从岑毓英讨回寇，积功至守备。同治六年，越境讨猪供箐，屡获胜。寇窜海马姑，复与蔡标等合击之。攻大寨，悍酋张项七死拒，保和执予以刺，堕马，梟其首，寇气慑，诸军乘之，大捷，迁游击。明年，西寇围省城，

毓英入自曲靖，遣保和为前锋，攻克石虎冈，驰救邵甸，破之。移师杨林，迭克要害，皆挥矛冲阵，所向辄靡。寇见保和旗帜即反奔，无敢与抗者。数负重伤，裹创力战，气不少沮。先后攻克呈贡、晋宁、富民、嵩明，大小百馀战，未尝一挫。省围解，迁副将，赐号扬勇巴图鲁，署楚雄协。

规昆阳，遣都司陈贵等自津径取河西乡，而自率师攻仁和街，越墙而入，手刃悍寇数人，一鼓克之，河西亦平，於是城围合。保和揆形势，谓宜先克海口，因勒兵以进，村民争迎附，二十馀寨皆下，遂复州城，署开化镇总兵。九年春，攻弥勒竹园，马世德赴救，保和迎击之，身先陷阵，弹贯鼻及眼，血盈面，士卒愤懣，卒大破之。连克上下坝，竹园平。赴本官，更勇号曰刚安。进取茂克，战数捷，阿迷、大庄望风誓惮。夺后山，增筑砲台，俯瞰其寨，日夜轰击之，汲路绝。寇骇乞降，保和许之，收器械，捕恶党，徙降回大庄。十一年，以次复田心、日者乡。时赵发攻鐳兮未下，保和自开化驰剿。直抵马街，破上下两寨，徙降回新兴，擢提督。十二年，论克腾越功，赏黄马褂，授鹤丽镇总兵。

十三年，开化大窝子土夷复叛，毓英收抚之，檄保和再莅开化镇任，发兵二千，责千总李瑶等戍其地。瑶等纵兵凌虐，於是土夷大愤。逾岁，光绪改元，回酋马河图噉与汉民鬬，保和欲树功，与署知府姚嘉驥侈张其事，请调兵数千，发饷巨万，剋期大举。毓英廉得实，斥之。保和怒，乃罢戍，以失守闻。毓英遣何秀林进击，保和诃将至，宵入燔数寨，称克复。毓英乃罢保和。明年，调湖南永州镇。三年，卒。

保和在滇将中以智勇著，功亦盛。其卒也，年未四十，时人惜之。

论曰：滇回初起，势颇盛，自如龙反正，其气始衰。然非

有以善驭之，剿抚兼施，滇事亦未易定也。耀曾善于结士，玉科神于用兵，标等皆善攻坚；而毓秀忠朴，兵后能崇儒兴学，尤称知本，民建生祠以祀之，宜哉！

列传二百四十四

蒋东才 刘廷 李承先 李南华 兄子得胜 董履高 董全胜
牛师韩 曹德庆 马复震 程文炳
方耀 郑绍忠 邓安邦

蒋东才，字轶众，安徽亳州人。咸丰初，捻酋张洛行围城，筑砲台高阜，俯击城中，东才兄遇害，愤甚，乃创义团，为官军前驱。会城中粮尽，东才杀马殍士，与同邑刘廷、李承先夜縋城出袭，毁之，寇遁。

四年，投豫军，英翰器其才，俾充哨长。战亳北，被巨创，卒擒其渠。南道团练大臣毛昶熙檄领东震营，累勋至守备。商丘寇之据金楼也，东才筑土为山顿其上。寇来袭，辄败去，纵兵乘之，遇伏，砲石雨坠。东才方解衣激战，寇突出袭我后，东才回矛决荡，大歼其众，寨拔。同治二年，规汝宁。夜获逻卒，东才乃服寇装，效口号，夺门入，诸军踵之，夷巨垒。乘势下南阳、息县，又败之商丘大周集。数迁至副将。七年，张总愚北犯，东才攻以火，殪寇千馀。又截击任柱等黄河、徒骇间，晋总兵，赐号威勇巴图鲁，徙守运河。捻平，擢提督。明年，赴陕征甘肃窜匪，并败退波罗营以西马贼，更勇号额腾额。十二年，从克肃州，赏黄马褂。事宁，假归。

光绪初，统领豫军。先后疏浚贾鲁河、京师内外城河。除甘肃凉州镇总兵，仍留豫。十三年，黄水暴涨，力护郑州以下堤工，救难民二千馀。风雨罢劳，遘疾困笃，俄卒於工次。优诏赐恤，予开封、亳州建祠。

廷既解亳围，旋夺西境两河口，补千总，从宋庆驻守宋集。同治间，从攻怀远，平高丘，积功至参将。任柱等掘茨泽将图北，又从庆迎击。夜率壮士袭其营，寇南走，廷截之光州，诛其酋张显。复破张总愚於饶阳、临邑，擢总兵。西捻平，晋提督，赐号额腾依巴图鲁。八年，入陕平绥德，赐秩头品。宁夏既宁，赏黄马褂。光绪四年，卒於洛阳，祀亳州。

承先，字光前。少英敏，好读明戚继光书。亳平，赴归德击高州匪，拔汝宁寨，与有功。同治间，攻张冈，匪首孙葵心来援，围承先数匝，冒围出，裹创力战，败之，迁都司。进解光州围，连败之上蔡、祥符。守黄河，降中牟寇冯增，再迁副将。张总愚窜畿南，又从庆败之饶阳，赐号节勇巴图鲁。长驱玉林镇，战良久，中矛，浴血陷阵，大捷。逐北济阳，直蹙之黄河，晋号志勇，擢总兵。录守运河功，晋提督。

光绪十四年，河工成，遣散夫役近数万，为奸民所惑，啸聚朱仙镇。提督董明礼被围，巡抚倪文蔚议剿，承先止之曰：“用兵必有溃扰，归、陈各属不能安枕矣！且河工夫役数十万，设有牵动，患更大。”乃单骑往抚，杖其前者数人，余皆愕错，受部勒。十七年，署河北镇总兵，自同治八年至是凡三摄矣。寻补归德镇。四月，卒。亳民感之，建祠以祀。

李南华，字孟庄，安徽蒙城人。咸丰初，粤寇陷江宁，淮北捻蜂起。南华治团卫乡里，击捻数获胜，累勋至守备。捻入境，率死士百人拒之，斩悍贼百馀，进讨群捻，七战皆捷，迁游击，赐号猛勇巴图鲁。

同治改元，平澹北。先是，苗练沛霖跨有长淮，既输款发捻，大诛练之异己者，群练帖伏。独南华与抗，翦除其党，沛霖怒，遣张建猷等围蒙。南华破之马家店，再至再败之，寻就抚。明年，复叛，筑垒蒙城东南，断我粮运，南华会总兵王才

秀击卻之。沛霖深堑长濠，谋久困。南华誓死守，数出战，负重创，力疾攻之，尸山积。会粮绝，令众潜取之以为食，一夕皆尽，寇大駭。出奇兵夜袭之，夺其輜重以归，斩馘不可称计。僧格林沁入城，见家食人肉，南华竟体创痕，深叹异之。唐训方上其功，超擢总兵。未几，统全军驻守怀远。三年，徙临淮、寿州。闻任柱入蒙境，亟还军，而捻又窜豫，巡抚乔松年移抚陕，奏自随。张总愚扰关中，率师驰击之。陕事定，称疾去。

久家居，慷慨好义，值岁饥，毁家纾难，诵声如沸焉。光绪二十四年，土寇牛世修倡乱涡阳。南华闻警，率练勇赴援，会各军击退之。明年，巡抚邓华熙疏荐其才，令综凤、颍、六、泗团练，参皖北军事。数获剧盗，萑蒲敛迹。调赴豫，权河北镇总兵，寻补福建汀州镇。二十八年，卒。乡人思其德，龢建蒙城专祠，报可。

其兄子得胜，佐治乡团，亦颇力。沛霖之乱，战常陷坚。累迁参将，赐号奋勇巴图鲁。蒙围解，改练为军，俾得胜领之。转战直、鲁、苏、豫，颇有功。克宿迁、郟城，擢总兵，补安庆协副将。直、东平，晋提督，更勇号曰刚安。移军江宁，平土寇胡志瑞乱，仍归於亳。十七年，卒，恤如制，附祀英翰祠。

董履高，字仰之，安徽合肥人。咸丰末，粤寇乱，治练卫乡里。同治元年春，李鸿章治军上海，履高隶戍下，从援北新泾、四江口。师攻常熟弗克，履高率敢死士数百先登，拔之。连克昭文。历迁至守备。二年，从克江阴、无锡、金匮，移师浙江。时寇麇集嘉善，江、浙道梗。西塘势险奥，寇据为嘉善犄角，殊死众。履高率众泅济，直薄垒下，砲弹掠肩过，弗少顾，譟而上，手刃数悍贼，夺纛而舞，气百倍，寇惊乱，拔西塘。旋克嘉善，江、浙师始相应。四年，师复宜兴、荆溪、嘉定、溧阳，履高每战必克。追击金坛寇，斩馘数千，馀党星散。

五年，援湖州，破广德，晋游击。

鸿章征捻，檄履高出淮城，次车桥镇，遇寇，击败之。寇截淮关税银，一日夜驰数百里夺还。时捻酋张总愚窜陕西，任柱、赖文光窜山东，履高东西驰逐，夷阡谷，拔卤莽，当者辄靡。捻集麻城、光山、固始间，编木为城，实土其中，燃砲俯击，众莫敢偏。履高率千人，夜掘隧，曳木入，衷击之，尽殪，擢副将。事宁，假归省亲。九年，募淮军赴晋防河，以功晋总兵。

光绪三年，蒙古草地马贼蜂起，移师防归化、包头。沙漠平衍，寇骑相疾，日尝数遇，以寡击众，月馀，讨平之。母忧去。五年，起署浚州协副将。郁林大竹根故盗藪，官军莫能制。履高至，潜易装诃其地，选劲卒数百，距寇巢十里外而军，佯示怯，寇易之，不戒备。忽大风雨，履高锐师宵加之，击杀数百人，寇奔遁。

九年，法越肇衅，移顿南宁、龙州备策应。明年，再署浚州协。思恩革生莫梦弼构苗匪，广、黔各匪，据五岗以叛。五月，深入苗疆，擒梦弼诛之，事遂定。擢提督，赐号奇车伯巴图鲁。调署新太协，仍驻龙州。十月，徙屯枚，与法军血战数昼夜，左足中砲几断，当轴遽易之，谅山遂陷。年馀，创平，除庆远协。寻谢病归。十五年，补广西左江镇总兵，严军纪，能捕剧盗，乡民感之，为立主生祀焉。

二十五年，调直隶正定。时拳民始萌孽，月朔望说法愚民。履高督兵擒其渠，绳以法，馀皆股栗，匪卒不敢入境。明年，畿辅大乱，独正定晏然。历江苏淮扬镇、贵州安义镇，袁世凯疏留北洋练军。三十一年，除寿春镇。淮流盛涨，城不没者数尺。履高晨夜徼循，修补救护，城得无虞。三十二年冬，巡视泗州防营，坠马，旧创发，假归。越二年，卒。诏优恤，予建

祠。

董全胜，字凯臣，江苏铜山人。同治初，以把总隶李鸿章军，充马队官。攻无锡，全胜率敢死士为军先，擒伪潮王黄子隆，城遂克。复金匱、宜兴、荆溪、溧阳、常州、嘉兴，皆有功，累擢守备。移剿捻，贼扰福山、宁海诸地，全胜分防吴家闸，潜出贼背夹击，毙无算。贼南窜，复败之莒州、沭阳，追抵海州境，贼创亡略尽。赣榆六塘河之战，毙贼尤夥。东捻平，擢游击，赏花翎。张总愚窜畿南，全胜败之安平。贼偷渡滹沱河，全胜追剿伪怀王邱得才一支殆尽。贼趋天津，全胜冒雨急驰，绕截贼前。贼回窜高唐，南走陵县、临邑，適黄、运涨，贼既困於水，又屡受巨创，不能军。西捻肃清，擢升参将。驻津沽管练军营，率所部开濬陈家沟，抵北塘咸河百馀里，岁溉稻田无数。

光绪十四年，以塞永定河决口功，升副将。北运河红庙漫口，全胜率军堵塞，诏以总兵记名。二十二年，王文韶督直隶，擢充天津练军翼长，兼带中营砲队。二十五年，卒，年六十，恤如例。

全胜治军四十年，与士卒同甘苦，故临阵咸为效命；又善以寡击众，身经数百战，未尝一挫败。鸿章恆称之。

牛师韩，安徽涡阳人。父斐然，官知府，在乡治团练。师韩随父击贼，数挫之，称“牛家团练营”。咸丰八年，投皖军，破赵家海、檀城集，收抚各圩。十一年，发、捻各寇窜扰睢宁。师韩以少击众，克周堂，积勋至守备。同治二年，苗沛霖据凤台，与捻首张洛行互犄角，数百里寇寨林立。蒙城被围久，士卒无现粮，城几溃。英翰方牧宿州，亟赴援，而悍党斜趋西南，将袭我后。適师韩率骑旅至，战卻之，又出奇兵通运道。已而英翰以凤颖道统蒙、亳诸军，与捻相持数月。师韩常以骑兵摧

寇锋，援师续至，复选卒溃围会援军，躡寇垒数十，飞弹伤额，裹创力战，寇党歼焉，围解。

先是，英翰计擒洛行，及其子喜、义子王宛兒，夜献僧格林沁军，先遣师韩单骑诣大营，乞兵迎解，穿寇垒而过。比寇觉，驰劫之，不及，张酋竟骈诛，时师韩年甫冠也，再迁至游击。嗣从英翰剿发寇，战霍山黑石渡，大败之。未几，陈得才、蓝长春等构党号十万，游弋英、霍、潜、太间。师韩请英翰剿抚兼施，不及旬日，降者踵接。得才穷蹙自裁，而长春犹嵎负。师韩苦战，婴十馀创，屹不动。旋蓝逆伏诛，馀众悉平。张总愚合赖文光、任柱窥蒙、亳，围雉河集。师韩闻警，率师直薄寇营，内外夹击，遂解重围，擢参将，赐号信勇巴图鲁。

六年，任柱窜山东，截之於郟城，又击退宿迁、运河悍贼。东捻平，超擢总兵，更勇号曰达春。七年，西捻窜直、豫间，英翰请驰兵汴梁，入卫畿辅，檄师韩率骑旅三千会援。寻命驻黄河以南备守御。师韩日与豫捻鏖战，所向辄捷，长驱山东境，复与诸军截之恩县。捻惊走，蹶至盐山、海丰，驰四昼夜抵高唐。捻涌至，将犯运河。会天大风，师韩趋上风邀击，寇大溃。西捻平，赏黄马褂。英翰疏称其好谋能断，堪胜提镇任。捻酋宋景诗逋诛，复以计擒僇之，晋提督，赐秩头品。

光绪元年，授河南归德镇总兵。十五年，调河北镇，遭父忧去。二十年，日韩构衅，授甘肃宁夏镇，命入卫，驻军榆关。事定，还本官。二十一年，河湟回蠢动，师韩赴之。次西宁，闻平戎驿被围久，亟入。大峡距驿四十里，悍回数千恃险负命。师韩以四百人制之，血战竟日，贼败溃，复大峡，其小峡寇亦遁。旋创发，卒於军。当其赴援时，阴雨弥旬，山径耸巘，行帐无所用，士卒有假居旅舍者。提督董福祥劾之，议夺职，师韩未及知而已疾终。事闻，诏复故官。总督周馥状其绩以上，

予原籍建祠。

曹德庆，安徽庐江人。粤寇蹂皖，练团保境。嗣从官军克柘皋、三河，被重创。改隶淮军吴长庆麾下。同治改元，李鸿章督兵上海，檄德庆探贼，尽得其虚实，大破贼新桥。时总兵程学启被围，复从长庆疾击之，围解。自是官军连下十馀城。德庆战常陷坚，积勋至守备。水陆军规苏州，德庆一军为游兵。苏城既下，从克无锡、金匮，移师援浙，助击平湖、乍浦、海盐，据寇弃城走。兴城寇来犯，迎击败之，弹贯右臂，裹创克嘉善，攻嘉兴。从刘铭传克常州，徇下宜、荆、溧、太、嘉诸邑，晋参将。再从郭松林援浙，克湖州；援闽，克潭、浦。东捻平，擢总兵。防直、东运河，铭传困西捻黄、运间，德庆领所部横击之。西捻平，晋提督，赐号烈勇巴图鲁。师旋，驻守江苏，历扬州，徙浦口。会天旱，天长、盱眙盐泉煽乱，擒其渠陈红庆诛之，解遣胁从数万人，发粟赈饥。驻江阴，建议筑鹅泉嘴及下关砲台。

光绪二年，统淮扬水师，疏濬赤山湖埂，荡金陵诸河道。十年，法越衅起，移军防吴淞，增筑南石塘、狮子林砲台。曾国藩疏荐其设防要隘，不避艰险，授狼山镇总兵，留防如故。皖北饥，输巨金助赈，诏旌之。十六年，罢戍，赴本官。时通海里下河纵横数百里，泉寇出没，民苦之。德庆尽法惩治，奸宄浸息。二十七年，卒，恤如制，从祀长庆祠。

马复震，字心楷，安徽桐城人。曾祖宗樑、祖瑞辰、父三俊，均见儒林传。复震年十六，袭云骑尉。以祖若父均死于贼，誓欲杀寇，投诗曾国藩行营。国藩奇其才，遂檄令增募兵，号淮勇。初，国藩治团练长沙，号湘勇。李鸿章募兵皖北，以淮勇继之，然初不称淮勇。淮勇之名，实自复震始。

国藩困祁门，复震扼祁门樨根岭。次年，会军御寇石门桥。

又从攻徽州，拔统领唐义训於重围。迭克黟县、徽郡，又大捷屯溪、岩市，以解徽州围；大捷孔灵，以克绩溪、祁门。复震性刚，不能下人，人或谗之国籓，国籓稍稍戒饬之。复震颇责望国籓，谓：“不当用人言戒我，乃不我知也。”会左宗棠率师征浙，调复震从攻馮杭，比战皆捷。馮杭既克，追寇至遂安、开化、马金。湖州既克，追寇至铅山县坊湖镇。常为诸军选锋，积功至副将。宗棠奏其血性过人，胆识坚定，又好学知书，请改文职，格於例，以总兵随宗棠剿捻陝西。

复震自初入军，即誓死灭贼，捻平，年三十，始归娶。事母孝，友爱诸弟甚至。生有奇姿，骯髒不平，往往至於大醉泣下，辄歌诗以自遣。海疆日益多事，朝廷图自强，创造火轮兵船。鸿章任湖广总督，遂委复震管带操江船，则益研求西国水师兵法。鸿章督直隶，调巡北洋，时国籓为两江总督，仍令往来南北，且合疏荐复震沉毅有为，足胜海疆专阃。光绪三年，简授阳江镇总兵，已前卒月馀，年未四十。於是鸿章念其积劳久，且兴淮军及海上兵船，复震皆首其事，乃奏请优恤。著有莪园诗钞；又尝从寇中携父残稿出，展转兵间，卒请宗棠序而刊之，为马徵君遗集。

程文炳，字从周，安徽阜阳人。初结乡团自卫。年十八，投袁甲三军，领马队为选锋，战辄冠其曹，洊升至守备。从克定远，破湖沟寇圩，补潜山营游击。同治二年，率所部二千人驻蒙城。会苗沛霖构捻来犯，相持八阅月，大小百十战，数获胜。已而捻酋葛小年拥众可数万，殊死斗，蒙围益急，与布政使英翰内外夹击，大败之。僧格林沁军至，诛沛霖。文炳会诸军擒小年等，驍之，皖北始稍靖。

四年夏，任柱、赖文光复入皖。英翰顿雒河集，与寇相持五十馀日，餉糈不继，兵疲馑，文炳邀击之，军士战稍卻，语

所部曰：“此生死呼吸之际，汝辈尚不力耶？军令在，不汝恕！”策马陷阵，将弁继之，呼声震天，寇披靡。追战至夜分，左臂中矛伤，裹创力战，寇惮之。援至，因大破虏。论功，擢总兵。五年，补贵州清江协副将，驻军皖北。

朝命英翰抚皖。初，文炳以军事与英翰不相能，至是称疾不出。英翰之母贤，诸将自史念祖以下均母事之。英翰以母命召文炳，至则拜床下，誓捐前隙共生死。比出，即檄统前敌师干。是时，捻骑飘忽成流寇，李鸿章既定圈河策，文炳统皖军万五千人，与总兵张得胜等进击。东捻势蹙，任柱死，其党四散，大呼文炳名求降。鸿章逮降卒问故，金曰：“昔皖北善后，程公以身家保乡人。今我辈穷而乞怜，必能拯我。”其信义孚人如此。英翰上其功，擢提督。

六年，西捻张总愚北犯，诏文炳率师入直会剿。逾岁，败之滹沱河。各军至，捻狂奔，争先渡河，弃骡马贖粮河干。文炳下令军中曰：“速济追贼，敢取物者斩！”於是皖军先渡，蹙贼而南，斩馘无算。西捻平，赏黄马褂，还驻亳。十二年，授江西九江镇总兵。光绪二年，移疾去。明年，秦、晋大饥，捐巨贖佐袁保恆办賑济，民获甦。五年，起署寿春镇，旋补官南赣。九年，擢湖北提督。绿营废弛久，文炳既受事，实行加饷抽练法，军容一振。莅官十载，遭本生继母忧，终丧。会中日战事起，诏趣赴京。至则命统皖军驻守张家湾，寻授福建提督。

二十五年，入觐，假归。明年，拳乱作，诏福建、江南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勤王军受节度，赴彰、卫、怀备守御。又明年，提督长江水师，目睹船械窳敝，乃牒商刘坤一、张之洞改用快枪；调师船二百，编为游击备策应。又以师船旧砲不能击远，与缘江各省筹易快砲，增饷益师，军威始壮。宣统二年，

卒，年七十有七。先是，诏疆阃诸臣条陈时政，文炳洞见新军症结，具疏未上。俄病笃，命缮入遗摺中，分编兵籍、节饷精、增额缺、造器械、变操法五事。上嘉其老成谋国，下所司行。优诏褒恤，予本籍及立功省分建祠，谥壮勤。

方耀，字照轩，广东普宁人。咸丰初，随其父原治乡团，所部多悍勇。嗣投官军，征土匪有功，补把总。自是连克清远、广宁、德庆，截击连州窜匪。总督黄宗汉疏荐谋勇冠军，叙都司，赐号展勇巴图鲁。九年，发寇陈四虎侵广宁，土匪四应。耀入自英德，会水师抵三峡，沉贼船，水路始通。进解阳山围，击退婆迳、黄陂各匪，匪奔韶州，复大破之。十年，从克仁化、南雄。总督劳崇光倚以破贼，令援赣，连下安远、平远。十一年，援闽疆，下武平、永定。时伪兴王陈金缸陷信宜，数犯高州。耀还军助击，大败之。

同治二年，肇、罗寇氛炽，客匪众至十馀万。耀与副将卓兴以所部八千人夹击之，迭破巨垒，焚其屯粮。其党郑金斩金缸以降，郑金即郑绍忠也。高州平，晋副将。三年，赴平远八尺墟，坐县城失守、进兵迟误，暂褫职。时发寇丁太阳分据武平，耀自平远进逼，奋击退之。又设伏诱敌，乘胜径斫贼营，大溃，城贼亦惊走，遂克武平；而丁贼犹据永定，负固不下，耀进围之，诃知贼将赴金沙，隐卒以待。贼至，伏起，贼返奔，追袭之，夺城外砲楼土垒，俯瞰城中，日夜下袭，贼尸山积，启东门遁，复故官。四年，伪康王汪海洋窜大埔，耀还军扼守，遇伪侍王李世贤，血战三昼夜，以少击众，大败之。复与绍忠会师入闽，连克平和、诏安、长乐、镇平，而馀匪啸聚和平者势犹盛。耀以无备，再褫职。旋收嘉应，复官。

七年，授南韶连镇总兵，调署潮州。潮俗故悍，械斗夺斂以为常，甚且负隅筑寨，拒兵抗粮。耀以为积匪不除，民患不

息，乃创为选举清乡法，先办陆丰斗案，明正其罪。潮人始知有官法。陈独目结会戕官，谢奉章恃险擅命，并捕治之，潮民遂安堵。暇辄擅占产，征逋赋，丈沙田，潮税岁增钜万。又御水患以保农田，建书院以育俊秀，士民颂之。总督瑞麟状其绩以上，赏黄马褂。

光绪三年，调署陆路提督。五年，还本官，治潮州、南澳、碣石军事。九年，法越构兵，充海防全军翼长，改署水师提督。越二年，实授。尝率师出捣盗穴，广、惠安谧。十七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耀身矫捷，履山险若平地，眼有异光，暮夜击枪靡弗中，以故粤中诸匪咸惮之。

绍忠，籍三水。始随金缸为寇，既自赎，提督昆寿许领其众为一营，号安勇。克广西岑溪，赏都司衔，始更名。永定、大埔之役，与有功。数迁至副将，权罗定协。寇据嘉应，其党谭光明等殊死战。绍忠扼守长沙墟，寇至，击却之。城寇悉众出，并力追击，擒渠率，城拔。以次征肇庆、思平诸匪，赐号敢勇巴图鲁。平五坑客匪，更勇号额腾伊。自是察匪所向，捕之。不二年，擢提督，补潮州镇总兵。光绪二年，搜治钦州、灵山积匪，晋秩头品。五年，攻克琼州、儋临，赏黄马褂。十年，权陆路提督。粤故多匪，绍忠颇善治之。攻剿遍粤境，转战闽、桂，匪为敛迹。十五年，授湖南提督。十七年，还综广东水师。二十年，加尚书衔。越二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邓安邦，广东东莞人。以勇目积功至守备。同治三年，从耀等克武平。四年，汪海洋陷镇平，围平远。安邦赴援，抵城下，饥疲甚，杂食薯芋，卒解城围。再败贼大柘、超竹。嘉应陷，与诸军截歼之，晋游击，赐号锐勇巴图鲁，迁参将。光绪三年，补清远营游击。明年，匪首欧就起袭据佛冈，安邦约

绍忠内外合攻，复其城，获就起，置之法。十二年，授湖州镇总兵。十四年，卒。

论曰：自发、捻起，各省兴团练，淮、皖为盛，实淮勇之始也。东才以下诸人，初皆起乡团，其后或隶豫军，或隶淮军，皆先后著战绩，为时所称。方耀以粤团归官军，善战兼谋勇，尤善治盗，民多感颂，兹故并著之。

列传二百四十五

徐延旭 唐炯 何璟 张兆栋

徐延旭，字晓山，山东临清人。咸丰十年进士，出知广西容县。师克浔州，与有功，累晋知府。同治九年，除知梧州。光绪三年，迁安襄荆郢道。八年，晋广西布政使，命督办海防，得专奏事。时法人谋占全越，巡抚张之洞、侍读张佩纶先后疏荐堪军事。会南定陷，朝命出镇南关，与提督黄桂兰、道员赵沃筹防，未行，越官刘永福战胜怀德府纸桥，状其绩以上。

九年，出关，至北宁而还，顿龙州，被命为巡抚，敕趣永福规河内。延旭上部署防守状，略云：“固广西边疆，必守北宁；固云南边疆，必守山西。左军前锋分驻北宁、涌球，去城止十二里。一旦有事，援之则无辞於法，听之则有惭於越。不如徙军入城，城固我储粮屯戍所也。并简锐扼浪泊湖北岸，为山西声援；别募勇百人扼月德江，与陆军相表里。”附请吏部主事唐景崧留军。

初，法人犯顺安，越未败，遽乞和。延旭奏言：“越人仓卒议和，或谓因故君未葬，冀缓须臾；或谓因废立嫌疑，朋兴党祸。越臣黄佐炎等录寄和约，越诚无以保社稷，中国又何以固藩篱？刘永福现驻山西，法人拟益师往攻，请毋撤兵，用警戒备。”越王阮福升嗣位，遣使告哀，并恳允其诣阙乞封；复具和约二十七条及黄佐炎稟，上之枢府。左宗棠檄前布政使王德榜募勇扼桂边，朝命受延旭节度。

其冬，力疾再出关，驻凉山，趣军进取，分袭海阳、嘉林

綴敌势；并请拨船严扼海口，断其出入：谕仍力守北宁。於是令左军黄桂兰、右军赵沃协防其地。適山西陷，延旭犹虑兵力薄，复遣使入关募勇，通旧五十馀营，厚集於此。随令广间谍，安地营，禁扰民，严冒饷；然沃等皆寡识，桂兰尤侈汰，与越官张登坛日事宴乐。登坛故通法，嗣以有郤泄其事。上命延旭罢登坛，或囚而杀之，延旭以力不能制而止。日唯筹军火济师，以为兵力厚，可恃以无恐。桂兰复希风指，侈谈部下能战，延旭益信之，遂六上书请战。上不许，敕保守未失陷地，毋贪功。

十年，法军陷扶良，三路攻北宁，桂兰溃奔太原。李鸿章电奏失守，延旭犹上言：“西联滇军，东防江口，北宁断无他虞。”上责其饰词。会岑毓英抵保胜，部署边外各军，遂命延旭军属之。初，延旭之任西抚也，未及两月，亦知桂兰等未可恃。嗣以临敌易将，操之急，易生变，以故诘诫备至；而桂兰等且纵兵剽夺，越民不堪命，忿滋甚。是役也，群反噬，城乃陷。延旭上其欺饰状，并自纠请治罪。上怒，诏革职留任。

法军乘胜入芹驿关，复命力扞之，毋再失。延旭以景崧护军收残兵，更约束，令驻屯梅。时谅江、朗山、狼甲相继屠溃，谅山教民且蠢焉思动。延旭鉴覆辙，严禁防军向越官索夫米，有伐一草一木者斩，越民仍不知感。適德榜至，劝延旭勉自支振，图再举。於是更严勒粤军，仿楚勇制，力求后效。而逮问之命下，吏议斩监候，改戍新疆。追论举主，之洞、佩纶，均被诃责。延旭未出都，病卒。子坊，自有传。

唐炯，字鄂生，贵州遵义人。道光二十九年举人，训方子。训方督师金口，炯驰数千里省视。越夕难作，仓皇奉遗疏谒曾国藩，得代奏。武昌复，求遗骸归葬。桐梓乱民起，治乡团御之。服阕，入贵为知县，铨四川。

咸丰六年，署南溪。值滇寇李永和蠢动，蓝朝柱应之，陷

叙州，吏士皆恐。炯乃训练兵壮，晨夜徼循，人心稍靖。有为寇所获者，纵之还，曰：“为我语唐青天，决不犯南溪一草一木！”炯领兵偪吊黄楼，单骑入营，谕以利害，朝柱款附。永和改犯犍为，炯驰救，壁不动，俟其懈乘之，寇狂奔，自相辘藉。旋与楚军解成都围。八年，檄署绵州事。时邛、彭军事棘，调还省防守。炯诇得黑窝盗虚实，请限八日毕乃事，果如所言。除知夔州，未上，逾月，永和围绵城，炯掘壕登陴，民助赈粮。炯居城三月，不下，誓死守；援至，围始解。已而湘、黔军闕州署，骆秉章劾罢之。事白，仍治军。

同治改元，统安定营。会石达开围涪州，与刘岳昭期会师，击走之。其夏，石党窥綦江。炯闻警驰援，燔其壁，寇溃，大破之长宁。以疾还成都。秉章询寇势，时寇退滇边，声入黔，炯曰：“此诱我军东下耳。彼必走夷地，乘虚入川，宁越宜警备。”俄而寇入紫地，复请遣唐友耕军大渡河扼之。达开返西岸，退为傜夷所窘，食尽乞降，梟诛之。明年，权绥定府，区邑为八路，路若干场，场若干寨，置寨总，行记善恶法，月朔上其簿亲判之；又立书院二、社学八十馀：境内称治，下其法他县。越二年，赴陕佐治营田。捻首张总愚犯新丰，大败之。

六年，四川总督崇实命率师入黔。黔患贫瘠，崇实先问以理财策，炯曰：“理财莫若节用，节用莫若裁勇，裁勇莫若援黔。”崇实然其言，遂以军事属之。连破偏刀、水上、大平、黄飘、白堡，擒斩王超凡、刘仪顺，降潘人杰、唐天佑，皆积寇也；又克平越、甕安、黄平、清平、麻哈：迁道员，赐号法克精阿巴图鲁。嗣为吴棠所劾，还蜀。

光绪四年，丁宝楨督四川，令佐治盐筴，旋补建昌道。六年，署盐茶道，条上善后六事，谓：“发引必先新后旧；徵税必先课后引；收发盐引，责成盐道；改代引张，责成州县；缴

残则严定限期；办公则优给公费。”议行，凡百余年引目浑轂、款项鞅鞆诸弊，至是尽革，语具盐法志。八年，张之洞、张佩纶先后奏荐堪军事，於是擢云南布政使。炯率川军千人驻关外，滇军悉归节度。既莅事，裁夫马，治厂务，并釐卡，清田粮，民困少苏。

法人夺我越南，被命赴开化防守，即於军前除巡抚。误闻将议和，亟还省履任。上大怒，褫职逮问，刑部定讞斩监候。久之，上意解，三历秋审，赦归。左宗棠牒其治行上於朝，命戍云南，交岑毓英差序。十三年，赏巡抚衔，督办云南矿务，偕日本矿师躬履昭通、东川、威宁铜铅各厂，疏陈变通章程，又历请减免贵州铅课，豁免云南矿厂官欠民欠，并报可。惟经营十五年，仅岁解京铜百万斤，为时论所讥。三十一年，谢病归。三十四年，以乡举重逢，晋太子少保。逾岁卒，年八十，恤如制。

何璟，字小宋，广东香山人。父曰愈，见循吏传。璟，道光二十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转御史。咸丰七年，英人陷广州，总督叶名琛获谴罢，而巡抚柏贵等罪相埒，谴弗及，时论譁然，璟乃分别上其谬误状。明年，英舰入津沽，疏陈战守要略，先后抗论外务，疏凡八上。迁给事中。十年，出为安徽庐凤道。同治二年，迁按察使。捻至，与总兵喻吉三随方应御，寇不得逞。四年，晋湖北布政使。逾岁，到官，值黄陂饥歉，民就食江、汉，便宜发帑金济之。九年，擢福建巡抚，历山西、江苏。遭父忧，服阕，起闽浙总督。

光绪三年，备日本议起，治海防，饬戎政。其夏患水浸，日坐城上督拯难民，凡阅七昼夜，醵金恤之。水退，濬洪塘江，导支流入海，后患稍杀。五年，兼署巡抚。时日本议废琉球，数以兵舰浮闽、沪。璟以台湾地当要冲，基隆尤扼全台形胜，

乃调集轮船，增募兵勇，建筑砲台，备不虞。

九年，法越事起，海防戒严。璟令总兵张得胜等分扼诸郡，提督孙开华等分扼台、澎，并檄杨在元署台湾镇，助防守。明年，又上福、厦、台益船募卒状，上皆勸励之。已而会办军务，张佩纶至，事皆专决，视璟等若属吏；又严劾在元贪谬，璟坐疏忽，干吏议。以是益畏事之，不敢为异同。佩纶调舟师砲船局，璟亦以砲布衙署自卫。廷旨以闽事亟，谆谆谕固守。逮战书至，璟告佩纶曰：“明日法人将乘潮攻马尾矣！”佩编弗听。舟师大挫，璟欲驰援，而临浦无舟可济，株守省城，卒致闽事日坏；然犹左袒广勇，虽逃不问，颇为时訾议。乃飞章自劾，而廷旨已先召还京。寻御史亦劾其闾冗，部议褫职。十四年，卒。

张兆栋，字友山，山东濰县人。道光二十五年进士，铨刑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出知陕西凤翔府，莅事三月，而回寇窃发，乃募乡兵捍之。无何，城被围，寇且掘长壕图久困，兆栋晨夕登陴慰劳守者。寇轰溃西南城，蚁附上，兆栋躬冒矢石，战甚力，寇不得逞。益固结绅民，誓坚守，阅十有六月，援师至，围始解。超授四川按察使。咸丰四年，调广东，迁布政使。左宗棠治军嘉应，餽运阻绝，兆栋殚心筹画，给食不乏。历安徽、江苏，皆称职。

九年，擢漕运总督。时运河久废不缉，兆栋虑海警阻漕，为上治河济运状，称旨。十一年，再调广东。粤俗嗜博，闾姓害尤烈，疏请禁止，报可，而总督英翰曲徇商人请，弛其禁，兆栋劾之，落职，遂兼摄总督事，禁益严，终其任，粤吏无敢言闾姓者。光绪四年，母忧归。服阕，起福建巡抚。

十年，法越事起，法舰窥台、闽。张佩纶衔命会办闽防军务，兆栋畏其焰，曲意事之，日谒如衙参。佩纶虚饰胜状，诏

发万金犒兆栋军。兆栋且疏劾大员谋遁，意指何璟也，朝旨令据实以闻。已而事亟，己亦微服匿民间，数日略定，复出任事。璟罢，兆栋兼总督，朝廷论马尾失守罪，褫职。十三年，卒於闽。宣统元年，复官。

论曰：法越初构衅，号识时务者争上书忼慨言战。未及旬日，延旭败退广西，炯弃关外新安行营。何璟、兆栋慑张佩纶之气势，怯懦而无所主，事急皆遁。方其互相汲引，不恤举疆事以轻试；及其败也，其党益肆言荧听，而此数人者，遂得保首领以没。朝廷固宽大，亦失刑甚矣。

列传二百四十六

冯子材 王孝祺 陈嘉 蒋宗汉 苏元春 马盛治
王德榜 张春发 萧得龙 马维骥 覃修纲 吴永安
孙开华 朱焕明 苏得胜 章高元 欧阳利见

冯子材，字翠亭，广东钦州人。初从向荣讨粤寇，补千总。平博白，赐号色尔固楞巴图鲁。改隶张国樑麾下，从克镇江、丹阳，尝一日夷寇垒七十馀。国樑拊其背曰：“子勇，余愧弗如！”积勋至副将。国樑歿，代领其众。取溧水，擢总兵。

同治初，将三千人守镇江。时江北诸将多自置卡榷釐税，子材曰：“此何与武人事？”请曾国藩遣官司之。所部可二万，饷恆拙，无怨言。莅镇六载，待士有纪纲，士亦乐为所用。寇攻百馀次，卒坚不可拔。事宁，擢广西提督，赏黄马褂，予世职。赴粤平罗肃，移师讨黔苗，克全茗、感墟。九年，出镇南关，攻克安边、河阳，凯旋，再予世职。光绪改元，赴贵州提督任。七年，还广西。明年，称疾归。

越二年，法越事作，张树声蕲其治团练，遣使往趣驾。比至，子材方短衣赤足、携童叱犊归，启来意，卻之。已，闻树声贤，诣广州。适张之洞至，礼事之，请总前敌师干卫粤、桂。逾岁，朝命佐广西边外军事。其时苏元春为督办，子材以其新进出己右，恆悒悒。闻谅山警，亟赴镇南关，而法军已焚关退。龙州危棘，子材以关前隘跨东西两岭，备险奥，乃令筑长墙，萃所部扼守，遣王孝祺勤军其后为犄角。敌声某日攻关，子材逆料其先期至，乃决先发制敌。潘鼎新止之，群议亦不欲战。

子材力争，亲率勤军袭文渊，於是三至关外矣。宵薄敌垒，斩虏多。

法悉众分三路入，子材语将士曰：“法军再入关，何颜见粤民？必死拒之！”士气皆奋。法军攻长墙亟，次黑兵，次教匪，砲声震山谷，枪弹积阵前厚寸许。与诸军痛击，敌稍卻。越日复涌至，子材居中，元春为承，孝祺将右，陈嘉、蒋宗汉将左。子材指麾诸将使屹立，遇退后者刃之。自开壁持矛大呼，率二子相荣、相华跃出搏战。诸军以子材年七十，奋身陷阵，皆感奋，殊死斗。关外游勇客民亦助战，斩法将数十人，追至关外二十里而还。越二日，克文渊，被赏赉。连复谅城、长庆，擒斩三画、五画兵总各一，乘胜规拉木，悉返侵地。

越民苦法虐久，闻冯军至，皆来迎，争相犒问，子材招慰安集之，定剿荡北圻策。越人争立团，树冯军帜，愿供粮运作乡导。北宁、河内、海阳、太原竞响，子材亦毅然自任。於是率全军攻郎甲，分兵袭北宁，而罢战诏下，子材愤，请战，不报，乃挈军还。去之日，越人啼泣遮道，子材亦挥涕不能已。入关至龙州，军民拜迎者三十里。命督办钦、廉防务，会办广西军务，晋太子少保，改三等轻车都尉。

十三年，讨平琼州黎匪，降敕褒嘉。调云南提督，称疾暂留。二十年，加尚书衔。值中日失和，命募旧部至江南待调发。和议成，还防。二十二年，赴本官。二十六年，入省筹防，会拳乱作，请募劲旅入卫，上嘉其忠勇，止之。逾岁，调贵州。二十八年，病免。明年，广西土寇蜂起，岑春煊请其出治团防。方募练成军，率二子以进，而遭疾困笃。未几，卒，年八十六，谥勇毅，予建祠。

子材躯幹不逾中人，而朱颜鹤发，健捷虽少壮弗如。生平不解作欺人语，发饷躬自监视，偶稍短，即罪司军需者。治军

四十馀年，寒素如故。言及国樑，辄涔涔泪下，人皆称为良将云。

王孝祺，本名得胜，安徽合肥人。初入淮军，以敢战名。从李鸿章规三吴，积勋至守备。又从张树声克常、昭诸城，释平湖围，历迁副将。论克宜、荆、溧、嘉、常功，擢总兵，赐号壮勇巴图鲁。从援浙，连下湖州、长兴。是时，树声弟树珊攻湖北德安阵亡，坐失主将，贬秩。战败东捻，复故官。西捻平，晋提督，更勇号为博奇。旋赴山西防河，大搜马贼。值晋饥，斥家财以济，民德之，贼所窜匿，辄先诃以告。事宁，赐头品秩。光绪六年，声督督两广，奏自随。历署潮州、碣石总兵。九年，徙右江镇，主钦、廉防务。

明年，潘鼎新来乞师，领勤军赴龙州，而鼎新已遁，乃从子材诣镇南关截溃勇。宵袭文渊，入街心，马蹄，亟易骑，率死士绕山后，攀崖上，破二垒。俄而法军分路入，直攻关前隘，复自后路仰击，敌稍却。李秉衡集诸将举前敌主帅，孝祺曰：“今无论湘、粤、淮军，宜并受冯公节度。”秉衡称善。右路者西岭也，其部将潘瀛袒臂裸体，冲入敌阵，故伤亡独多。至日暮，孝祺击败之，夺三垒而还。攻谅城，瀛执帜先登，并力克之，城复。取太原，予世职。明年，授北海镇总兵。二十年，赏双眼花翎。逾岁，谢病归。越四年卒，恤如制。

陈嘉，字庆馀，籍广西荔浦。从苏元春征黔苗，累勋至副将，赐号讷思钦巴图鲁。平六硐，擢总兵，调赴湖南守宝庆。鼎新抚广东，嘉引兵从。抵思恩，值土寇啸乱，计擒其魁莫思弼，诛之。

法越之役，率镇南军出关扼谷松。敌至，砲甚猛，退顿坚老，已而战船头、陆岸，皆捷。法军据纸作社，师设伏诱之，嘉出挑战，敌悉众迎拒，战方酣，元春隐兵起，斩法将四人、

兵二百八十馀。捷入，赏黄马褂，授贵州安义镇总兵。未几，法军大举寇坚老，鏖战数昼夜，被重创仆地，左右掖之去，既觉，磨刀叱退，仍奋击败之。逾岁，法军薄长墙。左路即东岭，嘉争其三垒，宗汉继之，七上七下，嘉被创者四，气不少沮。孝祺自西来援，合击之，遂夺还。以次复文渊、谅山，进规谷松，力疾赴前敌，诏嘉之，赐头品秩，予世职。创发，卒於军，年未五十，谥勇烈。

蒋宗汉，籍云南鹤丽。同治初，回寇入境，方居忧，其酋马金宝逼令受先锋印，佯以终制辞。潜归里，至江干，无舟可济，追骑将及，仰天祝曰：“苟得留身报国，当建此桥！”果得浮槎以免。既贵，成金龙桥，巨数百丈，行旅至今赖之。初隶杨玉科麾下，每战辄为先锋。从攻猪供箐，其下有吴家屯，为寇储粮地，备奥阻。宗汉间道得大溜口，率死士百，縋幽凿险，忍饥抵壁下，置药桶，设伏线，潜出约师，火发，大败之，繇是知名。又从玉科迭下各郡邑，积勋至副将，赐号著勇巴图鲁。战小围埂，勒马挺矛，当者辄靡。岑毓英见而叹曰：“真虎将也！”大理平，擢提督，赏黄马褂。攻锡腊、顺宁，皆先据要险，设伏败敌。人皆谓其善谋云。事宁，更勇号图桑阿。克云州，署腾越镇总兵。攻克乌索，授顺云协副将。

光绪改元，英繙译官马嘉理入滇边，抵户宋河遇害，坐疏防，镌秩付鞫。明年，复腾越，起副将。五年，靖远平，复故官。法越之役，率广武军出关，功与嘉埒。和议成，赐头品秩，除贵州遵义镇总兵。二十年，赏双眼花翎。二十六年，署提督，调云南。越二年，还贵州，予实授。明年，卒，予建祠。

苏元春，字子熙，广西永安人。父德保，以廩生治乡团，御寇被害，州人建祠祀之。元春誓复仇，从湘军。同治初，随席宝田援赣、皖、粤，累功至参将，假归。六年，领中军征黔

苗，破荆竹园，赐号健勇巴图鲁。连克要隘，更号锐勇。八年，统右路军，值思州苗犯镇远，复击卻之，进复清江，擢总兵。黄飘之役，黄润昌战死，元春驰救，亦败退，干吏议。克施秉，复故官。九年，攻施洞，拔九股河，又改法什尚阿勇号。薄台拱，苗遁走，晋提督。明年，复丹江、凯里，军威益振，赏黄马褂。以次下黄飘、白堡，驿道始通。逾岁，循清水而南，所至辄靡，惟乌鸦坡犹负固。复自东南破张秀眉砦。残苗将北走，黔军遏之河干。元春麾军驰之，截寇为二，斩数千级，降三万馀人，苗砦悉平。元春留顿其地，抚降众。论功，予云骑尉。全黔底定，赐头品秩。光绪初，平六硐及江华瑶，被赏赉。

十年，和议中变，法人大举攻桂军。潘鼎新荐其才，诏署提督。遂率毅新军驻谷松，取陆岸，鏖战五昼夜。上嘉其勇，命佐鼎新军，再予骑都尉。规纸作社，敌缘江筑垒，夜将半，师设伏诱之，其左树木幽深，元春隐兵其中，敌至，於是夹击，大破虏。既而法人犯谷松，师连战失利。敌毁镇南关，元春出陇窑御之，不克，退幕府。当是时，自南宁至桂林，居民大震。鼎新罢免，遂命主广西军事。十一年，法人寇西路，元春趋茆封截之，乃引去。俄攻关前隘，失三垒，元春亟驰救。诘朝，助子材扼中路，大捷，语具子材传。长驱文渊，元春踵至，诒知敌据驱驴墟，乘其未整列逐之，敌夺门走，进扼观音桥，而停战诏下，诸军分顿关内，元春驻凭祥，居中调度。和议成，授提督，晋三等轻车都尉，又改额尔德蒙额勇号。

还龙州，其南曰连城，号天险，建行台其上，暇辄取健兒练校之，授以兵法。西四十里即关，崇山相崒，一道中达。元春相形胜，筑砲台百三十所，嘱统将马盛治镇之。凿险径，辟市场，民、僮懽。复自关外达龙州，创建铁路百馀里，增兵勇，设制造局，屹然为西南重镇。加太子少保，晋二等轻车都

尉。二十五年，入覲，命赴广州湾划界。

前后镇边凡十九年，阅时久，师律渐弛，兵与盗合而为一，蔓滋广。朝命岑春煊督两粤治之，御史周树模劾元春演饷纵寇，敕春煊按覆。春煊谓不斩元春无以严戎备，诏夺职逮讯。初，湘军旧制，军饷月资衣食外，馀存主将所备缓急，岁馀乃给之，名曰“存饷”。元春莅边，凡所设施，不足，移十二万济之。刑部拟以斩监候，狱急，元春请以应领公款十六万备抵偿。於是部再疏其状，谓其父死难，例得减，诏戍新疆。

元春躯幹雄硕，不治生产，然轻财好士，能得人死力。尝与法人接，独持大体。金龙峒者，安平土州地，为中、越要隘，法将据之，与争不决。而游勇万人恆出没为法患，法莫能制。其总督入关来求助，元春悉召至资遣之，金龙七隘卒归隶。法商李约德为寇所掠，总署虑启衅，以属元春。元春简驺从诣山下，寇闻，送之出。时元春已积逋二十万，或劝其请诸朝，元春叹曰：“吾任边事，致外人蹈绝险，尚敢欺朝廷要重利乎？卒不可。法感其义，赠宝星。既入狱，年已六十矣，无子，幕士董左右之。法总统闻其状，急电公使端贵等谋缓颊。喜，具以告，元春曰：“法，吾仇也。死则死耳，藉仇以乞生，是重辱也！君为我谢之。”居戍四年，御史李灼华疏其冤，事下张人骏，廉得实，请释归，而已卒於迪化。贫无斂，新疆布政使王树棻为治其丧。宣统改元，复官，子承赐，戍所生。

马盛治，字仲平，籍广西永安。以孝著。初随席宝田征黔苗，积功至游击，赐号壮勇巴图鲁。苗疆平，更勇号哈丰阿，迁副将。从克六硐，擢总兵。越事急，遂率师出关。时宣光、太原、牧马溃勇索饷譁变，盛治轻骑往抚，汰弱留强，军纪以肃。逾岁，法人悉锐至，腹背受敌。盛治具餼粮，间道绕敌前，与元春诸军夹击之，遂复南关。克文渊、谅山、长庆，频有功，

赏黄马褂。光绪十二年，除柳庆镇总兵，仍统边军佐元春，筑砲台，设廛市，赏双眼花翎。二十一年，会办中越界务。连破西林、郁林诸匪，晋提督。二十八年，移署左江镇。南宁各属故盗藪，至即麾军搜剿，寇闻风遁。遂撤所属练团筑卡，坚壁清野，寇大困。其酋黄和顺等犹负隅，官军攻陇赖，遇伏，枪弹雨盆，盛治被重创，众掖之出，旋卒。

盛治居边十七年，元春倚如左右手。元春尚宽，而盛治济以严，边境赖以宁谧。卒，年五十八，谥武烈，予思恩、南宁建祠。

王德榜，字朗青，湖南江华人。咸丰初，粤寇扰境，与兄吉昌毁家起乡兵，战数利。五年，援江西，攻奉新，吉昌战死，德榜领其众，誓复仇。七年，论克瑞州功，叙经历、州同。明年，从将军福兴援浙，复衢、处各城，擢知州。又明年，从援安徽，克婺源，迁直隶州知州，援例加道员。其夏，歼贼浮梁景德镇。十年，平广信，寇遁入浙。徙防玉山，归左宗棠节度。十一年，李世贤、李秀成先后来犯，并击却之，赐号锐勇巴图鲁。

同治改元，所部譁变，又不禀宗棠命，私越境驻广丰，褫职留军。寻还浙。世贤犯遂安，出常山、华埠截之。会宗棠耀兵龙游，令扼全旺。世贤遣骁贼分道驰救，德榜自右路夹击，皆愕走。城寇犹未下，逾岁，偪城南，筑三垒，寇夜遁，复官。移师浮梁，连下崇光、阳溪诸渡。三年，释广信围。其秋，复东乡，长驱江山、玉山、广丰、铅山，所至皆下，擢按察使。

是时，世贤合汪海洋出入江、广边，连陷龙岩、南靖、漳州。德榜将二千五百人驰援，合刘典军为西路军，攻莒溪，克之。四年春，授福建按察使。复古田，攻南阳，师少却。俄而海洋率黄、白号悍党可二万列田垌，典先入，德榜为承，奋击

之，寇返西岸。德榜追至下车，海洋下马痛哭，其党挟之走。黄、白号衣者，海洋所蓄死士，号无敌，至是丧失过半矣。四月，邀击世贤於安溪，进攻乌头门，复漳城，驰大埔，郭扬维率四千人降，乘胜克南靖。易勇号曰达冲阿，迁布政使。十月，援嘉应，顿塔子壩，与诸军环偪之。追寇，寇返奔。时宗棠军大埔，麾下止八百人，势岌岌，亟召德榜扼三河坝。地当潮州要冲，皆山道绝涧。德榜至，察地势，度寇必不往，且主帅军孤悬，寇直犯必不支，乃请当中路，卒与典军出寇前遏之。十二月，复嘉应，诛海洋。捷入，赏黄马褂。六年，遭父忧归。

十年八月，宗棠征河州回，德榜诣军所综营务。时黑山垒林立，势张甚。德榜率二千人自狄道渡洮，以石鼓墩左拂黑山，右扼边家湾，形便控驾，乃筑二垒其上，与诸军痛击，寇垒悉平。进驻迤南三甲集，率骑越山南下，大破之。剿东乡，抵阴洼泉，遇伏，下马督战，寇溃。迭克要害，寇并入谢家坪。十一年，傅先宗战歿新路坡，德榜接统其军，申明纪律，诛将弁先溃者六人，士气复新。羌地旷，夙患狼，往往百十成群，夜入幕帐噬人。德榜令将士习猎搜捕，狼患减。甘南既平，抚降回十馀万。濬狄道河渠，获沃壤百馀万亩。降敕褒嘉，赐头品秩。光绪元年，母忧，解职。六年，再赴新疆，以旧部驻张家口。七年，入京，教练火器、健锐诸营，兼兴畿辅水利。

十年，越南事亟，率师赴难。抵龙州，募新军八营，号定边军，单骑诣谅山，谒徐延旭陈方略。令提督张春发分兵驻朝阳山、半陇山左右，何秀清等驻驱驴墟，通运道，而自领兵赴镇南关。北宁陷，权广西提督。战丰谷，败，苏元春不往援，德榜衔之；以故元春败於谷松，亦不往救。德榜自负湘中宿将，与督师不洽。潘鼎新责其战不力，劾罢之，以所部属元春。九月，复被命赴那阳，进偪船头，战数捷。

明年，军油隘，法军犯长墙，出师夹击，据文渊对山，鏖战数日，杀伤略相当。越日，陈嘉争东岭三垒，德榜击其背，克之。是日晨，出甫谷，敌援至，冲截为二，部将萧得龙及春发战最勇，歼法军百余人，获粮械无算。敌被截，大溃。已，复合诸军攻谅城，法军扼驱驴墟，地故有德榜旧垒，坚且緻。平明，德榜歼其六画兵总一，诸军继之，城复。谷松敌势仍悍，又歼其三画兵总一，於是法人大溃，悉返侵地。复故官，被赏赉。寻移疾去。十五年，授贵州布政使。十九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张春发，字兰陔，江西新喻人。初隶刘松山麾下，充探骑，频有功。累迁至副将，赐号杰勇巴图鲁。从征陕回，规宁灵，战常陷坚，擢总兵。金积堡寇决渠淹我师，春发开沟筑堤，引流反灌，破垒二百馀，更勇号曰哲尔精阿。复巴燕戎格及河州，晋提督。光绪二年，从刘锦棠取迪化，连克玛纳斯、达坂、托克逊，赏黄马褂。进复西四城，予世职。五年，安集延布鲁特入寇，春发度幕趋博斯塘特勒克，捣其巢，逐北至俄境。

法越肇衅，从德榜夺东岭。法援大集，弹入右额，贯左颊，裹创力战，大捷。除广西右江镇总兵，署广东陆路提督，赏双眼花翎。二十一年，平永安、长乐匪，予实授。二十六年，调湖北，逾岁，徙云南。魏光燾劾其营务废弛，论戍。三十二年，张之洞白其诬，复官，综两江营务。宣统三年，病免，旋卒。

春发治军严，尝云兵佚则骄惰，以故朝夕躬训练，暇辄使濬河流，平道路。然木讷寡文，疏酬应，同官先施者恆不答礼，且往往气凌其上，卒以此丛忌。

萧得龙，籍湖南蓝山。咸丰初，从援赣、浙，积勋至提督。调赴闽，克南阳、漳州。攻嘉应，寇遁，追扼北溪，大败之，赐号博奇巴图鲁。光绪初，移师甘肃，克东乡太子寺。越事危棘，与法人战南关，杀伤略相当，夺东岭三垒。功最，赏黄马

褂。事宁，署庄浪协副将。创发，卒於官，予优恤。

马维骥，字介堂，云南阿迷人。少从岑毓英军征回寇，积功至都司，捕盗尤有名。越南事亟，又从毓英出关，以偏裨当一路。法越之战，滇军多有功，而以维骥及覃修纲、吴永安为著。师攻宣光，垂克，法援大集，围刘永福军，维骥锐身驰救，鏖战二昼夜，击卻之。从攻临洮，功最，迁副将，赐号博多欢巴图鲁。

光绪十三年，袭攻倮黑，间道济澜沧江。贼惊溃，斩其酋张登发，辟地千里，晋总兵。频年越匪乱，骚扰各州邑，设方略治之，边境以安。二十四年，除广东潮州镇。越四年，擢四川提督。仁寿、彭山土寇起，焚教堂，杀教民，势汹汹。岑春煊谄其嫺武略，军事一以属之，用兵数月，以次戡定。三十一年，打箭炉关外泰凝寺喇嘛谋叛，率师讨平之。会巴塘蠢动，杀驻藏大臣凤全，川边大震。维骥剿抚兼施，克要害，擒渠率，赐头品秩、黄马褂。赵尔巽督川，改编巡防军，奏充翼长，训练士卒，创设将弁学堂，军民绥戢。宣统二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覃修纲，籍广西西林。隶毓英麾下，与维骥齐名。征回有功，累迁至参将，赐号勤勇巴图鲁。从克云州，晋副将，更勇号曰隆武。宣光之役，修纲独扼夏和、清波，分兵取嘉喻关，复招越民九千，分顿要隘，缀法军。缅旺前接山西、兴化，后达十州、三猛，为敌所据，出不意袭克之。次年，永福战失利，军溃退，修纲仍坚持不动。战临洮，斩其二将，夜半时，率死士短兵搏击，法人大败。乘胜复各郡县，北圻诸省皆响应。修纲出奇兵直捣越南中部，而奉命罢戍。

事宁，赏黄马褂，署川北镇总兵，仍留滇。历权普洱、开化诸镇，坐事免。光绪二十五年，起甘肃西宁镇，留滇如故。三十一年，卒，予建祠，并毓英祠附祀。

修纲性忠勇，官开化久，有惠政，士民感颂，因寄籍文山云。

吴永安，籍云南广西州。毓英部将中称骁果。以征回功，累迁至副将，赐号尚勇巴图鲁。从克澂江，擢总兵。平馆驿，晋提督，更勇号曰额特和，赏黄马褂。毓英抚福建，奏署台湾镇，未之官，忧归。起治云南边防。法人浮小舟渡沱江，永安乘其半济，击败之。趋宣光，留三营扼守，而自间道还兴化合岑军。既而诸军攻宣光，与修纲分扼要隘，取嘉喻关，攻临洮，战益利，予优叙。和议成，署昭通镇。讨平武定夷匪，补鹤丽镇。光绪十九年，卒，附祀毓英祠。

孙开华，字赓堂，湖南慈利人。少从军，从鲍超援江西，战九江小池口，伤右臂。援湖北，再被创。池驿之役，夹击败敌，积勋至守备。同治初，转战皖、赣间，迁副将。克句容、金坛，赐号擢勇巴图鲁。以次攻金溪、南丰、新城、宁都、瑞金，并下之，晋总兵。广东，嘉应乱，败贼黄沙嶂，降者十馀万，擢提督。五年，除漳州镇总兵，仍北行追捻入楚。其秋，赴本官。总督文煜累疏荐其才。十三年，总督李宗羲治江防，设霆庆、霆汇诸营。厦门与台、澎对峙，势险要，开华以超旧将，被命治厦门海防。募勇成捷胜军，赴台北、苏澳营办开山，诏署陆路提督。

光绪二年，率师东渡，顿基隆，顾北路。其时后山阿绵、纳纳社番畔服靡卜互，开华领所部抵成广澳，量地势，察番情，进驻水母丁。悍番分路迎拒，开华麾军鏖战，阵斩数人，馀败溃。师入高崁，直捣其巢。溃番并入阿绵，其地水湍急，耸巘巘岗，砲台错列，备奥阻。开华轰击之，纵以火箭，复绕道攻其后，番骇走，遂克之，擒其魁马腰兵等梟於市。九日三捷，论功，赏黄马褂。四年，霆庆军统将宋国永卒，开华接统其众。

会加礼宛、巾老耶畔，据鸽子城，师攻不克。总督何璟以军事棘，令开华进新城，许便宜行事。开华浮战舰入自花黎，袭攻后山背。四日悉夷诸社，斩二百数十级。番乞款，缚姑乳斗玩以献，寘之法。台北平，被赏赉。明年，内渡，再署提督，秋，复渡台。九年，回任。已，复出办台北防务。

十年，法人来犯，时刘铭传主军事。铭传故淮军宿将，知开华幹略，檄守沪尾。初，法舰八艘至，开华度其必登岸，令诸将分伏砲台后，露宿以待。部署甫定，而敌弹雨盆，烟焰翳天，偪台而前。开华见势猛，分路截击，自夜至午，卻而复前者数四。台既毁，短兵接战。开华锐身入，手刃执旗卒，夺其旗以归。诸军士见之，气益奋，斩馘二千馀级，法人遁走。欧洲诸国以失国旗为至辱。捷入，予世职，拜帮办军务之命。和议成，还本官，旋予实授。十九年，卒，谥壮武。子道仁，亦官福建提督。同时守沪尾者，朱焕明为最著。

焕明，籍安徽合肥。初从铭军征粤寇，积功至游击。平东捻，迁副将。西捻犯畿疆，蹶之沧州、德平，战数利，晋总兵。光绪元年，台湾生番骚动，从唐定奎往讨，连破竹坑山、内外狮头，擢提督。法越之役，法军分道犯沪尾。焕明当北路，被重创，战益力，开华直入击退之。旋移师台北，平番社，军嘉义鹿港。土寇数千薄城，焕明率三百人与战，殁於阵。事闻，附祀定奎祠。

苏得胜，亦籍合肥。从铭军讨捻，积功至游击。战常陷坚，赐号励勇巴图鲁，屡迁提督。法舰寇台湾，从铭传守台北。战基隆，大捷，记名海疆总兵，更勇号曰西林。沪尾告警，铭军回援，於是基隆再失。逮沪尾既复，得胜还驻六堵。规基隆，全军会月眉山，曹志忠将左，刘朝祐将右，得胜居中。敌至左路，击卻之。逾岁，法益兵攻志忠营，得胜领数百人往援，战

失利，提督梁善明阵亡，右师亦溃，月眉复不守。而得胜已先营六堵，筑城十馀里，诸军获安。相持月馀，和议成，始开港。旋补建宁镇，仍留防沪尾。数剿生番，感瘴成疾。光绪十六年，卒於军。妻徐氏，绝食殉焉。恤如制，妻获旌。

章高元，亦合肥人。初入淮军，累至副将。铭传檄为骑旅先锋，转战鲁、皖。安丘之役，以功擢总兵，赐号奇车巴图鲁。征台湾，晋提督。法越事作，署澎湖镇总兵，铭传檄援沪尾。沪尾、基隆既复，论功，更勇号年昌阿，除登莱青镇。中日失和，诏赴前敌，驻盖平。日军来攻，战挫遂退。德军舰袭胶澳，被幽，旋脱归，称疾罢。拳乱作，起署天津镇，徙重庆，以病免。卒，年七十一。

欧阳利见，字赓堂，湖南祁阳人。咸丰初，入长沙水师，转战赣、皖间，积功至游击。同治改元，伪护王陈坤书据太平，以兵舰衔尾西上，环泊花洋上，期水陆并进。利见领一军为前锋，兼程赴难。坤书阳令陆路悍党击我师船，而阴结筏自下游窃渡。利见诃知之，率所部长驱，乘风浪冲其筏为二。寇大困，倚河筑垒，矢坚守。我师水陆分道进，利见驶入花山，击其背。迟明，战良久，寇阵不少动，援军至，始退。利见进次马音街，会水师将李朝斌偪花津而阵，步骑助之，寇溃。翼日，复战，陆师将周万倬遇伏被创，利见锐身驰救，苦战竟日，焚象山寇舍。而寇艘聚泊小丹阳，归护新市镇。利见进石臼湖，轰击之，获其船十二艘，迁参将。

二年，攻巢县，偪城东门而军，適彭毓橘军至，燔其筏，毁浮桥。寇入城，利见先登克之，遂与霆军复含山。四日连下三城，功最，赐号强勇巴图鲁，调补狼山镇游击。克嘉定，迁副将。下太仓、昆山、新阳，晋总兵。是时花泾港寇垒林立，与吴江、震泽寇相犄角。利见率师破之，毁其船二十艘，城寇

援绝乞降。於是苏、浙路梗，苏寇无固志。李鸿章督师合围，利见引兵从，迭克要害，寇宵遁。城复，晋提督。三年，攻嘉兴，利见率谢世彩等与陆师夹击，麾众先登，自城上发巨砲轰之。城寇馘乱，城遂拔。以次下长兴。坤书据常州，鸿章举兵西，使利见造浮桥渡壕，四面环攻，坤书就擒。中吴大定，除淮扬镇总兵。

四年，捻至曲阜，东南走滕、峯，渡运，东北走兰山，南走郯，趋赣榆、青口，图南下。朝廷忧里下河，诏备淮扬防。於是利见率砲舰四十艘泊清江，兼治精台。七年，黄河暴涨，利见乘流至德州，运防乃固。捻虽屡挫，然渡运之谋未已，盘旋河东上下。利见复下驶援应，与诸军环击，捻益不支。事宁，赏黄马褂，更勇号曰奇车伯。光绪六年，调福山镇。明年，擢浙江提督。

十年，法舰寇福建，浙江戒严。镇海为浙东门户，利见以三千五百人顿金鸡山防南岸，提督杨岐珍以二千五百人顿招宝山防北岸，总兵钱玉兴以三千五百人为游击师。威远、靖远、镇远三砲台，守备吴杰领之，而元凯、超武二兵舰泊海口备策应。诸将皆受利见节度。利见实以兵备道薛福成为谋主，乃量形势，设防御，蒐军实，清间谍，杜乡导，申纪律，励客将，布利器，部署甫定，而敌氛已偃。法人狃马江之役，颇轻浙防。利见督台舰兵纵砲击之，法主将坐船被伤，数以鱼雷突入，皆被击退。法舰并力猛进，又沉其一。敌计穷，相持月馀，终不得逞。事后知主将孤拔於是役殒焉。上嘉其功，赐头品秩。

十五年，病免。二十一年，刘坤一被命援奉天，奏调利见赴军。力疾北行，卒於道，年七十一。

论曰：法越之役，克镇南，复谅山，实为中西战争第一大捷。摧强敌，扬国光，子材等之功也。开华等复沪尾，利见等

守镇海，与维祺等偕刘永福之拔宣光，并传荣誉。当时挟战胜之威，保台复越，亦尚有可为。独怪当事者为台湾难保之说以自馁其气，致使关外虽利，而越南终非我有。罢战诏下，军民解体，至今闻者犹有恨焉。

列传二百四十七

左宝贵 弟宝贤等 永山 邓世昌 刘步蟾 林泰曾等 戴宗騫

左宝贵，字冠廷，山东费人。咸丰初，隶江南军。尝令当前敌，阵既接，旗兵中砲，殪，宝贵持其帜冲锋入，大捷，繇是知名。获苗沛霖，克金陵，频有功。后以游击从僧格林沁讨捻，积勋至副将。光绪初，尚书崇实巡视奉天、吉林，奏自随。既至，斩高希珍於土门，诛宋三好於石砬子。边外东北庙沟金宫四构党图大举，复捕治之，馀烬悉平，赐号铿色巴图鲁，晋记名提督。授高州镇总兵，仍留奉天。平朝阳教匪，赏黄马褂、双眼花翎，驻沈阳。

二十年，朝鲜乱起，日本进兵。朝议既决战，卫汝贵、马玉昆、丰绅阿各率所部往御之，宝贵自奉天来会，是为四大军。虑海道梗，乃绕道自辽东行，渡鸭绿江入平壤。是时叶志超虚饰战胜状，电李鸿章入告，遂拜总统诸军命。於是汝贵、玉昆军南门外大同江，志超部将江自康军北门外小山，宝责任城守。未止舍，日军猝至，宝贵与丰绅阿击卻之。敌退龙冈，分道来攻，又败之。志超乃聚全军为婴城计。

时宝贵扼玄武门，日军大队至。志超将溃围北归，宝贵不从，以兵守志超勿令逸。宝贵狃於捕马贼之功，颇轻敌。日军輦砲散置山巅，谍者以告，若弗闻。登城指麾，中砲踣，犹能言，及城下，始殒。其部将负尸开城走，遇日军，又弃之，於是诸军皆溃。事闻，赠太子少保，谥忠壮，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，子国楫袭。

弟宝贤、宝清先后於直隶、奉天剿匪阵亡。

永山，袁氏，汉军正白旗人，黑龙江驻防，吉林将军富明阿子，黑龙江将军寿山弟。以廕授侍卫，归东三省练军。中日战起，从将军依克唐阿军，率黑龙江骑旅驻摩天岭。永山临敌辄深入，为士卒先。与日军战数有功，连歼其将。既克龙湾，乘胜渡草河，规凤凰，依克唐阿策袭其城，檄永山为军锋，偕寿山分率马步队深入攻之。抵一面山，距城八里，张左右翼，各据一坡以待。永山为右翼，尤得地势。敌作散队，伍伍什什冒死前，复以大队横冲我左翼。左翼溃，右翼亦不支，乃相继退。永山独为殿，遇伏，连受枪伤，洞胸踣，复强起督战，大呼杀贼而逝。事闻，谥壮愍，予建祠奉天。

邓世昌，字正卿，广东番禺人。少有幹略，尝从西人习布算术。既长，入水师学堂，精测量、驾驶。光绪初，管海东云舰，徼循海口。日本窥台湾，扼澎湖、基隆诸隘，补千总，调管振威舰。以捕海盗，迁守备。李鸿章治海军，高其能，调北洋。从丁汝昌赴英购铁舰，益详练海战术。八年，朝鲜内乱，复从汝昌泊仁川，为吴长庆陆军后距。事宁，迁游击，赐号勃勇巴图鲁。管扬威快舰，往来天津、朝鲜；冬寒冰沍，巡视台、厦海防。寻充经远、致远、靖远、济远四船营务处，兼致远管带。

十四年，台湾生番畔，以副将从汝昌往讨。战埤南，毁其碉寨，擢总兵。时定海军经制，借补中军副将，而以汝昌为提督，其左右翼总兵则闽人林泰曾、刘步蟾也。汝昌故不习海战，威令不行。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，非时不登岸，闽人咸嫉之。

二十年夏，日侵朝，绝海道。鸿章令济远、广乙两船赴牙山，遇日舰，先击，广乙受殊伤；轰济远，都司沈寿昌，守备杨建章、黄承勋中砲死。济远逃，日舰追之，管带方柏谦竖白

帜，追益亟，有水手发砲击之，折日舰了楼，柏谦虚张胜状，退塞威海东西两口。世昌愤欲进兵，汝昌尼其行，不果。已而日 监集大连湾，窥金州，我国海军乃大发，泊鸭绿江大东沟，以铁舰十当敌舰十有二。汝昌乘定远居中，列诸船左右张两翼。日舰鱼贯进，据上风，汝昌令轰击，距远不能中。日舰小，运棹灵，倏分倏合，弹雨垒集，定远被震，大纛仆。世昌见帅旗没，虑军心摇，亟取致远纛竖之。战良久，定远击沉其西京丸，我之超勇毁焉。

世昌乘致远，最猛鸷，与日舰吉野浪速相当，吉野，日舰之中坚也。战既酣，致远弹将罄，世昌誓死敌。将士知大势败，阵稍乱，世昌大呼曰：“今日有死而已！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，是即所以报国也！”众乃定。世昌遂鼓轮怒驶，欲猛触吉野与同尽，中其鱼雷，锅船裂沉。世昌身环气圈不没，汝昌及他将见之，令驰救。拒弗上，缩臂出圈，死之。其副游击陈金揆同殉，全船二百五十人无逃者。经远管带总兵林永升、超勇管带参将黄建寅、扬威管带参将林履中并殁於阵。

事闻，世昌谥壮节，馀皆优恤。世昌既死，诸船或沉或逃，遂不复成军。世昌临战以忠义相激励，死状尤烈，世与左宝贵并称双忠云。永升等，忠义有传。

刘步蟾，侯官人。幼颖异，肄业福建船政学堂，毕业试第一。隶建威船，徼循南北洋资实练。同治十一年，会考闽、广驾驶生，复冠其曹。自是巡历海岸河港，所莅辄用西法测量。台湾地势、番部风土尤谙习，为图说甚晰。光绪改元，赴欧学枪砲、水雷诸技，还留福建，叙守备。以丁宝楨、李鸿章论荐，擢游击，会办北洋操防。十一年，赴德国购定远舰。维时海军初立，借才异地，西人实为管带，步蟾副之。已而西人去，颇能举其职。十四年，以参将赴欧领四快船归，迁副将，赐号强

勇巴图鲁，擢右翼总兵。

二十年，中日战起，海军浮泊大东沟。日舰至，督摄诸芝士御之，鏖战三时许，沉敌舰三艘，运送铭军八营，得以乘间登岸。论功，晋记名提督，易其勇号曰格洪额。明年，战威海，中弹死。步蟾通西学，海军规制多出其手。顾喜引用乡人，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，时论责其不能和衷，致僨事。然华人明海战术，步蟾为最先，虽败挫，杀敌甚众。上嘉其忠烈，诏优恤。

其左翼总兵林泰曾，亦籍侯官，同为船政学堂卒业生。管镇远，战大东沟，发砲敏捷，士卒用命，扑救火弹甚力，机营砲位无少损，赐号霍春助巴图鲁。驶还威海，舰触礁受伤，愤恨蹈海死。副将左翼中营游击杨用霖、广东大鹏协右营守备黄祖莲并殉焉。优恤各如制。祖莲等，忠义有传。

戴宗骞，字孝侯，安徽寿州人。少以廩生治乡团，捻酋苗沛霖数陷州，宗骞潜结各圩寨以携贰其党。同治初，谒李鸿章，上平捻十策，深器之，遂留参戎幕，积勋至知县。十一年，治南运河堤工。时畿辅兴水利，计臣虑饷拙，议裁兵。宗骞上书，略谓：“津沽为九河故道，漳、卫交汇，水蓄衍溢。宜辟减河泄其势，渐枝河分其涨，俾淮、练军治之，则兵农合一，事半功倍。”鸿章以其议上闻，遂命董其役，成稻田六万馀亩。箸海上屯田志纪其事。

光绪六年，中俄失和，吴大澂被命佐吉林边务，奏宗骞自随。大澂兼摄屯政，宗骞为治道路，筑砲台，设江防，徙直、东流民，假予产业，分部护之。塞外灌莽千里，马贼为民患，宗骞曰：“此屯政蠹也！”率将士步驰八九百里，获渠率王林等骈诛之。又以缘边荒垦，户籍残耗，客民涣居不相顾，因令屯聚一处，略仿内地保甲，杜绝奸宄。复设制造局、采金厂，行之期年，商民辐凑。大澂上其绩状，迁知府。

八年，徙防洋、蒲河两海口。遭母忧归，鸿章疏留，宗騫请终制，弗许。时兴海军，练水师，辟军港，檄防威海。十三年，诣军所，壁金线顶山，分巩军驻南岸，绥军驻北岸。明年，建两岸海台各三，南曰赵北嘴、鹿角嘴、龙庙嘴，北曰北山嘴、黄泥崖、祭祀台。后路分筑陆台四，南岸口较阔，更建日岛地阱砲台，屹然为东防重镇。十七年，校阅海军礼成，论功晋道员。威海地瘠，士气衰，更斥资立义塾，延名师，至是始闻讴诵声。

二十年夏，日舰来攻，率师御之，伤其舰四艘，再至再败之。既而旅顺、大连相继沦没，威海势益孤，电请北洋、山东益师，久弗应。其冬，连失文登、宁海。时宗騫守北岸，分统刘超佩守南岸，宗騫与约，寇至互相应。岁除，大风雪，战桥头集，绥军大困，锐身救之出。

逾岁，日军至，辄败去，折而南。宗騫往援，而超佩踉跄遁，三台拱手让敌，反诉巡抚李秉衡，诬宗騫背约。宗騫抗辩，愿复三台赎罪。乃募敢死士夺还二台，唯龙庙嘴未复。日军倏大集，二台仍不守，宗騫退归，登祭祀台。所部卒譁变，宗騫佯弗省，行数武，枪齐发，材官追斩一人，众散走。宗騫既登，乃无一从者。夜宿药库，丁汝昌诣筹战守策，宗騫曰：“绥、巩军已西去，孤台危棘，恐资敌。”汝昌令毁台，强掖之下。宗騫念南北各有地阱台，此其势尚可为，乃诣刘公岛就副将张德山。德山无战守志，宗騫饮金死，威海师遂燬。鸿章以死事闻，诏优恤。复以秉衡请，赠太常寺卿。

论曰：中东之战，陆军皆遁，宝贵独死平壤；海军皆降，世昌独死东沟。中外传其壮节，并称“双忠”。及日兵入奉，永山独死凤城，敌遂长驱进矣。旅、大既失，威海势孤，步蟾、宗騫皆先后誓死。士气如此，岂遂不可一战？此主兵者之责。

清史稿

·2924·

五人虽败，犹有荣焉！

列传二百四十八

宋庆 吕本元 徐邦道 马玉昆 依克唐阿 荣和 长顺

宋庆，字祝三，山东莱州人。家贫落魄，闻同里宫国勋知亳州，往依为奴。亳捻孙之友伪就抚，庆察其意叵测，请击之。国勋壮其志，署为州练长。之友降，遂接统其众，号奇胜营，荐授千总。自是守宿州，剿豫匪，释凤阳围，保徐、泗后路。逾三岁，擢至总兵，赐号毅勇巴图鲁。既贵，过亳，谒所主，仍易仆厮服，执事上礼益恭，人传为美谈。

同治改元，唐训方抚安徽，裁临淮军，而以三营属庆，毅军自此始。三年，苗沛霖围蒙城，庆绝其饷道。会僧格林沁军至，轰击之，寇宵遁。苗酋死，庆为安抚馀众，自寿州正阳关所莅皆下。两淮告宁，调赴豫。时张曜为翼长，庆往访，详询地势寇情。曜喜曰：“诸将无问及此者，君来，豫之福也！”遂与交驩。明年，授南阳镇总兵。无何，曹州贼势炽，庆被困邓州刁河店，会粮罄，势且不敌。乃令部将马玉昆率壮士三百，潜出立营通馈运，军气复振，寇乃解去。已而张总愚决河图北犯，庆据堤迎击，败之，西走；而任柱、赖文光复窜豫，湘军将刘松山助庆军尽驱入楚疆，豫略平。巡抚李鹤年因增练两大军，令曜领嵩武军，而以毅军专属庆。六年，与曜扼黄河，蹙捻至山东，聚而歼之。论功，赏黄马褂，更勇号格洪额。时总愚南扰河津，偃解州，诏庆与曜分守河北。逾岁，捻窜畿疆，庆率师入卫，转战雄、任、祁、高间，与诸军大破之，总愚赴水死。予二等轻车都尉，授湖南提督。

八年，左宗棠西征，庆引兵从，抵神木，再战再捷。明年秋，命参哈、宁剿匪事，旋移督西川，皆在军遥领。十三年，河、狄抚回闪殿臣叛，楚军战失利。时庆驻凉州，奉檄往援。三日驰五百馀里，抵沙泥站，众缚其渠以献，诛之，事遂定。光绪元年，师还。六年，徙防旅顺，十馀年，军容称盛。醇贤亲王奕劻被命巡阅，叹为诸军冠，亲解袍服赠之。两宫眷遇优渥，加太子少保、尚书衔。

二十年，中日失和，庆统毅军发於旅顺，与诸军期会东边九连城。军未集而平壤已失，廷旨罢总统叶志超，以庆代之。庆与诸将行辈相若，骤稟节度，多不悻，以故诸军七十馀营散无有纪。又坐守江北一月，以待日军过义州，庆顿中路九连城，严戒备。日军渡鸭绿江，战失利，直趋凤凰城，退扼大高岭。旅顺围亟，朝命聂士成守之，敕庆往援。顿盖平，屡捣金州不得进，而旅顺已失。庆退守熊岳，自请治罪，被宥。未几，复州又失。日军西陷海城，庆亟赴之，击敌感王寨。前军方胜，后队讹传敌拊背，骇溃，复退守田庄台，辽阳益危。庆凡五攻城弗能拔，朝廷思倚湘军，命庆与吴大澂佐刘坤一军。庆率徐邦道、马玉昆兵万二千人顿太平山，战卻之，大澂败入关。庆方以三万人驻营口，闻警，还扼辽河北岸；而日军尽以所获砲列南岸猛攻，庆军溃而西，於是辽河以东尽为日有矣。诏褫职留任。

二十四年，徙守山海关，入觐，释处分。和议成，留豫军三十营属之，赐名武卫左军，驻锦州。二十八年，卒，晋封三等男，予建祠，谥忠勤。子天杰，五品京堂，袭爵。

庆从戎久，年几八十，短衣帕首，躡蹠冰雪中，与士卒同甘苦，人以为难云。

吕本元，安徽滁州人。初隶李鸿章军，随剿粤匪、捻匪，

转战苏、皖、鲁、豫各省。援鄂、援陕屡立功，历保总兵，赏强勇巴图鲁勇号。鸿章总督直隶，调入直。光绪初，授四川重庆镇，仍留统盛军马步各营。中日战起，檄本元统队出关，兼程至安州。平壤失，从宋军退守大高岭。本元令各军夜树旗各要隘，广设疑兵，亘二百馀里。敌至，疑顿不前，乘其疲袭击之，复与聂军败之分水岭。议成，还直。二十六年，拳祸起，署天津镇，擢直隶提督，统淮、练各军。剿匪受弹伤，事平，赏黄马褂。调浙江，勤训练，尤严治盗，常亲督队入山搜剿，连毙匪首。浙省议裁绿营，本元赞画始就绪。宣统二年，病，乞罢。寻卒。

徐邦道，四川涪州人。初从楚军讨粤寇，积勋至参将。还本籍筹防，解城围，迁副将。越境援陕西汉中，赐号冠勇巴图鲁。旋坐汉中失守，褫职。嗣从副将杨鼎勋援苏，再援浙、闽，以战功释处分。同治六年，从刘铭传剿平东捻，复官。明年，张总愚犯减河，邦道严扼桥口，大败之。更勇号铿僧额，迁总兵，署江苏徐州镇。光绪四年，擢提督，调驻天津军粮城，授正定镇。

东事起，庆以旅顺守将赴防九连城，李鸿章别令姜桂题等守旅顺，邦道助之。日军入貔子窝，邦道语诸将曰：“金州若失，则旅顺不可守，请分兵御之。”诸将各不相统，莫之应。邦道自率所部趋大连湾。是时铭军分统赵怀益守其地，邦道至，固请兵，乃分步旅随邦道行。日军大集，遂占金州，进逼大连，怀益奔旅顺。越十日，日军来争旅顺，诸将相顾无措，邦道率残卒至，愤甚，思自效，请增兵，不许；请械，许之，乃率众拒战士城子，挫之。日军大至，乃退。道员龚照屿先一日遁，诸将亦夺民船以济，盖日军未至而旅顺已墟矣。邦道奔复州依庆，诏褫职。庆令守盖州，邦道自牛庄移师还，而盖平亦已失，

合章高元击之，弗胜。桂题往援，邦道请夜捣盖平，桂题辞，诸军皆退营口。邦道乃从庆击敌太平山，与玉昆力战卻之，俄仍败溃。复与湘军将李光久攻海城，亦弗克，遂退。逾岁，卒，复官，予优恤。

马玉昆，字景山，安徽蒙城人。以武童从宋庆攻捻，积功至都司，赐号振勇巴图鲁。任柱等困庆登州，玉昆锐身驰救，围立解，繇是以骁果名。捻平，擢总兵。剿秦、陇回，数获胜，更勇号曰博奇。既克肃州，赐头品服。嗣从金顺出嘉峪关，连下乌鲁木齐、昌吉、玛纳斯，擒其渠黑瞎子。天山南北告宁，赏黄马褂，予世职。玉昆居西域先后十馀年，收复名城以十数，暇辄使部下屯垦辟地利。李鸿章疏荐将才，谓可继宋庆。光绪间，调赴直隶。

二十年，补授山西太原镇。会日朝构衅，玉昆统毅军赴援，次平壤，壁南门外大同江。日军来攻，玉昆守东岸，血战久，援至，敌败去。已而玄武门失，叶志超令其速撤军，乃归平壤。日军占盖平，诸将皆退营口。玉昆从庆顿太平山，日军猛攻之，玉昆战最力，击退其众。无何，日军大集，庆陷重围，坠马负创，玉昆挟围入，翼之出，伤亡殊多。转战田庄台、感王寨，以千馀人抗强敌，屹然自全。

二十五年，擢浙江提督。明年，调还直隶。適拳匪肇乱，联军入寇，玉昆统武卫左军御之。初战天津，继战北仓，相持月馀，卒以无援退。车驾西幸，命随扈。又明年，还京，加太子少保。二十八年，朝阳土寇窃发，玉昆倍道应赴，破其卡，生擒首恶邓莱峰诛之。三十四年，病卒，赠太子太保，予二等轻车都尉，谥忠武。

依克唐阿，字尧山，扎拉里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吉林驻防。以马甲从征江南。移师讨捻，败张洛行於大回村、濉溪口，屡

著战绩，积勋至佐领。同治初，马贼陷伊通，依克唐阿以少袭众，斩其酋刘果发等，又破之昌图，攻克刘家店，复长春，迁协领，赐号法什尚阿巴图鲁。搜捕残匪，获白凌阿、焦西平，晋副都统。十一年，补官黑龙江。光绪五年，移呼兰，呼兰设副都统自此始。明年，母忧归。

时俄人以议改伊犁条约有违言，乌里雅苏台参赞喜昌夙谗依克唐阿谙战术，请敕就近募猎户守琿春。会吉林戒严，依克唐阿遂募兵五千择隘分守，而自率师驻其地。琿春故重镇，其东南海参崴，俄尤数窥伺，廷议设副都统镇之，於是又改调琿春。十年，被命佐吉林军事。十五年，擢黑龙江将军。

二十年，日朝战起，依克唐阿请率军自效，乃进咸镜道，绕赴汉城迎击，上嘉之。左宝贵军失利平壤，日军西进，命移驻九连城。寻以日军渡江来攻，复令徙上游御之。依克唐阿与战於蒲石河，连克蒲石河口、古楼子。宋庆退驻大高岭，依克唐阿孤军不能独守，遂退宽甸。宋军南援旅、大，聂士成军接防，乃定夹攻之约。依军由宽甸绕进赛马集迎击日军，先战悬羊砬子，连胜之草岭河、通远堡、草河口。日军大集，横断聂、依两军，士成亟趋分水岭拊其背，依军还击之，阵斩一中尉。又西而东，大战於金家河，军稍挫。日军先已占凤凰城，依克唐阿谋袭之，分左右翼以进，战一面山，敌来争，左翼溃，右翼统领永山遇伏死，依克唐阿保馀军退，诏革职图后效。

逾岁，海城陷，辽西危棘，诏责长顺守辽阳，依克唐阿助之，发帑金五十万济依军。既至，议以攻为守。乃集诸将置酒，取刀刺臂血，搅而饮之，相矢以死。依军遂进取海城，军腾鳌堡、耿庄，数战弗胜。会荣和至军，亟趣之出。荣和先进北路，夺三卡，其左树木幽深，令隐兵备抄袭，而自列阵旷野，伏枪以待。日军据山巅轰击我师，弹落积雪中，渍不发。我师还击，

仆者众，再发再仆。众争傍山出，伏枪具举，死以百数。荣和所部募自塞边外，善避击，伤者恆少，所谓“东山猎户”也。是役以千人抗日军数千，故依军声誉远出诸军上。

罢战诏下，日人将归我辽东，依克唐阿力请三路分兵镇慑，称旨。又条上练兵队、筑砲台、造铁路、制枪械、开矿产、治团练六事，朝旨以矿政尤要，敕妥筹开采。又明年，晋头品秩，授镶黄旗汉军都统。其秋，出为盛京将军。既莅事，纠贪墨，整营制，晰分釐税，岁增饷银数十万。复撤还金州奉军，杜俄人藉口，境内称治。二十五年，卒，谥诚勇，予建祠。

依克唐阿勇而有谋，性仁厚，不嗜杀，每有俘获，不妄戮一人。转战吴、皖、鲁、豫，先后救出难民以十数万计，至今人尸祝之。初与长顺订兄弟交，长顺兄事之。及议辽阳战守，语不协。依克唐阿毅然独任其难，曰：“孰使我为兄也者？”其雅量如此。

荣和，字育堂。二等侍卫，官至副都统。战后所部育字营多骄纵，命李秉衡查办，革职治罪。

长顺，字鹤汀，达呼里郭贝尔氏，隶满洲正白旗，世居布特哈。起家蓝翎侍卫，随文宗车驾狩热河。会马贼陷朝阳，从大学士文祥讨平之。嗣复从侍郎胜保征捻，转战直、鲁、皖、豫，以骁勇称。同治元年，解颍州围，以功迁二等。

多隆阿主陕西军事，调赴军，至潼关，大败寇众，赐号恩特赫恩巴图鲁。进攻咸阳马家堡，被巨创，援至，又大破之，咸阳复，晋头等。三年，悍回马化隆据宁夏，分其党驻清水堡成犄角，师久攻不下，长顺曰：“不先翦其羽翼，城未可克也！”乃自灵州袭清水堡，乘胜取宁夏，拔之，晋副都统，赐头品服。时长顺年未四十，而战常陷坚。每当兵溃时，或抄袭其后，或横阻其前，俾溃者得整列，以是常转败为胜。其旗帜尚白，寇

望见之，輒呼曰：“小长将军至矣！”相与戒勿犯，其为寇所惮若此。

六年，移师兰州。时省城戒备寡，回众数千突来犯，长顺率百人隐小沟，出不意疾击之，寇愕走，又败之平番、皋兰、狄道，既复规取河州，连破太子寺、高家集，被赏赉。八年，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。越二年，出署乌里雅苏台将军，坐事免。

光绪二年，复官，左宗棠调赴甘肃，历署巴里坤领队大臣、哈密帮办大臣。初，新疆南路勘界议起，当事者与俄使相持久不决。至是，长顺陟嶮岩，披蒙茸，获见高宗御书界碑，俄使始无异辞，乃定。明年，假归，历授正白旗汉军都统、内大臣。十四年，出为吉林将军。既莅事，赈菑荒，维圉法，均釐榷，澄吏治，清盗源，整旗务，境内一切皆治办。又创修吉林通志，书成上之。

二十年，日军陷海城，辽阳危。朝命长顺往援，节制奉天各军，并严诏：“辽阳有失，唯长顺是问。”时溃军纷集辽城下，署知州徐庆璋方闭城不令入，军大鬩。会长顺领百骑至，斩鬩者一，馀令还驻沙河。先是长顺被命以军五千分队应赴，先至者令壁本溪湖，自轻骑入辽阳。乱既定，日军谍者亦不知其止百骑也，第归言某将军至。日军遂止弗前，辽阳乃保。已而进攻海城，战数日弗胜，长顺奏趣宋庆会师，诏不许。湘军将陈湜至，又请刘坤一令合攻，亦未果。及日军绕道复攻辽阳，適庆璋守靛峒峪，长顺与依克唐阿回援，得无恙。和议成，请疾归。

二十五年，复起吉林将军。拳乱作，俄罗斯内犯，奉天、黑龙江皆主战，长顺独持不可。又上言拳匪不可恃，东省铁路随地皆驻俄兵，宜善为羁縻，宁严守以待战，毋先战以启衅。上嘉其老成持重，奉、吉军事悉属之。战衅既开，奉、黑皆罹

灾，而吉林安堵，人服其先见。日俄之战，守中立，独无所犯。三十年，卒，赠太子少保，予一等轻车都尉，谥忠靖，入祀贤良祠。

长顺耸幹赭面，须眉洒然。富胆略，恆持短矛单骑穿贼阵，为士卒先。往往以少制众，以奇制胜，兼谋勇，一时称良将云。

论曰：中日之战，淮军既覆，湘军随之，唯豫军强起支撑。庆与玉昆先后失利，亦不复能自振焉。东三省练军自成军后，终未当大敌，而依克唐阿、长顺一奋其气，遂保辽阳而无失，中外称之。丧师辱国者数矣，此固差强人意者哉。

列传二百四十九

丁汝昌 卫汝贵 弟汝成 叶志超

丁汝昌，字禹廷，安徽庐江人。初隶长江水师，从刘铭传征捻，积勋至参将。捻平，赐号协勇巴图鲁，晋提督。光绪初，留北洋差序，赴英国购兵舰，历法、德各营垒厂局，还综水师。八年，朝鲜与美议互市，请莅盟，汝昌与道员马建忠东渡监约。既而朝军譁变，焚日使署，遂率济远、扬威二舰赴仁川、汉城护商，而日军已先至，汝昌还请益师。随统七舰以济，薄王京，与吴长庆及建忠谒李应昱，执以归。九年，授天津镇总兵。会越南南定陷，乘兵舰往江平及钦州白龙尾，徼循海口，赏黄马褂。十四年，定海军经制，命为海军提督。军故多闽人，汝昌以淮军寄其上，恆为所制。总兵以下多陆居，军士亦去船以嬉，又值部议停购船械，数请不获，盖海军废弛久矣。二十年，赏加尚书衔。

朝乱再起，汝昌欲至济物浦先攻日舰，将启行，总署电柅之。逮日舰纵横海上，海军始集大东沟、鸭绿江口。定远为汝昌座船，战既酣，击沉其西京丸一艘。已，致远弹药尽，被击，总兵邓世昌战死。自是连丧五舰，不复能军。汝昌犹立望楼督战，忽座船砲震，晕而仆，昇以下。汝昌鉴世昌之死，虑诸将以轻生为烈，因定海军惩劝章程，李鸿章上之，著为令。旅顺陷，汝昌渡威海，是时两军相去二百二十馀里，朝士争弹之，褫职逮问。鸿章请立功自赎，然兵舰既弱，坐守而已。

逾岁，日军陷荣城，分道入卫。汝昌亟以木籐塞东西两口，

复虑南岸三台不守、砲资敌，欲毁龙庙嘴台砲，陆军统将戴宗骞电告鸿章，责其通敌误国，不果毁。待援师不至，乃召各统领力战解围。会日暮大风雪，汝昌尽毁缘岸民船，而南北岸已失，日舰入东口猛攻，定远受重伤，汝昌命驶东岸，俄沉焉，军大震，竟向统帅乞生路，汝昌弗顾，自登靖远巡海口。日舰宵入口门，击沉来远、威远，众益恐。道员牛昶炳等相乡泣，集西员计议。马格禄欲以众挟汝昌，德人瑞乃尔潜告曰：“众心已变，不如沉船夷砲台，徒手降，计较得。”汝昌从之，令诸将同时沉船，不应，遂以船降，而自饮药死，於是威海师燬焉。事闻，诸将皆被恤，汝昌以获谴，典弗及。宣统二年，海军部立，旧将请赐恤，始复官。

卫汝贵，字达三，安徽合肥人。从刘铭传征捻，累迁至副将，晋总兵。事平，授河州镇，李鸿章荐其朴诚忠勇，留统北洋防军。历授大同、宁夏诸镇，均未之官，统防军如故。

光绪二十年，日朝战起，率马步六千余人进平壤，临行，鸿章诫以屏私见，严军纪。至牙山，退成欢，与日军相见，寻复趋平壤合大军，与副都统丰绅阿顿守城南江岸。平壤，朝旧京也，闻我军至，争携酒浆以献；而军士多残暴，掠财物，役丁壮，淫妇女，汝贵军尤甚，杀义定朝民，众滋忿。复蚀军精八万运家，军大譁，连夕自乱，互相蹈藉。时马玉昆血战大同江，浮舟往援，敌稍卻。玄武门岭失，即窜走。鸿章方据叶志超牒奏捷，俄而安东、凤凰陷，踉跄走岫岩，岫岩陷，走奉天。朝士交章纠其罪，诏褫职逮问。汝贵治淮军久，援朝时年已六十矣。其妻贻以书，戒勿当前敌，汝贵遇敌辄避走。败遁后，日人获其牒，尝引以戒国人。明年，牟巢送京师，按实，论死。

其弟汝成官至总兵。援旅顺，六统帅不相辖，汝成与赵怀益争殴，鸿章函责之。逮日军至，姜桂题等犹力御，而汝成已

先遁。诏逮治，未踪获，乃籍其家。后不知所终。

叶志超，字曙青，安徽合肥人。以淮军未弁从刘铭传讨捻，积功至总兵。战淮城被创，仍奋击却之，逐北天长，又败之汉河，赐号额图浑巴图鲁。规南乐，战德、平间，频有功。捻平，留北洋。光绪初，署正定镇总兵，率练军守新城，为大沽后路。后徙防山海关，李鸿章荐其优智略，予实授。十五年，擢直隶提督。越二年，热河教匪乱，志超率师讨之。平建昌，连克榆林、沈家窝馆、贝子庙，释下长皋围，进攻乌丹城，擒其渠李国珍磔之，赏黄马褂、世职。

二十年，朝鲜乞师，鸿章令选练军千五百，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顿牙山。志超迟留不进，鸿章责之，不得已启行。而日军已据王京要隘，牙山兵甚单，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数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赴仁川，增陆军驻马坡。鸿章始终欲据条约，恐增兵为彼藉口，勿许，并戒志超毋启衅。亡何，高升商轮运兵近丰岛，被击沉。士成谓志超曰：“海道既梗，牙山绝地，不可守。公州背山面江，势便利，战而胜，可据以待援；不胜，犹得绕道出也。”志超从之。日军偪成欢，士成以无援败，趋公州就志超。而志超已弃公州，间道出汉阳东，士成追及之。当是时，大军集平壤，乃卷甲而趋之，二日始至。志超以成欢一役杀伤相当，铺张电鸿章，鸿章以闻，获嘉奖，赏银二万犒军，拜总统诸军之命。

志超意甚满，日置酒高会，徒筑垒环砲为守。日军调至大同江，为我军逐去，遂以屡捷入告。时统帅居城中，日军夹江而阵，两岸相轰击。东南二路战少利，志超莫敢纵兵，趣回城。日军乘间以济，据山阜，左宝贵出御之，被巨创。志超将私逸，宝贵不从，以兵监之。宝贵自守玄武门岭，矢必死，登城指麾，为砲所中而殒。志超亟树白帜乞罢战，日人议受降，请帅兵归，

弗许，乃潜向北走。朝兵衔之刺骨，於其出城时枪击之，死者不可称计。日军复要之山隘，兵溃，回旋不得出，挤而死者相枕藉。诸将尽委械而去，於是朝境内无我军矣。

志超奔安州，士成谓安地备险奥，可固守，弗听。迳定州，亦弃不守，趋五百馀里，渡鸭绿江，入边始止焉。事闻，夺志超职，鸿章请留营效力，弗许。次年，械送京师，下刑部鞫实，定斩监候。二十六年，赦归，岁馀卒。

论曰：甲午之役，海陆军尽覆，辱莫大焉。汝昌虽有罪，而能以一死报国，尚知畏法。汝贵、志超丧师失地，遗臭邻邦，醜然求活，终不免於国典，何其不知耻哉？

列传二百五十

唐景崧 刘永福

唐景崧，字维卿，广西灌阳人。同治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改吏部主事。光绪八年，法越事起，自请出关招致刘永福，廷旨交岑毓英差序。景崧先至粤，谒曾国荃，黻其议，资之入越。明年，抵保胜，见永福，为陈三策，谓：“据保胜十州，传檄而定诸省，请命中国，假以名号，事成则王，此上策也；次则提全师击河内，中国必助之饷；若坐守保胜，事败而投中国，策之下也。”永福从中策。战纸桥，敌溃，为作檄文布告内外，檄出，远近争响应。越嗣君为法胁，莫能自振，景崧乘间劝内附。永福意犹豫，景崧曰：“子能存亡继绝，即所以报故主也。且阮福时已薨，无背主嫌。”永福意稍动，於是广招戎幕谋大举。上念景崧劳，赏四品衔。

景崧上书言：“越南半载之内，三易国王，欲靖乱源，莫如遣师直入顺化，扶翼其君，以定人心。若不为籓服计，不妨直取为我有，免归法夺，否则首鼠两端，未有不败者也。”十年，驻兴化，会北宁告急，毓英令景崧导永福往援。初，桂军黄桂兰等方守北宁，刘团被困山西，坐视不救，永福憾之深。至是景崧力解之，始往；并劝桂兰离城择隘而守，弗听。景崧轻骑入谅山，与徐延旭量战守。適扶良警，请还犒刘军，行至郎甲，涌球陷，阻弗达。回谅，谓延旭曰：“寇深矣！亟宜收溃卒，定人心，备糗粮，集军械，分兵守险，以保兹土。”於是令综前敌营务，扼巴塘岭。敌再至，再卻之，广军气稍振。

会张之洞令其募勇入关，乃编立四营，号景字军，为规越广军之一。朝廷赏加五品卿。景崧遂取道牧马，行千二百里，箐壑深岨，多瘴厉，人马颠陨不可称计。既至，数挫敌锋。毓英高其能，复以潘德继滇军属之，兵力乃益厚，进顿三江口。逾月，法人攻刘军吴凤典营，景崧率谈敬德驰救，大捷。敌既退，遂先薄宣光。城外地故荒服，乃督军开山斩道，首龙州，讷馆司，创设台站，滇桂道始达。已而军其南门，敌开壁出荡，疾击之，逼城而垒，枪弹雨盆，攻益力。是时天霪雨，运馈绝，吏士无人色。逾岁，滇军丁槐攻城，桂军虽饥疲，然犹据山巅轰击。法人殊死斗，不可败。毓英虑其断后援，令勿拚孤注，於是退顿牧马。有旨罢战，遂入关。论宣光获胜功，赏花翎，赐号霍伽春巴图鲁，晋二品秩，除福建台湾道。十七年，迁布政使。二十年，代邵友濂为巡抚。

台湾自设巡抚，首任刘铭传，治台七年，颇有建设，详铭传传。铭传去，友濂继之，丈地清赋，改则启徵，迭平番乱，建基隆砲台。及景崧莅任，日韩启衅，亟起筹防。永福分镇南澳。景崧自与永福共事，积不相能，乃徙永福军台南，而自任守台北，未几而李文奎变作。文奎故直隶匪，从淮军渡台，居景崧麾下为卒。有副将余姓者，缘事再革之，文奎忿甚，即抚署前斩其头，护勇内应，争发枪，将入杀景崧。景崧出，叛卒见而怖之，敛刃立，并告无事。景崧慰之，翻令文奎充营官，出驻基隆。於是将领多离心，兵浸骄不可制。

割台议起，主事邱逢甲建议自主，台民争赞之。乃建“民国”，设议院，推景崧为总统。和议成，抗疏援贖辽先例，请免割，不报，命内渡。台民愤，乃决自主，制蓝旗，上印绶於景崧，鼓吹前导，绅民数千人诣抚署。景崧朝服出，望阙谢罪，旋北面受任，大哭而入。电告中外，有“遥奉正朔，永作屏藩

“语，置内部、外部、军部以下各大臣。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，无应者。无何，日军攻基隆，分统李文忠败溃。景崧命黄义德顿八堵，遽驰归，诡言狮球岭已失，八堵不能军，且日人悬金六十万购总统头，故还防内乱，景崧不敢诘也。是夜，义德所部譁变。平旦，日军果占狮球岭，溃兵争入城，城中大惊扰乱，客勇、土勇互仇杀，尸遍地。总统府火发，景崧微服挈子遁，附英轮至厦门，时立国方七日也。二十八年，卒。

刘永福，字渊亭，广西上思人，本名义。幼无赖，率三百人出关，粤人何均昌据保胜，即取而代之。所部皆黑旗，号黑旗军。

同治末，法人陷河内，法将安鄴构越匪黄崇英谋占全越，拥众数万，号黄旗。越王谕永福来归，永福遂绕驰河内，与法人抗，设伏以诱斩安鄴，覆其全军。法人大举入寇，永福军频挫。越人惧，乃行成，而授永福为三宣副提督，辖宣光、兴化、山西三省，设局保胜，榷釐税助饷。有黄佐炎者，越驸马，以大学士督师。永福数著战功，匿不闻，永福衔之。越难深，国王责令佐炎发兵，六调永福不至，然越王始终思用之。

光绪七年，法人藉词前约互市红河，胁越王逐永福。越王佯调解，而阴令勿徙。法大怒，逾岁，入据河内。永福愤，请战，出驻山西，迳凉山，谒提督黄桂兰，乞援助。会唐景崧至，面陈三策，永福曰：“微力不足当上策，中策勉为之！”朝旨赏十万金犒军，永福入赏为游击。战怀德纸桥，阵斩法将李威利，越王封一等男。既又败之城下，法人决堤掩其军，越人具舟拯之出，退顿丹凤，与法人水陆相持，苦战三日，部将黄守忠攻最力。敌大创，乃浮舰攻越都，悬万金购永福，越乞降。永福欲退保胜，黑旗军皆愤懣，守忠自请以全师守山西，功不居，罪自坐，永福乃不复言退。无何，闻法军至，遂出驻水田

中，而军已罢困，及战，大溃，退保兴化。

九年，法人要议越事，岑毓英力言土寇可驱，永福断不宜逐，上韪之，命永福相机规河内，并济以饷。十年，毓英次嘉喻关，永福往谒，毓英极优礼之，编其军为十二营。法人闻之，改道犯北宁。永福驰援，逢永祥金，英、法教民梗阻，击却之。比至，粤军已大溃，永福夺还扶朗、猛球砲台。俄北宁失，力不支，再还兴化。复以粮运艰阻，改壁文盘洲大滩，候进止。

毓英奏言：“永福为越官守越地，分所应为，若畀以职，将来边徼海澨，皆可驱策。”於是擢提督，赏花翎。而李鸿章坚持和议，犹责其骚动。已，和局中变，上令永福军先进。法人扰宣光，永福窖地雷待之，连日隐卒以诱敌，不敢出。复徙营偃城，三战皆利。敌援至，毓英遣水师溯河而上，永福夹流截击，夺其船二十馀艘，斩馘数十级，法人愕走。逾月，法舰入同章，毓英遣将分伏河东西，永福居中策应，两岸轰击，败之，复以全力扼河道。十一年，法军攻左域，守忠失同章不守，诸军败挫，永福退浪泊。停战诏已下未至，犹大捷临洮。论胜宣、临功，赐号依博德恩巴图鲁。和议成，法人要逐如故。张之洞令永福驻思钦，不肯行。景崧危词胁之，乃勉归於粤，授南澳镇总兵。

二十年，中日衅起，命守台湾，增募兵，仍号黑旗。景崧署巡抚，徙其军驻台南。及台北陷，景崧走，台民以总统印绶上永福，永福不受，仍称帮办。日舰驶入安平口，击沉之。攻新竹，相持月馀，兵疲粮绝，永福使使如厦门告急，并电缘海督抚乞助饷，无应者。而台南土寇为内间，引日军深入，破新化，陷云林，掇苗栗，轰嘉义，孤城危棘，永福犹死守。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贻书永福劝其去，峻拒之。日军乃大攻城，城陷，永福亡匿德国商轮，日军大搜不获。内渡后，诏仍守钦州

边境。后卒於家。

永福骨瘦柴立，而胆气过人，重信爱士，故所部皆尽死力云。

论曰：清初平定台湾，用兵数十载，始入版图。甲午议和，遽许割让，天下莫不同愤焉。台民奋起，拥景崧为总统，建号永清，此实国民自主之始，七日遽亡。景崧初说永福王越，乃自为之，竟不可以终日，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，岂不然哉？永福战越，名震中外，谈黑旗军，辄为之变色。及其渡台，已多暮气，景崧又不与和衷，卒归同败，此不仅一隅之失也，惜哉！

列传二百五十一

李端棻 徐致靖 子仁铸 陈宝箴 黄遵宪 曾鈺
杨深秀 杨锐 刘光第 谭嗣同 唐才常 林旭
康广仁

李端棻，字苾园，贵州贵筑人。同治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为大学士倭仁、尚书罗敦衍所器。十年，出督云南学政。值回寇乱后，荒服道亘，前使者试未遍，端棻始一一按临，文化渐振。光绪五年，转御史，以叔父朝仪官京尹，回避，改故官。累擢内阁学士。十八年，迁刑部侍郎。越六年，调仓场。前后迭司文柄，四为乡试考官，一为会试副总裁，喜奖拔士类。典试广东，赏梁启超才，以从妹妻之，自是颇纳启超议，娓娓道东西邦制度。

维时康有为上书请变法，兼及兴学。二十二年，端棻遂疏请立京师大学，凡各省府、州、县遍设学堂，分斋讲习；并建藏书楼、仪器院、译书局，广立报馆，选派游历生。二十四年，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。又以各衙门则例，语涉纷歧，疏请删订，上尤善之，诏趣各长官定限期革前敝。擢礼部尚书。未几，有为等败，端棻自疏检举，诏褫职，戍新疆。中道遭疾，留甘州。二十七年，赦归，主讲贵州经世学堂。三十三年，卒。宣统元年，从云南、贵州京朝官请，复官。

徐致靖，字子静，江苏宜兴人，寄籍宛平。光绪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累迁侍读学士。父忧服阕，二十三年，起故官。致靖尝忧外患日迫，思所以为献纳计。

子仁铸，时以编修督湘学，倡新学，书告致靖举康有为。致靖遂上言：“国是未定，请申乾断示从违。”藉以覘上意。未几，诏果求通才，於是致靖奏有为堪大用，并及梁启超、黄遵宪等。又连上书请废制艺，改试策论，省冗官，酌置散卿。复以边患棘，宜练重兵，力荐袁世凯主军事。上皆然其言，敕依行。罢斥礼部尚书许应骙等阻遏言路，遂命致靖权右侍郎。二十四年八月，太后复出训政，参预新政诸臣皆获罪。致靖褫职坐系，寻定永远监禁，仁铸亦罢官。庚子，联军陷京师，致靖始出狱待罪，诏赦免。卒，年七十五。

陈宝箴，字右铭，江西义宁人。少负志节，诗文皆有法度，为曾国藩所器。以举人随父伟琳治乡团，御粤寇。已而走湖南，参易佩绅戎幕，军来凤、龙山间。石达开来犯，军饥疲，走永顺募粮，粮至不绝，守益坚，寇稍稍引去。宝箴之江西，为席宝田画策歼寇洪福瑱，事宁，叙知府，超授河北道。创致用精舍，遴选三州学子，延名师教之。迁浙江按察使，坐事免。湖南巡抚王文韶荐其才，光绪十六年，召入都，除湖北按察使，署布政使。二十年，擢直隶布政使，入对，时中东战亟，见上形容忧悴，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，以期变不失常。他所陈奏语甚多，并称旨。上以为忠，命治精台，专摺奏事。马关和约成，泣曰：“殆不国矣！”

明年，以荣禄荐，擢湖南巡抚。抚幕有任麟者，植党私利，至即重治之。直隶布政使王廉为关说，据以上闻，廉获谴。覆按史念祖被劾事，尽暴其任用非人状，念祖遂褫职。繇是有伉直声。湘俗故闇僿，宝箴思以一隅致富强，为东南倡，先后设电信，置小轮，建制造枪弹厂，又立保卫局、南学会、时务学堂。延梁启超主湘学，湘俗大变。又疏请釐正学术及练兵、筹款诸大端，上皆嘉纳，敕令持定见，毋为浮言动，并特旨褒励

之。是时张之洞负盛名，司道咸屏息以伺。宝箴初绾鄂藩，遇事不合，独与争无私挠，之洞虽不悻，无如何也。久之，两人深相结，凡条上新政皆联衔，而鄂抚谭继洵反不与。

会康有为言事数见效。宝箴素慕曾、胡荐士，因上言杨锐、刘光第、谭嗣同、林旭佐新政。上方诏求通变才，遽擢京卿，参新政，於是四人上书论时事无顾忌。宝箴又言四人虽才，恐资望轻，视事过易，原得厚重大臣如之洞者领之。疏上而太后已出训政，诛四京卿，罪及举主，宝箴去官，其子主事三立亦革职，并毁湘学所著学约、界说、劄记、答问诸书。

初，宁乡已革道员周汉，以张揭帖攻西教为总督所治。宝箴至，汉复刊帖传布，宝箴令毁之，汉殴毁帖者，宝箴怒，下之狱。旧党恨次骨，然喜新之士，亦以此翕然称之。宝箴既去，诸所营构便於民者，虽效益已著，皆废毁无一存云。卒，年七十。

黄遵宪，字公度，嘉应州人。以举人入赘为道员。充使日参赞，著日本国志上之朝。旋移旧金山总领事。美吏尝藉口卫生，逮华侨满狱。遵宪径诣狱中，令从者度其容积，曰：“此处卫生顾右於侨居邪？”美吏谢，遽释之。历湖南长宝盐法道，署按察使。时宝箴为巡抚，行新政，遵宪首倡民治於众曰：“亦自治其身，自治其乡而已。由一乡推之一县、一府、一省，以迄全国，可以成共和之郅治，臻大同之盛轨。”于是略仿西国巡警之制，设保卫局，凡与民利民瘼相丽，而为一方民力能举者，悉属之，领以民望，而官辅其不及焉。寻解职，奉出使日本之命，未行而党祸起，遂罢归。著有人境庐诗草等。

曾鈺，字怀清，喜塔腊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父庆昫，宁夏将军。以任子为工部主事，累迁郎中，充军机章京，转御史。光绪九年，出为陕西督粮道。西、同各属农民纳粮例缴省仓，

道涂艰远，多弊窦，设法清釐之，民称便。三辅士风朴儻，艺事苦窳，延长安柏景伟、咸阳刘光蕢主关中书院，督课实学，士论翕然。又设蚕桑局，聘织师教以煮漉织染法，岁出丝帛埒齐、豫。十三年，迁按察使。明年，母忧解职。服除，起故官，俄迁甘肃布政使。二十四年，调直隶，回避，留本任。擢湖北巡抚，慨然曰：“时艰至此，犹可拘成法不变耶？”於是假陕甘总督印上陈补官、掣签、度支、讼狱四事，宜变通成例，厚植国本。侍读学士貽穀、光禄寺少卿张仲忻弹其乱政，诏褫职。始，曾銖官京朝，家纂贫，僦居陋室。及任外台，孜孜民事，不顾问有无。既閒废，出入皆徒步，陕民恆岁釀金济之。后益困，至敝衣鬻卜都市。未几，卒。宣统改元，总督端方为奏复原官。

杨深秀，字仪村，本名毓秀，山西闻喜人。少颖敏，谙中西算术。同治初，以举人入赈为刑部员外郎。假归，值晋大饥，阎敬铭衔命筹赈，深秀条上改革差徭法，困少苏。光绪十五年，成进士，就本官迁郎中，转御史。尝言：“时势危迫，不革旧无以图新，不变法无以图存。”

二十四年，俄人胁割旅顺、大连湾。深秀力请联英、日拒之，词甚切直。时朝廷锐意行新政，而大臣恆多异议。深秀乃与徐致靖先后疏请定国是，又以取土之法未善，请参酌宋、元、明旧制，釐正文体，下其议於礼部，尚书许应骙心非之，未奏也。会议经济特科务减额，於是深秀合宋伯鲁弹其阻挠。上令应 癸自陈，奏上，劾康有为夤缘要津，请罢斥，词连深秀，上不之诘也。御史文悌劾深秀传布有所立保国会，并暴有为交通内外状，德宗责以代人报复，反获咎。深秀益感奋，连上书请设译书局，派王公游历各国，并定游学日本章程，皆报可。又请试庶官，日番二十人，料简贞实，而汰其庸愚罢老不谙时

务者，繇是廷臣益侧目。湖南巡抚陈宝箴图治甚急，中蜚语，深秀为剖辨之，上以特旨褒宝箴，宝箴乃得行其志。

八月，政变，举朝惴惴，惧大诛至，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。方疏未上时，其子黻田苦口谏止，深秀厉声叱之退。俄被逮，论弃市。

深秀性鲠直，尝面折人过，以此丛忌。官台谏十阅月，封事二十馀上，稿不具存，惟狱中诗三章流传於世。著有虚声堂稿、闻喜县新志。

杨锐，字叔峤，四川绵竹人。少俊慧，督学张之洞奇其才，招入幕。肄业尊经书院，年最少，尝冠其曹。优贡朝考得知县。之洞督两广，从赴粤。光绪十一年，举顺天乡试，考取内阁中书。

二十四年，之洞荐应经济特科。又以陈宝箴荐，与刘光第、谭嗣同、林旭并加四品卿，充军机章京，参新政。召见，锐面陈兴学、练兵为救亡策，称旨。七月，礼部主事王照上封事，尚书许应骙等格不奏。上闻，震怒，尽褫尚书侍郎六人革职，朝臣皆不自安。上手诏密谕锐云：“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，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，亦不欲将法尽变。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，非力行新政不可？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，若强行之，朕位且不能保。尔与刘光第、谭嗣同、林旭等详悉筹议，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，使新政及时举行，又不致少拂圣意，即具奏，候朕审择，不胜焦虑之至！”锐复奏言：“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，皇上宜以孝先天下，遇事将顺。变法宜有次第，进退大臣不宜太骤。”上是之。

已而太后再训政，诸言新政者皆予重诛。锐既下狱，自揣实无罪，谓即讯不难白，次日，遽诏与光第等同弃市。宣统改元，锐子庆昶缴手诏於都察院，请代奏，始传於世。

刘光第，字裴村，四川富顺人。光绪九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治事精严，因谏狱忤长官，遂退而闭户勤学，绝迹不诣署。家素贫，而性廉介，非旧交，虽礼馈弗受。独与杨锐善。通周官、礼及大小戴礼记。其应召也，亦以陈宝箴荐，然非其素志，将具疏辞，川人官京朝者力劝之。一日，召见，力陈时危民困，外患日迫，亟宜虚怀图治，上称善。惟时言路宏启，臣民奏事日数百计，光第竟日批答，签识可否，以待上裁。退语所亲曰：“吾终不任此，行当亟假归矣！”未一月而祸作，光第自投狱。临刑，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，光第诤曰：“未讯而诛，何哉？”令跪听旨，光第不可，曰：“祖制，虽盗贼，临刑呼冤，当复讯。吾辈纵不足惜，如国体何！”刚毅默不应，再询之，曰：“吾奉命监刑耳，他何知？”狱卒强之跪，光第屹立自如。杨锐呼曰：“裴村，跪！跪！遵旨而已。”乃跪就戮。著有介白堂诗文集。

谭嗣同，字复生，湖南浏阳人。父继洵，湖北巡抚。嗣同少倜傥有大志，文为奇肆。其学以日新为主，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。继洵素谨饬，以是颇见恶。嗣同乃游新疆刘锦棠幕，以同知入贵为知府，铨江苏。陈宝箴抚湖南，嗣同还乡佐新政。梁启超倡办南学会，嗣同为之长。届会期，集者恆数百人，闻嗣同慷慨论时事，多感动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，召入都，奏对称旨，擢四品卿、军机章京。四人虽同被命，每召对，嗣同建议独多。上欲开懋勤殿，设顾问官，令嗣同拟旨，必载明前朝故事，将亲诣颐和园请命太后。嗣同退谓人曰：“今乃知上绝无权也！”时荣禄督畿辅，袁世凯以监司练兵天津。诏擢世凯侍郎，召入觐。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。明日，世凯返天津。越晨，太后自颐和园还宫，收政权。启超避匿日本使馆，嗣同往见之，劝嗣同东游。嗣同曰：

不有行者，无以图将来；不有死者，无以酬圣主。”卒不去。未几，斩於市。著有仁学及莽苍苍斋诗集等。

唐才常，字佛尘。少与嗣同齐名，称“浏阳二生”，两湖学堂高材生也。闻嗣同死，忧愤，屡有所谋，每言及德宗，常泣下。二十六年，两宫出狩，才常阴结富有会谋举事，号勤王，将攻武、汉。被获，慷慨言无所隐，请就死，遂杀之。

林旭，字暎谷，福建侯官人。年十九，举本省乡试第一。后试礼部，值中日构衅，纠同试者上书论时事，不报。入货为内阁中书。时康有为倡言变法，先於京师立粤学会，以振厉士气，而蜀学、浙学、陕学、闽学诸会继之。旭为闽学会领袖，又充保国会会员。荣禄先为福州将军，雅好闽士，及至天津，延旭入幕。俄以奏保人才召见，操土语，上不尽解。退缙摺，上称善，遂命与谭嗣同等同参机务，诏谕多旭起草。及变起，同戮於市，年二十有四。著有晚翠轩诗集。妻沈葆楨孙女，闻变，仰药不死，以毁卒。

康广仁，名有溥，以字行，有为弟。少从兄学。有为上书请改革，广仁谓当先变科举，庶人才可出。其后罢乡会试、制艺，而岁科试未变，广仁激励言官抗疏论之，得旨俞允。於是广仁语有为：“今科举既废，宜且南归兴学专教育，俟养成多数有用才，数年后乃可云改革也。”有为不忍去。及初闻变，广仁复趣有为归。有为走，广仁被逮。在狱言笑自若，临刑犹言曰：“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！”

论曰：戊戌变法，德宗发愤图强，用端蔡等言，召用新进。百日维新，中外震仰，党争遽起，激成政变。锐、光第、嗣同、旭及深秀、广仁同日被祸，世称“六君子”，皆悲其志。内争不已，牵及外交。其后遂酿庚子排外之乱，终致危亡。此亦清代兴衰一大关键也。

列传二百五十二

徐桐 豫师 子承煜 刚毅 赵舒翘 启秀 英年
裕祿 廷雍 毓贤 李廷箫

徐桐，字廕轩，汉军正蓝旗人，尚书泽醇子。道光三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坐修改中卷干磨勘，罢职。咸丰十年，特赏检讨，协修文宗实录。同治初，命在上书房行走，奉懿旨番讲治平宝鉴，入直弘德殿，累迁侍讲学士。先后疏请习政事、勤修省，成大学衍义体要以进。数擢至礼部侍郎。念外人麇集京师，和议难恃，宜壹意修攘图自强；因条上简才能、结民心、裕度支、修边备四策。光绪初，授礼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。主事吴可读请豫定大统，以尸谏，桐与翁同龢等谓其未悉本朝家法：“当申明列圣不建储彝训，俾知他日绍膺大宝之元良，即为承继穆宗之圣子。揆诸前谕则合，准诸家法则符。”疏入，诏存毓庆宫备览。

时崇厚擅订俄约，下群臣议，乃条摘其不可行者：曰伊、塔各城定界；曰新疆、蒙古通商；曰运货迳至汉口；曰行船直入伯都讷。六年，廷议徇俄人请，将赦崇厚罪，桐力持不可，谓：“揆度机要在枢廷，折冲俎豆在总署，讲信修睦在使臣。赦之而彼就范，犹裨国事；若衅端仍不能弭，反失刑政大权。推原祸始，宜肃国宪。”又言：“今日用人之道，秉忠持正者为上，宅心朴实者次之。若以机权灵警，谄晓各国语言文字，遽目为通才，而责以钜任，未有不僨且蹶者！”不报。历充翰林院掌院学士、上书房总师傅。十五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

士，晋太子太保。二十二年，拜体仁阁大学士。

桐崇宋儒说，守旧，恶西学如仇。门人言新政者，屏不令入谒。二十四年政变后，太后以其耆臣硕望，颇优礼，朝请令近侍扶掖以宠之。

有豫师者，字锡之，内务府汉军。进士。官至乌鲁木齐都统，以讲学为桐所倾服。方太后议废帝，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“大阿哥”，桐主之甚力，实皆豫师本谋也。既而桐被命照料，益亲载漪。各国不嫌载漪等所为，漪恚甚，图报复。二十六年，义和拳起衅仇外，载漪大喜，导之入都。桐谓：“中国当自此强矣！”至且亲逐之。然及其乱时，仍被劫掠。袁昶、许景澄之死，举国称冤，而桐则曰：“是死且有馀辜！”时其子承煜监刑，扬扬颇自得。

承煜，字楠士。拔贡。以户部小京官晋迁郎中，累官刑部左侍郎。已，联军入，桐仓皇失措，承煜请曰：“父芘拳匪，外人至，必不免，失大臣体。盍殉国？儿当从侍地下耳！”桐乃投缯死，年八十有二矣。而承煜遂亡走，为日军所拘，置之顺天府尹署，与启秀俱明年正月正法。命下，日军官置酒为饯，传诏旨，承煜色变，口呼冤，痛诋西人不已。翼日，备舆送至菜市，监刑官出席礼之，已昏不知人矣，寻就戮。和议成，褫桐职，夺恤典，旋论弃市，以先死议免。

刚毅，字子良，满洲镶蓝旗人。以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。谙悉例案，承审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案，获平反，按律定拟，得旨嘉奖。出为广东惠潮嘉道，迁江西按察使，调直隶；迁广东布政使，调云南。光绪十一年，擢山西巡抚。请设课吏馆，手辑牧令须知诸书，分讲习，诏饬行各省。治套外屯田，建分段、开渠、设官三策。明年，移抚江苏。苏患水浸，先后濬蕴藻河、吴淞江，以工代赈，民德之。调广东。二十年，召授军

机大臣，补礼部侍郎。二十四年，以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疏陈实仓廩，严保甲，罢不急官。二十五年，按事江南及广东诸省。迭疏请筹长江防务，筹饷练兵，清理财政，及整顿地方一切事宜，诏皆饬行。

二十六年，拳乱作，命赵舒翘及刚毅驰往近畿一带查办解散，及还京覆命，而宣战诏已先下矣。匪集都城，肆焚杀，时方称义民，亡敢谁何。载漪等复疏言：“雪耻强国，在此一举！”又盛推拳民忠勇，有神术，可用。太后愈信之，因命刚毅、载勋统之，比於官军。然匪专杀自如，勿能问，且扰禁城，日焚劫不止。诏各军营会拏正法，尽拆所设神坛，并谕责刚毅、董福祥亲自开导，勒令解散，卒不能阻。各国联军入犯，两宫西狩，刚毅扈行至太原。车驾欲之西安，又从。道遘疾，还至侯马镇，死。其后各国请惩祸首，以先死免议，追夺原官。

赵舒翘，字展如，陕西长安人。同治十三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迁员外郎。谳河南王树汶狱，承旨研辨，获平反，巡抚李鹤年以下谴谪有差。居刑曹十年，多所纂定，其议服制及妇女离异诸条，能傅古义，为时所诵。光绪十二年，以郎中出知安徽凤阳府。皖北水浸，割俸助赈。课最，擢浙江温处道，再迁布政使。二十年，擢江苏巡抚。捕治太湖匪酋叶子春，馀党股栗；复为筹善后策，弊风渐革。明年，改订日本条约，牒请总署重民生，所言皆切中。是时朝廷矜慎庶狱，以舒翘谙律令，召为刑部左侍郎。二十四年，晋尚书，督办矿务、铁路。明年，命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充军机大臣。

拳匪据涿州，舒翘被命驰往解散；匪众坚请褫提督聂士成职，刚毅踵至，许之。匪既入京，攻使馆。联军至，李秉衡兵败，太后乃令王文韶与舒翘诣使馆通殷勤，为议款计。文韶以老辞，舒翘曰：“臣望浅，不如文韶！”卒不往。旋随扈至西

安。联军索办罪魁，乃褫职留任，寻改斩监候。次年，各国索益亟，西安士民集数百人为舒翘请命，上闻，赐自尽，命岑春煊监视。舒翘故不袒匪，又痛老母九十馀见此惨祸，颇自悔恨。初饮金，更饮以鸩，久之乃绝，其妻仰药以殉。

启秀，字颖之，库雅拉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以孝闻。同治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改刑部主事，累迁内阁学士。光绪五年，授工部右侍郎，调盛京刑部。吉林将军铭安被弹劾，启秀白其诬，转户部。论者以按铭安事多徇茆，攻甚力，命崇绮覆按，无左验，免议。东省练新军，倚饷京师，阎敬铭掌户部，方规节帑，未应也。启秀力言，始获请，岁发四十万济之。二十年，拜理藩院尚书。中、日和议成，将换约，启秀疏请：“条约宜缓发，先商诸各国，杜后患。”不报。敖汉王达木林达尔达克鉴朝阳覆辙，自请增练蒙军。言者论其苛派蒙众，谋不轨，启秀为讼其冤。敖汉王虽夺扎萨克秩，而其子获嗣，以故大得蒙众心。充总管内务府大臣。二十四年，授礼部尚书，疏陈釐正文体，倡明圣学。命充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

启秀端谨有风操，为徐桐所赏。自政变后，桐最被盼遇，欲引参机务，乃举启秀自代。已而拳乱作，董福祥攻使馆不下，启秀荐五台僧御敌，颇附和之。逮两宫狩西安，启秀以母病弗克从。日本军拘启秀及徐承煜严守之，承煜，桐子也。朝旨褫职，而各国犹言罪魁不可纵。明年，正法命下，日军官置酒为饯，席次，传诏旨，启秀神色自若，曰：“即此已邀圣恩矣！”肃衣冠赴菜市。启秀宅近日本权领地，日官与语，当善茆其家，第曰：“厚意可感。”他无复言，遂就戮。

英年，字菊侪，姓何氏，隶内务府，为汉军正白旗人。以贡生考取笔帖式，累迁郎中兼护军参领。光绪中，历奉宸苑卿、左翼总兵、正红旗汉军副都统、工部右侍郎，调户部。拳匪乱

作，以英年、载澜副载勋、刚毅统之。载勋等出示，招致义民助攻使馆，英年弗能阻，匪益横，任意戕杀官民。联军既陷京师，两宫幸西安，英年充行在查营大臣，旋授左都御史。行次猗氏，知县玉宝供张不备，疏劾之。款成，各使议惩首祸，英年褫职论斩，羈西安狱，寻赐自尽。

裕禄，字寿山，喜塔腊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湖北巡抚崇纶子。以刑部笔帖式历官郎中。出为热河兵备道，累迁安徽布政使。同治十三年，擢巡抚，年甫逾三十。前江南提督李世忠本降寇，罢职家居，所为横恣，裕禄疏请诛之。会以事诣安庆，召饮署中，酒行，出密旨，麾众缚斩之，而仍恤其家，人以是高其能。光绪十三年，迁湖广总督，调两江，复还鄂。廷议修铁路，起卢沟迄汉口，下群臣议，裕禄力陈不可，忤旨。十五年，徙为盛京将军。十七年，热河奸民骚动，毁教堂，杀蒙人，裕禄会师朝阳，击平之，予优叙。二十年秋，朝鲜乱起，奉天戒严，坐安东、凤凰失守，数被议。明年，调福州，改授四川总督。二十四年，召为军机大臣、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会徵荣禄入枢廷，遂代之督直隶。

义和拳起山东，入直境。初，义和会源出八卦教乾坎二系，聚党直、鲁间，为临清邵生文馀孽，后称团，专仇教。裕禄初颇持正论，主剿，捕其酋姚洛奇置之法。逾岁，开州传举烽，言匪复至，擒渠率斩以徇。居无何，毓贤抚山东，纵匪，匪散入河间、深、冀，而裕禄承风指，忽主抚。袁世凯方将武卫军，语裕禄：“盍不请严旨捕治？”裕禄曰：“拳民无他伎，缓则自消，激则生变。且此委巢事，何烦渎天听邪？”已而毓贤去，世凯代之，自兴兵疾击，以故匪不敢近山东，而纷纷入畿疆矣。吴桥知县劳乃宣禁传习，为书上裕禄，格不行。

时直隶官吏多信拳，布政使廷杰独力主剿办，严定州县查

緝拳匪懲戒办法。遽奉诏开缺回京，匪愈横。张德成居独流，称“举国第一坛”，曹福田为津匪魁，二人者炫神术，为妄妖言相煽诱，裕禄不之问。已，复致书请饷二十万，自任灭外人，裕禄驰檄召之，於是二人出入节署，与裕禄抗礼。当是时，津城拳匪至可三万人，呼啸周衢市，又以红灯照荧众，每入夜，家家悬红灯，谓“迎仙姑”。

顷之，各国兵舰大集，匪犹群聚督轅求枪砲，裕禄命诣军械所任自择，尽攫以去。而联军络绎登岸，索大沽砲台，裕禄惧，疏告急，请敕董福祥来援。联军索益坚，提督罗荣光不允，战失利，而裕禄且上天津团民杀敌状，於是朝廷以团民为可恃，宣战诏书遂下，而不知大沽已先数日失矣。裕禄又报大捷，盛张拳匪功，发帑金十万犒团，更荐德成、福田於朝，饰战状，获赏头品秩、花翎、黄马褂。事急，官军战车站，败绩，裕禄退保北仓。阅三日，城陷，德成、福田挟贖走，卒系而罪之。裕禄飞章自劾，诏革职留任。逾月，北仓失，裕禄又退杨村，遂自杀。和议成，夺职。

廷雍，字邵民，满洲正红旗人。以贡生累官直隶布政使。裕禄死，护总督。联军入保定，被执，并及诸士绅。各军讯其事，雍曰：“保绅夙从令，可释，事皆由我。今至此，斧钺由汝，奚问为？”遂见杀。郡人尚多哀之。

毓贤，字佐臣，内务府正黄旗汉军。监生。以同知纳贖为山东知府。光绪十四年，署曹州，善治盗，不憚斩戮。以巡抚张曜奏荐，得实授，累迁按察使，权布政使。二十四年，调补湖南，署江宁将军。裁革陋规万馀两，上闻而嘉之。

是时李秉衡抚山东，適有大刀会仇西教，秉衡奖借之，戕德国二教士。廷议以毓贤官鲁久，谙河务，擢代之。既莅事，护大刀会尤力。匪首朱红灯构乱，倡言灭教。毓贤令知府卢昌

诒按问，匪击杀官军数十人，自称义和拳。毓贤为更名曰“团”，团建旗帜，皆署“毓”字。教士乞保护，置勿问。匪浸炽，法使诘总署，乃徵还。至则谒端王载漪、庄王载勋、大学士刚毅，盛言拳民忠勇得神助。俄拜山西巡抚之命，於是拳术渐被山西。平阳府县上书言匪事，毓贤痛斥之，匪益炽。毓贤更命制钢刀数百，赐拳童令演习，其酋出入抚署，款若上宾。

居无何，朝旨申命保教民，毓贤阳遵旨，行下各县文书稠叠，教士咸感悦。未几，又命传致教士驻省城，曰：“县中兵力薄，防疏失也。”教士先后至者七十余人，乃肩聚一室，卫以兵，时致蔬果。一日，毓贤忽冠服拜母，泣不可止，曰：“男勤国事，不复能顾身家矣！”问之不语。遽出，坐堂皇，呼七十余人者至，令自承悔教，教民不肯承，乃悉率出斩之，妇孺就死，呼号声不忍闻。

联军既陷天津，毓贤请勤王，未及行，朝旨趣之再。两宫已西幸，毓贤遇诸涂，遂随扈行。和议成，联军指索罪魁，中外大臣复交章论劾，始褫职，戍新疆。十二月，行抵甘肃，而正法命下。时李廷箫权甘督。

廷箫，籍湖北黄安。以进士累官山西布政使，尝附毓贤纵匪。至是得旨，持告毓贤，毓贤曰：“死，吾分也，如执事何？”廷箫虑谴及，元旦仰药死。兰州士民为毓贤呼冤，将集众代请命，毓贤移书止之。其母留太原，年八十馀矣。一妾从行，令自裁。逾数日，伏诛未殊，连呼求速死，有仆助断其颈，为敛而葬之。

论曰：戊戌政变后，废立议起，患外人为梗，遂欲仇之，而庚子拳匪之乱乘机作矣。太后信其术，思倚以锄敌而立威。王公贵人各为其私，群奉意旨不敢违，大乱遂成。及事败，各国议惩首祸，徐桐等皆不能免。逢君之恶，孽由自作。然刑赏

听命於人，何以立国哉？

列传二百五十三

徐用仪 许景澄 袁昶 立山 联元

徐用仪，字筱云，浙江海盐人。由副贡生入赘为主事，官刑部。咸丰九年，举顺天乡试。同治初，充军机章京，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累迁鸿胪寺少卿，以忧归。光绪三年，起太仆寺少卿，迁大理寺卿，直军机如故。擢工部侍郎，始罢直。旋充总理衙门大臣，历兵部、吏部侍郎，授军机大臣。二十年，加太子少保。日朝构衅，举朝争议和战，枢臣孙毓汶被劾罢，翁同龢继入，主战益力。用仪论事与同龢忤，遂出枢廷，并解总署事。二十四年，皇太后再训政，复直总署，乃密荐太常寺卿袁昶。会许景澄奉使还，被命同入署。

二十六年，拳祸起。先是上以行新政为中外所推，而储嗣久虚。载漪既用事，阴谋废立，虑外人为梗，闻拳民有神勇，仇西教，欲倚以集事，召入京，遂纵恣不可制。用仪请严禁遏，不听。俄戕德使克林德，用仪骇曰：“祸始此矣！”言於庆亲王奕劻，厚敛之。各国兵舰至津沽，诏廷臣集议和战。用仪、景澄、昶及尚书立山、内阁学士联元并言：“奸民不可纵，外衅不可启。”而载漪等主战甚力，在廷大臣率依违不决。用仪以太后命诣使馆议缓兵，当事者益目为奸邪。

景澄、昶先被害，用仪知不免，意气自如。七月既望，遽发拳匪捕之於家，拥至庄王邸。用仪不置辩，第曰：“天降奇祸，死固分耳！”遂与立山、联元同弃市。越三日，联军入京，而两宫西狩。十二月，诏溥雪，复故官。宣统元年，追谥忠愍。

浙人祠之西湖，与景澄、昶并称“三忠”。

许景澄，字竹笈，嘉兴人。同治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明习时事，大学士文祥以使才荐。光绪六年，诏使日本，遭父忧，未行。服阕，补侍讲。法越之役，条上筹备事宜，上褒纳。十年，出使法德意和奥五国大臣，兼摄比国使务。时海军初创，从德国购造铁舰，未就。景澄躬历船厂，钩稽辑上外国师船表。又言海军宜定屯埠胶州湾，设铁甲砲船大沽口。转侍读，母忧归。

十六年，充出使俄德奥和四国大臣，累迁至内阁学士。先是俄兵游猎，常越界，侵及帕米尔地，景澄争之，俄援旧议定界起乌什别里山，自此而南属中国，其西南属俄。俄人则欲以萨雷阔勒为界。相持三载，俄始允改议，其帕界未定以前，各不进兵，以保和好。因著帕米尔图说、西北边界地名考证，为他日界约备。擢工部侍郎。是时俄、德迫日人还辽东，景澄曰：“俄谋自便，德图偿报，事故从此多矣！”疏请分遣两使，从之。

二十三年，调充德国使臣。会俄建西比利亚铁道，谋自黑龙江达海参崴，朝议拒之，乃更名商办，许中国投资五百万，所谓东清铁路公司也。诏景澄综其事，力阻路线南溢，稽察运船毋漏税。已而俄人索租旅顺，充头等公使，会驻俄使臣杨儒定义俄都。事竣，移疾归，召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礼部侍郎。调吏部，充大学堂总教习、管学大臣。意大利索我三门湾，景澄抗言争之，事乃寝。

未几，拳祸作，景澄召见时，历陈兵衅不可启，春秋之义，不杀行人，围攻使馆，实背公法。太后闻之动容，而载漪等斥为邪说。联军逼近畿，景澄等遂坐主和弃市。宣统元年，追谥文肃。

袁昶，字爽秋，桐庐人。从刘熙载读，博通掌故。光绪二

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。十八年，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。诚僚属，抑胥吏，多所兴革；扩中江书院斋舍，课以实学；建尊经阁，购书数万卷；汰常关耗费岁万八千金，悉还诸公；定专条，纳新关穀米出口税，岁羨数十万；督修芜湖西南滨江圩堤，自大关亭至鲁港，延袤十二里；更穿筑新缕堤三百七十丈，自是蓄泄有资，田庐完固，民歌诵之。

胶州事起，下诏求言，昶条列时政二万馀言，以：“德突据胶湾，其祸急而小；俄自西北至东北，与我壤地相错，蒙喀四十八部将折入异域，其祸纒而大。宜及今预练劲旅，痛革吉、奉华靡风习。自顷兵力不能议战，要不可不议守。我朝八旗初制，文武不分途，京外不分途，人皆兵，官皆将，故人才盛，国势强。承平日久，文法繁密，诸臣救过之不暇，於是相率为乡愿，而举国之人材靡矣！金田洪、杨之乱，其始一小民耳，犹穷全国之力仅而克之，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，有不乘吾敝而攻吾之短者哉？夫敌国外患，为殷忧启圣之资。苟得其人，毋拘以文法，则理财、练兵、防海、交邻之策，可次第就理。”上亲书其纲要於册，下中外大臣议行。二十四年，迁陕西按察使，未到官，擢江宁布政使，调直隶。未几，内召，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，授光禄寺卿，转太常寺卿。时财用匱，议整釐税。昶极言釐金名病商，实病民，不可议增。

义和团起山东，屠戮外国教士。昶与许景澄相善，廷询时，陈奏皆忼慨，上执景澄手而泣。昶连上二疏，力言奸民不可纵，使臣不宜杀，皆不报。复与景澄合上第三疏，严劾酿乱大臣，未及奏，已被祸，疏稿为世称诵。追谥忠节，江南人祠之芜湖。

昶尝慨士鲜实学，辑农桑、兵、医、輿地、治术、掌故诸书，为渐西村丛刻。

立山，字豫甫，土默特氏，蒙古正黄旗人。光绪五年，以员外郎出监苏州织造，历四任乃得代。论修南苑工，赐二品服。累迁奉宸苑卿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、正白旗汉军副都统、户部侍郎。二十年，加太子少保。盗窃宁寿宫物，坐失察，镌职留任。二十六年，擢户部尚书。立山久典内廷，同列嫉其宠眷。会拳祸起，联军至天津，廷臣集议御前。载漪盛推拳民可用，立山適在侧，太后谓：“汝言如何？”立山曰：“拳民虽无他，然其术多不验。”载漪怒曰：“用其心耳，奚问术？立山必与外人通，请以立山退外兵！”立山曰：“首言战者载漪也！臣主和，又不谙外事，不足任。”载漪益仇之，因其宅邻教堂，乃中以蜚语，谓藏匿外人，竟论死。宣统元年，追谥忠贞。

联元，字仙蘅，崔佳氏，满洲镶红旗人。同治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，累迁侍讲。大考，左迁中允，再陟侍讲。以京察，出知安徽太平府，调安庆。两荐卓异，署滁和道，迁广东惠潮嘉道。汕头者，通商要衢也，奸人倚英领事为民暴，联元裁以法，良善获安。二十四年，擢安徽按察使，入觐，改三品京堂，在总理衙门行走。又明年，补内阁学士。拳民仇西教，载漪、刚毅助之，势益横，日夜围攻使馆，不能下。大臣负清望者徐桐、崇绮，皆谓：“民气可用。”联元与崇绮争论帝前，谓：“民气可用，匪气不可用。”联军既陷大沽，载漪等犹壹意主战。联元谓：“甲午之役，一日本且不能胜，况八强国乎？僥战而败，如宗庙何？”载漪斥其言不祥，七月十七日，斩西市。昭雪后，予谥文直。顺天府奏请立山、联元合祠宣武门外，而联元祖居宝坻，更於其地建专祠焉。

论曰：清代优礼廷臣，罕有诛罚。拳祸既起，忠谏大臣骈首就戮，岂独非帝意哉？观用仪诸人所论事势利害，昭昭如此，乃终不能回当轴之听，何其昧焉？世传大节，并号“五忠”，

清史稿

·2961·

不数日而遂昭雪，允哉！

列传二百五十四

李秉衡 王廷相 聂士成 罗荣光 寿山 族孙瑞昌 凤翔 崇玉等

李秉衡，字鉴堂，奉天海城人。初入赈为县丞，迁知县。光绪五年，除知冀州。岁饥，发仓粟，不给。州俗重纺织，布贱，为釀金求远迁，易粮归，而裁其价以招民，民获甦。越二年，擢知永平府。部议追论劫案，贬秩。李鸿章上其理状，请免议，不获。时称“北直廉吏第一”。以张之洞荐，超授浙江按察使，未到官，移广西。十年，平峒寨乱，晋二品秩。

明年，法人假越事寇边，秉衡主龙州西运局。是时财匱，战士不得饷，蹂尸舆厮，无人过问。秉衡益节俭，汰浮费，无分主客军，给粮不绝，战恤功赏力从厚。复创设医局，治负伤军士，身自拊循之，日数四，虽未弁，亦延见，殷殷勸以杀敌报国。护抚命下，驩声若雷动。与冯子材分任战守。谅山之捷，彭玉麟等疏言：“两臣忠直，同得民心，亦同功最盛。”予优叙。重申前命为护抚，整营制，举贤能，资遣越南游众，越事渐告宁。新任巡抚沈秉成莅官，乃乞病去。

二十年，东事棘，召为山东巡抚。至则严纪律，杜苞苴。以威海、旅顺箠钥北门，遂率师驻烟台。闻旅顺不守，劾罢丁汝昌、龚照屿等，以警威海守将。既而日军浮三舰窥登州，秉衡悉萃精兵於西北，而荣城以戎备寡，为日军所诱而获，时论诟之。其时大刀会起，主仇教，势渐张。二十三年，会众戕德国教士，德使海靖要褫秉衡职，编修王廷相力争之，徙督四川。

海靖请益坚，乃罢免。於是秉衡隐安阳，居三年，刚毅入枢廷，荐之起，入都。廷相慕其名，往访，遂订交。朝命秉衡诣奉天按事，奏廷相自随。既至，纠不职者数人，皆廷相微服所诘问知者。还，会御史彭述疏请整饬长江水师，诏使秉衡往，秉衡固辞，太后责勉之，遂行。

岁馀，拳祸作，枋事者矫诏趣战，电各省，诸疆臣失措，商之鸿章。於是定画保东南约，秉衡与焉。无何，又请募师入卫。至京，入觐太后，力主战，遂命统张春发、陈泽霖、夏辛酉、万本华四军，出屯杨村、河西坞。战才合，张、万二军先溃，泽霖自武清移壁，闻砲声，军皆走。秉衡不得已，退通州，疾书致各将领，述诸军畏葸状，饮金死。事闻，优诏赐恤，谥忠节。联军索罪魁，请重治，以先死免议，诏褫职，夺恤典。

廷相，字梅岑，直隶承德人，本籍山东。少幼学，以孝称。光绪十三年进士，以编修督山西学政。口外七 游饥，有司匿不闻，为上流民残弊状，获赈如腹地。二十三年，转御史，敢言事。时宗室、觉罗官学久废不葺，廷相谓培材宜自近始，请依八旗官学新章，求实际，议行。国用患不足，计臣议加赋，廷相力申李鸿藻议，为民请命，事遂寝。二十四年元旦，日食，疏请勤修省，条上七事，而尤以进贤退不肖为国家治乱之源。因劾张廕桓媚外人、交近侍，并以浙江学政徐致祥秩满调安徽，外似优隆，内实屏绝。严旨下吏议，敕还原衙门行走。拳乱起，秉衡出御联军，廷相从。及败，寻秉衡不遇，还至仓头桥，赴河死。子履丰，拯之不及，从之，遇救免。赠五品卿，予世职，赏履丰主事。

聂士成，字功亭，安徽合肥人。初从袁甲三军讨捻，补把总。同治初，改隶淮军，从刘铭传分援江、浙、闽、皖，累迁至副将。东捻败，赐号力勇巴图鲁，擢总兵。西捻平，晋提督。

光绪十年，法人据基隆，率师渡台湾，屡战却敌。还北洋，统庆军驻旅顺。十七年，海军大阅礼成，晋头品秩。调统芦台淮、练诸军，击热河朝阳教匪，擒斩其酋杨悦春，赏黄马褂，易勇号曰巴图隆阿。明年，授山西太原镇总兵，仍留芦台治军。请单骑巡边，历东三省俄罗斯东境、朝鲜八道，图其山川 厄塞，著东游纪程。

逾岁，日韩乱起，随提督叶志超军牙山。闻高升兵舰毁，语志超曰：“海道梗，牙山不可守。公州背山面江，势便利。”从之。土成乃先诸军发，次成欢，遇伏，迷失道，吏士无人色。土成见二鹤立冈阜，语众曰：“彼处无隐兵也！”遂出险，往就志超。志超已弃公州行，追及之。土成议趋平壤合大军，而鸿章檄令内渡，以故平壤陷，得免议。志超逮问，宋庆接统诸军，遣土成守虎山。未几，铭军溃，诸军皆走，土成犹悉力以御。日军大集，力不支，退扼大高岭。是时辽西危棘，土成请奇兵出敌后截其运道，诸帅不从，乃自率师偪雪里站而阵。除夕，置酒饮将士，预设伏以待，日军果来袭，大败之分水岭，斩日将富刚三造。优诏褒勉，授直隶提督。

和议成，还驻芦台。北洋创立武卫军，改所部三十营为前军，与宋庆、董福祥、袁世凯并为统帅。庆、福祥用旧法训练，世凯军仿日式，土成军则半仿德式，是为武卫四军。

二十六年，拳匪乱，戕总兵杨福同，命土成相机剿办。匪焚黄村、廊坊铁轨，土成阻止之，弗应，击杀数十人。其党大恨，诉诸朝，朝旨诃责土成。时匪麇集天津可二万，遇武卫军辄诟辱，土成检勒部下毋妄动。荣禄虑激变，驰书慰解之，土成覆书曰：“匪害民，必至害国！身为提督，境有匪不能剿，如职何？”乃郁郁驻杨村观变。会英、法诸国联军至，土成三分其军，一护铁路，一留芦台，而自率兵守天津。连夺陈家沟、

跑马厂、八里台，径攻紫竹林，喋血八昼夜，敌来益众，燃毒烟砲，我军稍却。士成立桥上手刃退卒，顾诸将曰：“此吾致命之所也，逾此一步非夫矣！”遂殒於阵，肠胃洞流。诏赐恤。阅二载，以世凯言，赠太子少保，谥忠节，建专祠。

罗荣光，湖南乾州人。初隶曾国藩麾下，补把总。同治初，李鸿章规三吴，从西将华尔克青浦，攻南桥镇、柘林，直捣其巢，大败之。乘胜复沙川、金山，迁守备。又从西将戈登释常、昭围，以次下太仓、昆山诸邑。累擢参将。攻常州，先登，城复，迁副将，赐号果勇巴图鲁。除狼山镇右营游击。苏军分援浙、皖、闽，连克湖州、长兴、广德、漳州、漳浦诸城，与有功，擢总兵。六年，东捻扰鲁疆，荣光以偏师游弋淮南北，败捻於运。东捻回窜江、淮，分寇海、沭、邳、宿，并击退之。明年，西捻窥滑、濬，我师蹙之，荣光战数挫，而勇气弥厉。鸿章谋困之黄、运间，缘河筑长垒，荣光壁当敌冲，相持凡三阅月。会霖雨，寇多陷淖死，荣光复蹙之东北，势益蹙，张总愚自沉於河。事宁，晋记名提督。自是徙防金陵、武昌、西安，凡二年。移驻天津，补大沽协副将。

光绪七年，创设水雷营，遴各营将士演习，兼授化电测量诸学。既而北塘、山海关相继设，皆受成於荣光。醇亲王阅北洋军，以其教练有方，荐授天津镇总兵。位渐显，服食俭约若老兵然。二十六年，擢喀什噶尔提督，未之官而拳乱起，八国兵舰入寇，荣光守大沽砲台。大沽水深广，河道萦曲，曲有台，备险奥，外兵慑其势，弗敢进。荣光备益严，乃佯就款，使人言於裕禄，谓第得四五艘入口护侨商，无他意，裕禄许之。荣光闻而大惊，力阻，而敌舰已踵入，将及台，遽出砲仰击。荣光再谒裕禄乞发战令，谍者已报台毁，荣光愤极，归，拔刀杀眷属，曰：“毋令辱外人手！”遂出赴难，一仆随之，不知所

终。他日得其尸台下，仆尸亦在焉。没三日而天津陷，时年六十有七。

寿山，字眉峰，袁氏，汉军正白旗人，黑龙江驻防，吉林将军富明阿子。以父任为员外郎，兼袭骑都尉世职，迁郎中。光绪二十年，日军犯奉天，自请赴前敌，充步队统领。弟永山领马队，数与日军战，复草河岭，克连山关，进薄凤凰城。敌援至，永山歿於阵，寿山被重创。以敢战，兼领镇边军马队。逾岁，降敕褒嘉。官军既克海城，寿山领七十骑诣南诃敌势，遇之汤冈子，搏战，枪弹入右腹，贯左臀出，战愈猛，敌稍卻，驰还壁，血缕缕满衣袴。上嘉其勇，迁知府，赏花翎。

二十三年，调充镇边军左路统领，徙驻黑龙江城。越二年，除知开封遗缺知府，未之官，值东北边防亟，超改黑龙江副都统。明年春，入觐，垂询边情甚悉，命佐将军恩泽治军。疏请增募十五营，调谙边事者十余人，躬诣上海购军械，自长崎、海参崴、伯利循海归，潜度形势，备战守。新军成，而恩泽卒於任，朝命代之。既莅事，铲奸弊，明赏罚，图要塞；手订行阵操法，颁之各将领，使番上，授以方略；虽未弁亦接见，籍记备器使。

二十六年夏，拳乱作，俄军数千声为保护哈尔滨铁轨，纷集海兰泡，乞假道。寿山曰：“敌偪我都，我假敌道，如大义何！”拒之。遂檄爱珲副都统凤翔御北路，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御西路，通肯副都统庆祺御东路，令各严戒备毋浪战；并牒俄勿进兵，愿负保路责。而俄军已分道进，重以铁路土工可十馀万索值，倡罢工，扬言与俄为难。寿山亟下令军中曰：“保铁路，护难民，全睦谊，违者杀无赦！”复使统领吉祥约富拉尔基监工盖尔肖甫入城，俾释疑惧，而盖尔肖甫乃击杀工人宵遁。寿山犹强为容忍也，慎导俄民出境，籍录其财物备还，

然俄军不为止，入寇爱琿及黑河屯，华人被迫赴水者，尸蔽江下。

三姓、呼伦贝尔又纷纷告警，寿山亟电吉林将军长顺会攻哈尔滨，然犹囑其语俄总监工，谓若罢兵，愿以全家质。当是时，诸路军皆溃败，北路统领崇玉，营官德春、瑞昌，西路统领保全，东路营官保林，并陷阵死，於是俄遂偪齐齐哈尔省城。既而闻联军媾和，乃遣同知程德全往商和议，而自守“军覆则死”之义，命妻及子妇先裁，手缮遗疏，犹惓惓於垦政，并致书俄将领囑勿戕民。阅日，具衣冠，饮金，卧柩中，不死；呼其属下材官击以枪，不忍，手颤机动，弹出中左肋，犹不死；更呼材官击小腹，仍不死；呼益厉，又击之，气始绝。先是诏责其开边衅，部议夺职。后以总督徐世昌请复官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附祀富明阿祠。

族孙瑞昌，充北路营官，俄陷黑河，与统领崇玉同战歿。

凤翔，字集庭，汉军镶黄旗人，吉林驻防。累官协领。光绪二十一年，中日事起，将军长顺赴奉督师，凤翔任餽运，给食不乏。寻擢爱琿副都统。二十六年，俄将固毕乃脱尔来假道，寿山令爱琿戒备。俄军已自黑龙江下驶，翼日，俄官廓米萨尔名阔利士密德者，浮军舰至，凤翔遣军拒之三道沟。阔利士密德来谒，申前请，弗允，赫怒去，令舟师击我，而我师已先发，歼其军官二，阔利士密德被重创，奔还海兰泡，旋卒。於是黑河军与海兰泡俄军相轰击者数日。凤翔令统领王仲良率骑旅三百渡江击之，始小挫，继获大胜。俄军缘江遁，师往驰之，会其军舰泊江岸，载归。阅二日，又渡江来，击卻之。迟明，又率步旅六千自五道河济，右路统领崇玉望见之，其军皆树我帜，衣我衣，意为漠河护矿兵也，弗敢击，既登岸始觉，而势已不可遏，我师败绩，崇玉殒於阵，爱琿陷。寿山闻之，亟令凤翔

回援，弗及。凤翔驻兜沟子，去爱琿七十里。

逾月，俄军复至，枪弹雨下，凤翔以战为守，相持累日。黑龙江行军故无棚帐，战罢露宿，众苦寒，以是军有怨声，凤翔虑譁溃，复以地势平衍难扼守，乃请寿山结阵徐退，抵内兴安岭军焉，去兜沟子又百六十里。未几，俄军争上岭，势汹汹，师失利，仍扼岭拒之。敌攻益亟，凤翔悉甲出，令曰：“有后者斩！”而自赴前敌督惧。有材官稍却，立使飞骑斩之。材官惧，大呼陷阵，俄军少却，复进，遂大败，署北路翼长恆玉断一臂，俄将卒死伤无算。凤翔战既酣，右臂左足两受弹伤，坠马者三，辄复跃上，鏖战不少休，既还，呕血数升而死。事闻，优恤如制。

崇玉，通肯正蓝旗佐领。时同死事者，玉庆，黑龙江城世管佐领。城陷被执，誓不绝口，死最惨。扎鲁布，黑龙江城水师四品官。怀印以殉，死后犹手握印不可脱。又段国英，宜黄人，以县丞榷盐阿什河。俄兵至，令让所处屯兵，严词拒之，缚而去；旋释归，则俄兵已占其地，且悬俄帜，国英大哭曰：“中国亡矣！”触石，头裂，死。俄人观者皆叹息。

论曰：秉衡清忠自矢，受命危难，大节凜然，此不能以成败论也。联军之占津、海也，长驱而入，唯士成阻之；俄兵之侵龙江也，乘隙以进，唯寿山拒之：固知必不能敌，誓以一死报耳。荣光争大沽，凤翔守爱琿，虽已无救於大局，而至死不屈，外人亦为之夺气，何其壮哉！

列传二百五十五

崇绮 子葆初等 志钧 延茂 弟延芝 色普徵额 王懿荣 熙元
宗室宝丰 宗室寿富 弟寿蕃等 宋承庠 王铁珊

崇绮，字文山，阿鲁特氏，蒙古正蓝旗人，大学士赛尚阿子。以穆后父贵，升隶满洲镶黄旗。初为工部主事，坐其父出师无功，褫职。咸丰四年，粤寇谋犯畿辅，充督练旗兵处文案，事宁，叙兵部七品笔帖式。英吉利兵舰窥天津，录守内城功，擢主事。嗣迁员外郎。同治三年，将军都兴阿以崇绮谙兵事，奏自随，兵部疏留。是岁成一甲一名进士，立国二百数十年，满、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，止崇绮一人，士论荣之。九年，迁侍讲，出典河南乡试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十一年，诏册其女为皇后，锡三等承恩公。历迁内阁学士，户部、吏部侍郎。

光绪二年，充会试副考官，补镶黄旗汉军副都统。会河南旱，大吏匿不报，为言官所劾。上命偕侍郎邵亨豫按问，廉得实，巡抚李庆翔以下皆获罪。四年，吉林驻防侍卫倭兴额被盗诬控，诏与侍郎冯誉骥往谳，寻命崇绮署将军专治之。倭兴额控如故，事下侍郎志和覈覆，得诬告状，崇绮自劾，被宥。五年，出为热河都统。御史孔宪 疏称其忠直，宜留辅，不许。七年，调盛京将军。

九年，谢病归。旋授户部尚书，再调户部，复乞休。初，穆宗崩，孝哲皇后以身殉，崇绮不自安，故再引疾。二十六年，立溥俊为“大阿哥”，嗣穆宗。乃起崇绮於家，俾署翰林院掌院学士，溥溥俊。於是崇绮再出，与徐桐比而言废立，甚得太

后宠，恩眷与桐埭。义和团起，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，而崇绮亦信仰之。事败，随荣禄走保定，居莲池书院，自缢死。荣禄以闻，赐奠醑，入祀昭忠祠，谥文节。

崇绮妻，瓜尔佳氏，先於京师陷时，预掘深坑，率子散秩大臣葆初及孙员外郎廉定，笔帖式廉容、廉密，监生廉宏，分别男女入坑生瘞，阖门死难，各奖恤有差。二十七年，命以曾孙法亮嗣廉定，袭爵。

志钧，亦三等承恩公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充散秩大臣。闻警，设醴祭先，率妻子皆衣冠对缢於中堂。恤如例，谥贞愍。

延茂，杜氏，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。同治二年进士，铨礼部主事。光绪八年，历迁至鸿胪寺少卿。上言八旗官学废弛，宜变通章程。再迁内阁侍读学士。

中法构衅，疏言：“我国士夫多懵外势，请自今慎选使才，令其考察彼国政治利弊，图其山川夷险，随时奏闻。”又言：“名将必知地利而后可行师，庙堂必知地利而后可驭将。今宜北起盛京，南逾岭广，合台、琼为一气。复自滇、粤边外讫越南全境，分绘两图，更令诸疆臣各绘所辖地图，上测纬度，下准方斜，俾知相距里数，为军事之用。”上韪其议。

十三年，除奉天府府丞。越四年，入为大理寺少卿。二十四年，由驻藏办事大臣擢吉林将军，以仓廩灾，上章自劾。明年，徵还，再授黑龙江将军，未行而拳祸作。联军入都，偕弟延芝守安定门，城陷，阖室自焚死。赠太子少保，谥忠恪。妻并诸娣姒女子子皆获旌。

色普徵额，舒穆鲁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咸丰十年，贼窜畿疆，以健锐营前锋校，从大学士瑞麟往讨，裹创力战。旋从僧格林沁剿捻，斩馘甚众。同治初，又从都统穆腾阿军畿南。光绪三年，迁参领。八年，军政课最，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，充

神机营专操大臣。二十四年，徙驻南苑。二十六年，擢宁夏将军，未行，拳乱起，命守正阳门，昼夜徼循不少休。联军攻城，中砲死。赠太子少保，谥壮恪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

王懿荣，字正孺，山东福山人。祖兆琛，山西巡抚。父祖源，四川成绵龙茂道。懿荣少劬学，不屑治经生艺，以议叙铨户部主事。光绪六年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益详练经世之务，数上书言事。十二年，父忧，解职。服阕，出典河南乡试。二十年，大考一等，迁侍读。明年，入直南书房，署国子监祭酒。会中东战事起，日军据威海，分陷荣城，登州大震，懿荣请归练乡团。和议成，还都，特旨补祭酒。越二年，遭母忧，终丧，起故官。盖至是三为祭酒矣，前后凡七年，诸生翕服。

二十六年，联军入寇，与侍郎李端遇同拜命充团练大臣。懿荣面陈：“拳民不可恃，当联商民备守御。”然事已不可为。七月，联军攻东便门，犹率勇拒之。俄众溃不复成军，乃归语家人曰：“吾义不可苟生！”家人环跪泣劝，厉斥之。仰药未即死，题绝命词壁上曰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於止知其所止，此为近之。”掷笔赴井死。先是懿荣命浚井，或问之，笑曰：“此吾之止水也！”至是果与妻谢氏、寡媳张氏同殉焉。诸生王杜松等醵金瘞之。事闻，赠侍郎，谥文敏。懿荣泛涉书史，嗜金石，翁同龢、潘祖蔭并称其博学。

熙元，直隶总督裕祿子。光绪十五年进士，由编修累迁至祭酒。联军入，方家居守制，闻变，偕嫂富察氏、妻费莫氏仰药以殉。赠太常寺卿，谥文贞。越三年，杜松等以两祭酒大节昭著，请隆报飨，得旨，附祀监署唐韩愈祠。

宗室宝丰，字夬年，隶正蓝旗。好读书，有清尚。光绪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历迁至侍讲。二十五年，立溥

俊为“大阿哥”，命直弘德殿，并赏高赉恩四品京堂，同授大阿哥读。明年，两宫西幸，宝丰以随扈不果，愤甚，誓死职。自题绝命词曰：“忠孝节廉，本乎天性。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。呜呼宝丰，不失其正。”饮金死。赠太常寺卿。

宗室寿富，字伯莠，隶正蓝旗，侍读宝廷子。泛览群籍，尤谙周官、礼、太史公书，旁逮外国史，通算术，工古文诗词。光绪十四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。尝愤国势不张，八旗人才日衰，箴劝八旗官士文，立知耻会，大旨警顽傲，励以自强。浙江巡抚廖寿丰疏荐寿富才学堪大用，命赴日本考政治。既还，箴日本风土志四卷献上，召见，痛陈中国积弊及所宜兴宜革者，漏三下始退，上器之。政变作，遂杜门。

寿富性故矜贵，不通刺朝列。及拳乱起，乃上书荣禄，言董福祥军宜托故令离畿甸，然后解散拳民，谓“董为祸根，拳其枝叶耳”。荣禄不省。妻翁内阁学士联元既以论拳匪诛，家属匿其宅，众以寿富重新学，亦指为袒外，恚甚，或劝之他往，曰：“吾宗亲也，宁有去理耶？”城陷，寿富自题绝命词，并贻书同官曰：“国破家亡，万无生理。乞赴行在，力为表明。侍已死於此地，虽讲西学，未尝降敌。”遂与弟右翼宗室副管寿蕃及一妹一婢并投缢死。赠侍讲学士。

寿富刻苦孤峭。宝廷罢官早，家贫甚，性癖泉石。寿富事父能委曲以适其意旨。著有搏虎集。

宋承庠，字养初，江苏华亭人。由拔贡考取小京官，铨工部。光绪四年，举於乡，迁主事。八年，充总理衙门章京，迁员外郎，转御史。二十六年，巡视京城，联军入，遥望城内火光烛天，自言：“主辱臣死，义无可逃。”疾书一纸遗家人曰：“宗庙宫寝，已付一炬，敌人残忍，不共戴天。读圣贤书，惟有捐躯报国而已。我得死所，妻子勿以我为念。”时已仰药，

口不能言，越一日卒。赠四品卿衔。

王铁珊，字伯唐，安徽英山人。光绪十五年进士，铨兵部主事。居久之，母年老，欲归省。会拳乱作，知都城必危，遂不去。悉举贖斧寄母，独留百金，复分其半助邑馆贫不能归者。其人谓：“盍不偕南？”曰：“时势至此，不能出力抗敌，已负朝廷；若更引身远避，何以为人？且在京为大清官，在籍践大清土，国苟不保，家将焉属？”其人知其隐蓄死志，强之行，不可。两宫既西狩，遂伏案作书寄弟，略云：“身非武职，恨不能执干戈卫社稷；官非台谏，又不获效忠言维国是。如都城不保，义不偷生。所恨居官以来，未能事母，长负此不孝之罪耳。”书毕，肃衣冠拜，默坐室中。闻内城陷，自缢死。遗书友人治后事，谓：“某非死节，不忍见国事败坏耳。”事闻，赠员外郎，又追赠道员。廕一子入监读书，以知县用。

论曰：国都既陷，主辱臣死，此大义也。崇绮久著清节，终以一死自明。延茂等见危授命，义不苟生。色普徵额等执干戈卫社稷，死犹不瞑，至今皆凛凛有生气焉。

列传二百五十六

恩铭 孚琦 凤山 端方 弟端锦 刘燧 赫成额
松寿 赵尔丰 冯汝骥 陆锺琦 子光熙等

恩铭，字新甫，于库里氏，满洲镶白旗人，锦州驻防。以举人纳贖为知县，累官至知府。光绪十一年，权知兗州，晋道员。二十一年，改官山西。二十六年，署按察使。拳匪扰晋，恩铭请巡抚毓贤阴护送教士出境，弗听。两宫西幸，毓贤率师赴固关，恩铭兼摄抚、藩事。车驾至太原，召见，奏对，声泪俱下。补归绥道。先是口外七 杀教士四十馀、教民二千馀，待抚者众且亟，到官后，即发帑金仓粟济之。会联军至大同，民骇走。复令教士讽喻，并与执争，乃引兵去。

二十八年，调直隶口北道。时经拳乱后，十三 州、县教民汹汹图报复，宣化华教士且强逼民入教，恩铭患之，与西教士反覆辩论，始允约束，民、教始安。迁浙江盐运使。二十九年，调两淮，晋江苏按察使。办盐务如故，杜私贩，恤煎丁，岁增国课三十万。时论欲请改场垣为公司，并创煤煎轮运议，恩铭力陈其弊，事乃寢。授布政使，录山西协饷功，晋头品服。三十二年，署安徽巡抚，修广济圩，赈皖北水菑，民德之。红莲会匪自赣入，毁建德教堂，同时楚民寄居霍山者，亦与教堂启衅，匪党乘之，势渐炽。恩铭分军援剿，并劾有司之酿祸者，地方以靖。

是时廷议行新政，锐意兴警察，於是承上指，整顿巡警学堂。適王之春荐道员徐锡麟才，遂畀以会办。复念政剧财匱，

援例清丈缘江洲地，按年收科，垦牧与树艺并举。朝旨又以民刑事诉讼法参用东、西律，下其议督抚。恩铭虑皖北民悍，为择其不便者六事具以报。明年夏，巡警学生卒业，恩铭诣校试验，锡麟乘间以枪击之，被重创。知县陆永颐锐身救护，先殒。锡麟令经历顾松闭校门，不从，亦毙之。从者负恩铭还署，遂卒。事闻，赠太子少保，谥忠愍，予皖省建祠，赏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，子咸麟袭。恩铭既死，锡麟亦被获。

锡麟者，浙江山阴人。就学日本，以贖为道员。志在谋缩军队，便起事，仓卒发难，卒被擒。阅数年，复有孚琦、凤山被刺事。

孚琦，字朴孙，西林觉罗氏，隶满洲正蓝旗。以工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，累官郎中。三迁至内阁学士。光绪二十八年，授刑部右侍郎。三十二年，出为广州副都统。颇以兴学为己任，尝设八旗工艺学校，整丽中小各学堂。明年，权将军。将军事故简，孚琦虑即偷惰，日必读书临池，暇辄躬执劳役。宣统二年，再摄将军篆。明年春，赴城东燕塘勘旗地，兼阅试演军用飞机。有温生才者，隶革命党，事暗杀。会日将暮，伏道左，俟其至，轰击之，遂殒命。生才被执，论弃市。事闻，上悯恻，谥恪愍，命凤山代之。

凤山，字禹门，刘氏，隶汉军镶白旗。以繙译举人袭佐领，充骁骑营翼长、印务章京。累迁参领，总办东安巡捕分局。联军入京，法人在其辖境刃伤商民，缚致总局，请毋少贷，论如律。擢副都统，训练近畿陆军，著声绩。除西安将军，仍留治兵事。宣统初，改练军归部节度，始解兵柄。三年，授广州将军，未行而武昌事起。香港为粤民党藪，谋攻省城，众阻其勿往，曰：“吾大臣也，不可不奉诏。”遂毅然去。将至时，总督及布、按以下官皆不敢出迓，或劝宜微服先入城，毋蹈孚将

军覆辙，凤山不可。日午，舆卫导行，抵南城外，党人匿市廛檐际掷炸弹，屋瓦摧压，从者死十余人，街石寸寸裂。暮得凤山尸，焦烂无完肤。事闻，赠太子少保，谥勤节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端方，字午桥，托忒克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由廕生中举人，入赀为员外郎，迁郎中。光绪二十四年，出为直隶霸昌道。京师创设农工商局，徵还，筦局务，赏三品卿衔。上劝善歌，称旨。除陕西按察使，晋布政使，护巡抚。两宫西幸，迎驾设行在。调河南布政使，擢湖北巡抚。二十八年，摄湖广总督。三十年，调江苏，摄两江总督。寻调湖南。颢志兴学，资遣出洋学生甚众。逾岁，召入觐。擢闽浙总督，未之官，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。既还，成欧美政治要义，献上，议改立宪自此始。三十二年，移督两江，设学堂，办警察，造兵舰，练陆军，定长江巡缉章程，声闻益著。

宣统改元，调直隶。孝钦皇后梓宫奉安，端方舆从横冲中路，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，坐违制免。既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其贪横凡十罪，事下张人骏，覆奏入，以不治崖检被诃斥，因已罢官，贷勿问。

三年，命以侍郎督办川汉、粤汉铁路。时部议路归国有，而收路章条湘、川不一致，川人大譁。川、鄂为党人所萃，乘机窃发。端方行次汉口，亟入川，并劾川督赵尔丰操切。命率师往按，寻诏代摄其事。所过州县，辄召父老宣喻威德。至资州，所部鄂军皆变，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，语不逊，端方以不屈遇害。

端方性通悦，不拘小节。笃嗜金石书画，尤好客，建节江、鄂，燕集无虚日，一时文采几上希毕、阮云。

弟端锦，字叔綱。河南知府。赴东西各国考路政，箸日本

铁道纪要。从兄入川，变作，以身蔽其兄，极口詈军士无良，同被杀。事闻，赠端方太子太保，谥忠敏；端锦谥忠惠。

其时转饷官刘燧，荆州驻防、举人、都司赫成额，并赴水死。

松寿，字鹤龄，满洲正白旗人。以廕生官工部笔帖式，累迁郎中。出为陕西督粮道。光绪二十一年，晋山东按察使。明年，调江西，晋江宁布政使。二十四年，擢江西巡抚。越三载，移抚江苏，历河南，加尚书衔，所莅皆称职。二十八年，召为工部右侍郎，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，寻授热河都统。疏陈续修矿章四条，允行。复以地控蒙部，号难治，条上吏治、军政、兴学、理财方略甚悉。又召还，拜兵部尚书。明年，调工部。又明年，出为察哈尔都统。三十三年，授闽浙总督。

居官垂二十年，不务赫赫名，然律己以廉，临下以宽，为时论所美。宣统三年秋，鄂、湘、江、浙新军踵变，闽军乘之，将举事，使人要松寿，令缴驻防营军械，斥之，遂决战，初获胜，继乃大挫，愤甚，饮金以殉。事闻，赠太子少保，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，谥忠节。

赵尔丰，字季和，汉军正蓝旗人。以山西知县累保道员。四川总督锡良疏荐其才，权永宁道，剿匪严诛捕。驻藏大臣凤全遇害，调建昌。会克巴塘，建议筹边，充川滇边务大臣，护总督，改驻藏大臣。以兵至打箭炉，改设康定、登科等府。宣统元年，仍专任边务。藏兵犯巴塘，击败之，乘势收江卡等四部。於是尔丰军越丹达山而西，直抵江达，达赖喇嘛逃入印度。尔丰请一举平藏，革教易俗，廷意不欲开衅，阻之。尔丰尽克三崖野番，决收回瞻对。三年，署四川总督，檄番官献瞻对。尔丰遂入瞻对，设官治之。进克波密，并取白马岗，收明正等土司，皆改流。计所收边地纵横三四千里，设治者三十馀区，

一时皆慑於兵力，不敢抗。

会川乱起，尔丰还省，集司道联名奏请变更收路办法，不允。商民罢市，全省骚动。廷寄饬拏祸首，捕蒲殿俊等拘之，其党围攻省城。督办川路大臣端方劾尔丰操切，诏仍回边务大臣，以岑春煊代总督。武昌变作，资政院议尔丰罢黜待罪，而朝旨已不能达川。重庆兵变，会匪蜂起，军民环请独立，尔丰遽让政权於殿俊，殿俊自称都督。防军复变，殿俊走匿，全城无主。商民请尔丰出定乱，因揭示抚辑变兵。而标统尹昌衡率部入城，自为都督，罗纶副之，以兵攻督署，拥尔丰至贡院，尔丰骂不绝口，遂被害。[一]

冯汝骥，字星岩，河南祥符人。光绪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户部主事，充军机章京，累迁郎中。出知四川顺庆府，遭母忧去。服阕，起山东青州知府，调直隶大名。三十一年，迁湖北盐法道。明年，调安徽宁池太道，迁甘肃按察使。未几，晋陕西布政使，擢浙江巡抚。三十四年，移抚江西，整税务，省不急，官称治办。朝议方厉行新政，乃复察民情，量财力，从容施設，士民安之。宣统元年，御史江春霖上其溺职徇私状，事下安徽巡抚朱家宝覈覆，得白。坐疏忽干吏议，夺俸三月。

三年，武昌变起，下游皆震。南昌军相应和，胁汝骥为都督，号独立，峻拒之。赣人故感其贤，导之出。至九江，乃仰药以殉。诏旨轸惜，谥忠愍。

陆锺琦，字申甫，顺天宛平人，本籍浙江萧山。父春荣，绩学不遇，祭酒盛昱其弟子也。锺琦少劬学，以孝称。光绪十五年进士，以编修办直隶赈灾，徐桐亟赏之。拳祸起，桐惑焉，锺琦持异议，弗听。联军入，同年王懿荣、熙元、宝丰辈先后皆殉节。锺琦闻之，泣，阖户自经，遇救获免。二十九年，除

江苏督粮道。越五载，迁江西按察使，调湖南，察吏严，定州县结案功过章条，月计勘案数与其鞫讯状限期报司，繇是狱鲜积滞。再移江苏，多平反。

宣统改元，晋布政使。三年，擢山西巡抚。到官未逾月，而武昌难作。锺琦语次子敬熙曰：“大事不可为矣！省垣倘不测，吾誓死职。汝曹读书明大义，届期毋效妇仁害我！”又曰：“生死之事，父子不相强，任汝曹自为之。但吾孙毋使同尽，以斩宗祀。”敬熙知父意决，入告母。母曰：“汝父殉国，吾惟从之而已。”敬熙以事亟，赴京语其兄光绪，偕还晋。锺琦驭新军严，至是调两营赴南路，时九月七日也。夜发饷，将以翼日行，而迟明变作，新军突入抚署。锺琦出堂皇，仆李庆云从，麾之弗去，且挺身出，先被戕。锺琦叱曰：“尔辈将反邪？”语未竟，遽中枪而殒。光绪奔救，亦被击死。叛军入内室，其妻唐氏抱雏孙起，并遇害。诏褒其忠孝节义萃於一门，予谥文烈。妻唐旌表。

光绪，本名惠熙，字亮臣。少从盛昱游，励学。锺琦遭危疾，尝剖股和药以进。光绪三十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。东渡日本学陆军，卒业归，授编修，擢侍讲。赠三品京堂，谥文节。

论曰：恩铭遇刺，实在辛亥之前，盖乱机已久兆矣。武昌变起，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，皆罔知所措。其死封疆者，唯松寿、锺琦等数人，或慷慨捐躯，或从容就义，示天下以大节，垂绝纲常，庶几恃以复振焉。

按；赵尔丰传，关内本与关外一次本相同，较此为详。
全文附录於后，作为参考。

赵尔丰，字季和，汉军正蓝旗人。父文颖，见忠义传。尔丰以盐大使改知县，选山西静乐，历永济。清狱治盗，匪绝迹。

躬捕蝗，始免灾。擢河东监掣同知，护河东道，以忧去。光绪二十六年，联军入晋边，山西巡抚锡良檄总营务处严防密侦，以策退之。锡良迁河道总督，调委河工，累保道员，复从至热河。锡良督川，疏荐其才，权永宁道。时会匪为患，尔丰受任即亲出巡剿，凡八阅月，诛巨匪百余人，民始安业。

三十一年，驻藏大臣凤全被害於巴塘，锡良以尔丰为建昌道，会提督马维祺往讨。维祺军先发，尔丰从之，遂克巴塘。尔丰接办善后，移兵讨乡城，匪退喇嘛寺，据碉死守。尔丰断水道，围攻，番众悉降。於是尔丰建筹边议，锡良以闻，加尔丰侍郎，充川滇边务大臣。尔丰会锡良暨云贵总督丁振铎奏陈改流设官、练兵、招垦、开矿、修路、通商、兴学诸端，廷议准拨开边费银百万两。三十三年，锡良移任去，尔丰护四川总督。於是遥策边事，凡前所奏陈，皆以次举，察吏尤严，多所举劾，僚属肃然。川南边地多匪，移兴文县於建武，移永宁县於古蔺。时外人议轮运入川，尔丰令川商自办浅水轮以阻之，是为川江驶轮之始。

三十四年，以尔丰兄尔巽督川，改尔丰驻藏大臣，仍兼边务，专边藏事。尔丰以经营全藏，宜以殖民为主，特虑恩信未孚，藏人疑阻，请仍责驻藏大臣联豫驻守，而自巡视边藏。先以巴塘为根据，寓迁民於兵垦，渐及藏地。又与尔巽会奏，设安康道，改打箭炉为康定府，设河口县、里化同知、稻城县、贡噶岭县丞，巴安府三坝通判，定乡县，盐井县。诏促尔丰出关，因就成都驻防旗兵中选练西军三营自随。藏人闻之，聚兵三崖以阻。尔丰至打箭炉，適德格土司争袭构乱，乃请旨往办，迭败之赠科、麻木，追奔至卡纳沙漠地，众悉降。尔丰分其地为五区，设登科府德化、白玉两州，石渠、普同两县，置边北道。德格地大，包有春科、高日两土司，遂与灵葱土司之

郎吉岭等地并改归流。宣统元年，朝意务怀柔藏人，采尔巽议，以经营西藏责联豫暨帮办温宗尧，改尔丰专任边务，驻巴塘，为藏声援，划察木多、乍丫归边辖。

川军协统锺颖率新军三千入藏，被困察木多。尔丰闻报，立驰往援，锺颖军出，并驱剿类伍齐、硕般多、洛隆宗、边坝各部落逆番殆尽，三十九族波密、八宿等部咸纳款。而江卡藏兵忽抄边军后路，犯巴塘，尔丰分兵击败之，乘势收江卡、贡觉、桑昂、杂瑜四部落。於是尔丰军越丹达山而西，直抵江达，距藏都拉萨仅六日程矣。二年，达赖喇嘛闻川军将至，逃入英属印度。尔丰请乘胜一举平藏，革教易俗，廷意不欲开衅，阻之。尔丰上疏力争，略言：“我国幅瀛辽阔，强邻环伺，属地多有侵占。自革达赖喇嘛，阿旺郎结叛逆，不惟藏人摇动，即外人觊觎之心亦因而愈炽。今我兵虽已入藏，然阿旺郎结已入英手，英人必挟以图藏。若再姑容，将成大患。臣因一面由巴塘进兵攻破南墩，一面由察木多进兵贡觉、桑昂、曲宗，我兵所到，番人亲附，即洛隆宗、硕板多等亦皆远来输诚，备陈藏中苛虐情形，坚垦内属。臣初意务在保境息民，并无开疆拓土之念。唯桑昂、曲宗属地杂瑜与僱野番接壤，时有英人潜伏。僱野之南，为阿撒密，西为波密。英人若得杂瑜，即可直接波密，由工布入藏，与印度联成一片。则波密不可不收入版图，其势至迫。请及此将边兵所到之地，概收归边。并函商联豫以乌苏里江以东隶边，以西属藏。”疏入，枢府以外交责言为虑，联豫亦不允划界。然边军所得江达以内地，尔丰已逐渐改流，早成辖境矣。

尔丰巡视各地，经贡觉、乍丫、江卡三部落，群以讨三崖为请。三崖者野番也，地险人悍，三部落苦其侵掠，尝合攻之，反为所败，官军久不能讨。尔丰策三崖四周皆已改流，必为我

用，遂派知府傅嵩喬率兵五路进攻，苦战两月，尽克上中下三崖全境，设官治之。初，藏人占瞻对，尔丰屡请收回，廷议责联豫议赎，久不得要领。至是边地略定，独瞻对为藏有，梗塞其中，尔丰乃决以策取之。三年，尔丰调署四川总督，因荐嵩喬以道员用，代理边务大臣，同行阅边，绕道北路，先至孔撒、麻书，设甘孜委员，灵葱、白利、倬倭、东科、单东、鱼科各土司缴印改流，并受色达及上罗科野番降，瞻对民皆闻风请附。尔丰乃檄番官曰：“瞻对原系川属，朝廷前以赏藏，设官征粮。光绪二十年，瞻人叛藏，则藏已失瞻；川兵取瞻，则瞻为川有。乃藏人久占不归，迄今又十馀年矣，厚敛横征，民不堪命。应将瞻对仍献朝廷，以表恭顺。”藏官畏尔丰威，献户籍去。瞻对民欢呼出迎，尔丰遂入瞻对，设官治之。野番俄落、色达均望风降。又波密自言其先为入藏汉兵，别成部落。尔丰前至察木多，波密呈验所产棉布、粮食，证明确由汉出，并述其地与白马岗接壤，在英、藏间，力请内附。及尔丰师还，联豫忽遣兵攻之，大败乞援。至是，尔丰派凤山由巴塘率边兵二千往与联豫参赞罗长崙军共克波密，并取白马岗。尔丰至打箭炉，收明正土司地及鱼通、冷边、沈边、咱里等土司印，皆改流。计尔丰所收边地，东西三千馀里，南北四千馀里，设治者三十馀区，详土司传。

会川乱起，尔丰还省。初，商办川汉铁路公司集股银二千馀万，忽奉旨收归国有，咸大譁，倡保路同志会，好事者争附和，势张甚。尔丰至成都，察乱已成，思弭解，集司道联名电奏，请变更收路办法，不允。商民罢市，同志会捧德宗神牌冲入督署，与护兵相持，颇有死伤，全省骚动。廷寄饬孽祸首正法，尔丰不得已捕会首蒲殿俊等九人拘之。其党围攻省城，兵皆川产，不用命。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奉命援川，滞重庆，

劾尔丰操切，诏仍回边务大臣，以岑春煊代为总督。武昌变作，春煊阻不得往，端方至资州，遇害。资政院劾尔丰，罢黜待罪，而朝旨已不能达川。重庆兵变，会匪蜂起，军民环请独立，尔丰遽让政权於殿俊，殿俊自称都督，防军复变，殿俊走匿，全城无主，商民请尔丰出定乱，因揭示抚辑变兵。而标统尹昌衡率部入城，自为都督，罗纶副之，以兵攻督署，拥尔丰至贡院，尔丰骂不绝口，遂被害。

列传二百五十七

志锐 刘从德 春勋 良弼 宗室载穆 万选 德霈 同源
文瑞 承燕 克蒙额 恆龄 德霈等 朴寿 谢宝胜 姚霭云
黄忠浩 杨让梨等

志锐，字公颖，他塔拉氏，世居扎库木，隶满洲正红旗，陕甘总督裕泰孙。父长敬，四川绥定府知府。志锐幼颖异，光绪六年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与黄体芳、盛昱辈相励以风节，数上书言事。累迁詹事，擢礼部右侍郎。中东事起，上疏画战守策累万言。虑陪都警，自请募勇设防，称旨，命赴热河练兵。未逾月，以其妹瑾、珍两妃贬贵人，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，释兵柄。遂迂道出张家口，策马逾天山西绝幕。所经台站，辄周咨山川、风俗、宗教，箴诗记事。居数年，将军长庚令赴边外釐中俄积案，凡六阅月，结千馀起。前后五上疏筹西北防务，发强邻狡谋，中当轴忌，左迁索伦领队大臣。领队例不得专摺奏事，居则钩稽地形戾塞，出则徼循鄂博、卡伦，冀得当以报。又数年，改授宁夏副都统，疏请发帑二十万濬城外故渠，获沃壤数千顷。频上疏，多言人所不敢言。

宣统二年，迁杭州将军。明年，调伊犁将军，加尚书衔。入觐，条上弭边患、御外侮机宜甚悉；又力陈新政多糜费，请省罢，壹意练兵救危局。并请边地练兵费百万，部议止予二十万。抵新疆，闻武昌变，或劝少留，不可。逾月，到官，日讨军士而申儆之。已，兰州军譁变，宁夏继之。伊犁协统杨缙绪以兵叛，夜据南北军器库，攻将军署。群议举志锐为都督，峻

拒之；迫诣商会，亦弗从，起发枪击之，遂遇害。其仆吕顺奔走营棺敛，抚尸号恸，亦为叛军所戕。

又武巡捕官刘从德，四川人；教练官春勋，京旗人：并及於难。事闻，赠志锐太子少保，谥文贞。

志锐夙负奇气，守边庭逾十稔，自号为穷塞主。工诗词。熟察边情，惧祸至无日。其赴伊犁也，以手书遍告戚友，言：“以身许国，不作生入玉门想”。其致命遂志，盖已定於拜疏出国门日云。

良弼，字赉臣，红带子，隶镶黄旗，大学士伊里布孙。少孤，事母孝。幼学，留学日本陆军学校，毕业归，入练兵处。历陆军部军学司监督副使，补司长。时新设禁卫军，任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，迁军谘府军谘使。平日以知兵名，改军制，练新军，立军学，良弼皆主其谋。尤留意人才，自将帅以至军士，莫不延纳。思有所建树，颇为时忌。

武昌乱起，各省响应，朝论纷呶，王公贵人皆气馁，莫知所为。良弼独与三数才杰朝夕规画，外联群帅，内安当国，思以立宪弭革命，图救大局，上下皆恃以为重。时袁世凯来京，方议国体，人心不安甚矣。一日，良弼议事归，及门，有人遽掷炸弹，三日而卒。事闻，震悼，优恤如例。其后官绅请立祠於北京祀之。

良弼刚果有骨气，颇自负，虽参军务，无可与谋，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，日有忧色。及遇刺，医初谓可疗，忽有进以酒者，遂死。死未旬日，而逊位诏下，时皆悼之。

宗室载穆，字敬修，隶满洲镶蓝旗，恂勤郡王允 五世孙。祖绵翔，镇国将军。父奕云，一等侍卫，记名副都统。载穆年二十，除三等侍卫，累迁头等，兼办事章京。以忤直忤上官意，数岁不迁。光绪二十六年，拳乱起，两宫西幸，痛哭自尽者再，

遇救获免。三十二年，授太原城守尉。明年，有诏递裁驻防，分遣归农，乃倡农桑，劝女工，兴学校。比去晋，旗民男妇务耕作、嫗织纴者达二百人。省城门有八，旧闭其二。阜城门当汾水冲，河决土壅，不能通车马，群议闭之。载穆曰：“此汾西数十村入城孔道也，请於旧门南辟新门。”民称便。秩满，将入觐，巡抚丁宝楨疏留之，报可。

宣统三年，简京口副都统。鄂难作，缘江戒严。载穆缮城郭，犒军士，设练兵处，定营防城守章条，昼夜徼循，旗、汉民杂居者皆安堵。已而新军徙顿铁道旁，运枪械者繇属。载穆知有异，遣使如江宁告急，弗应。江苏巡抚程德全号独立，传檄镇江，防营乃潜通苏军，全城益怖惧。於是官绅集议，定满、汉联合策，约毋战，且要旗营缴军械。载穆知事不可为，罢会大恸，语左右曰：“吾上负朝廷，所欠止一死耳！”左右环跪，请系众心，维危局。翼日，镇绅杨邦彦诣军门趣缴械，不许。会新军入据汉城，旗营大譁，乃进旗众而语之曰：“驻防兵单粮储竭，吾战死甘如饴。顾糜吾民肝脑膏锋刃，吾奚忍？若曹其徇众议，纾急祸。吾身为大臣，且天潢亲也，宜效死。”是时骁骑校万选力争，请毋止战，不见用，顿足大哭。印班德需亦愤甚，曰：“大局休矣！吾宁死以报国。”载穆嘿不语，乃缮遗疏，手自缄印，遣佐领良才赉至京师。复草遗书致商会，犹殷殷以七千人生命相嘱。随行四仆皆遣归。有李顺者，去复返，朝夕侍其侧，偶退休，诘朝入寢室，则已自经死矣。郡人哀之，殓敛如礼，且为置田安厝焉。将军铁良上闻，命覈覆死事。江宁失，铁良走，宗人府亦无奏报，故褒赠之典弗及云。

万选、德需并殉。先是骁骑校同源以旗人将失所，忍死争旗产。至是乃语家人曰：“吾可以从殉国诸公后矣！”沐浴整衣冠，不食而死。万选，字子昭，蒙古敖汉氏。著有易注、笔

谏、金石赏心、火龙攻战略诸书。德霈，字雨田；同源，字子清；并蒙古人。

文瑞，钮祜禄氏，满洲镶红旗人。世袭男爵，充头等侍卫，出为马兰镇总兵。中日之役，喜峰口迫近战地，策守御，遏内匪，辖境以宁。坐陵树虫害免，顷之被宥，除归化城副都统，兼署绥远城将军。拳匪乱，蔓延蒙旗，教案纷纭。文瑞至，与外人推诚商榷，偿款独轻，绥民德之。调青州，念旗民乏生计，为辟工厂，兴学校，编制军队，满城一切皆治办。移成都，未之官，擢西安将军。兴学、劝工，为治复仿青州。

议办移垦授田法，未及行而鄂变作，西安新军应之，先据汉城，缘涂纵火，烟焰张天。疾趋南街，遇新军，前骑戈什哈数人被击死，纾道归。与左翼副都统承燕、右翼副都统克蒙额筹应变策，遣军士画陴而守，两军合战，自申及亥不少休。翼日昧爽，新军分攻东、南门，旗兵多伤亡，文瑞督惧益力。未几，新军请停战会议，遣协领葆钧往，迄未得要领。复贻书新军，反覆开喻，亦不答。而新军又两路夹攻，旗营火器竭，渐不支。日方午，东门破，进满城，终夕巷战，旗兵死者二千余人，余皆屠杀。麾下壮士从者十余人，及其子熙麟而已。於是环请引避图恢复，文瑞怆然曰：“吾为统兵大员，有职守不能戡乱，重负君恩，惟有死耳！”乃口授遗疏，趣熙麟书之，命乘间达京师，而自从容整衣冠赴井死。幕僚秦鹤鸣敛之。

承燕同时投井死。

克蒙额，字哲臣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先请巡抚发新式军械，迟不应，激战三昼夜，力竭阵亡。

恆龄，字锡九，舒穆鲁氏，满洲正蓝旗人，湖北荆州驻防。恆龄少嗜学，嫻武幹，尤熟中外兵家言。以附生官笔帖式，迁骁骑校，累擢佐领。旗营久习窳惰，罕知兵事，乃创编新军，

设讲武堂教之。拳匪乱作，湘人旅荆者被煽动，燔沙市趸船及税关、领事署，外国侨民多逃避，势岌岌。恆龄率二百人往镇抚，诛首要，宥胁从，外人避难者护持之。事宁，军政课最。将军绰哈布疏综营务，恆龄条上四事，曰：设警察，兴学校，釐财政，练常备军，并奏行。设八旗高等学堂、陆军小学堂，俾任校事。顾其时风气闇塞，款无所出，遂走谒总督张之洞，面陈规画，获助万金，始成立；犹不足，省新军陋规益之，岁以为常。於是订章程，甄材颖，走书币聘海内名儒，分科教授，校风肃然。学部曹司考察，称荆州第一。旋领振威新军，调督练处参议，总办陆军小学。将军恩存、总督陈夔龙交章论荐。

宣统改元，调充热河练军统领。汰老弱，补缺额，申严纪律，凡两阅月，获匪首葛兰亭等，推功将校。二年，授宁夏副都统，朝阳绅民箠留，夔龙上闻。廷议以西陲边要，趣到官。既莅事，首严烟禁；开渠屯田，久无效，设方略整饬之。

三年，遭父忧。令甲，旗员百日服除即视事。恆龄固请终制，解职去，奉父丧於万县，抵宜昌，鄂乱作，道涂阻绝，将军连魁疏请参军事，上命署荆州左翼副都统。恆龄援“墨经从戎”义，忼然任城守，而援绝饷匱，兵人疲馑则讠华变，乃斥家财饷之，涕泣誓众，令毋扰沙市启外衅。时方患痛剧，裹创策骑出，昼夜徼循，血痕犹濡缕然。无何，事益亟，外城失。恆龄晨起，公服端坐堂上，发手枪洞胸而殁。家人得其与弟恆广、子裕文书，曰：“吾家世受国恩，宜竭力图报。今城既失，义当死。所憾者老母在堂，忠孝不获两全。第吾母有子能尽忠，亦甚得。我死，汝曹能阖门殉节固善，否则善事吾母，以补吾不孝之罪，毋以吾死状令老人知也。”恆龄死数日，连魁与右翼副都统松鹤开门纳民军，荆州遂失。事闻，上震悼，谥壮节。

参谋长德霈自经死。恩霈亦自经，家人救之，愤不欲生，

后数日卒。

朴寿，字仁山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光绪二十年举人，授吏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拳乱起，联军入城，首与各国谋保商民。出为山西归绥道，简库伦办事大臣。三十二年，召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，迁正黄旗汉军都统。明年，除福州将军，整旗务，严烟禁，专志训练，得精卒四千人。宣统三年，省城民军起，率防军与搏，火器猛利，民军几不支。然民军虽被创，辄随时募集，防军以猛斗故，伤亡多，卒败溃。朴寿被执，受挫辱，不屈，遂支解之，弃尸山下，其死状为最烈云。事闻，赠太子太保，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，谥忠肃。

谢宝胜，字子兰，安徽寿州人。初隶金顺麾下，从征西陲。嗣随宋庆、马玉昆克肃州及关外诸城，积勋至都司。以事与玉昆左，弃冠服走博克达山为黄冠。光绪十五年，玉昆提督畿辅，鸠集旧部，独伟视宝胜，招之出。敦促备至，宝胜忼然曰：“玉昆知我者，义不忍却！”乃弃黄冠，诣军所献方略。二十一年，朝鲜告警，从出关，与日军数十战，勇敢躡伦等。玉昆弟陷重围，锐身救之出。和议成，愤甚，复为道士装，羈迹京师白云观，如是者数年。

拳乱作，柴洪山统武卫护军，荣禄檄领前路后营，已留河南，更名精锐军，领左营，寻筦豫北军。忌者中以蜚语，巡抚吴重熹疏辨其冤，上卒优容之。驻军河、陕、汝最久，将士积相畏服，军麾所指，纪律肃然。累迁至副将。

宣统改元，授河北镇总兵。明年，移南阳，河、陕、汝军仍受节度。宝胜益感奋，尤严治盗，所莅毋扰民。恆短衣执械先士卒，或宵行数十百里，伪为小商，诘虚实。村民通匪者惮其至，尝置毒饮水处，宝胜则自携水罍，怀麦饼，食尽，忍饥渴以为常，以是寇鲜漏网。洛阳张黑子、嵩县王天纵、汝州董

万川尤鸷悍，张、董并计擒之，天纵惧不敢出。豫西数十州县皆安堵，而南阳王八老虎犹嵎负。宝胜至，移书期决斗。会天大雪，前期五日，潜师薄其巢，贼不戒，据中庭轰拒。宝胜奋身入，众继之，火其庐，卒就缚，置之法。自是南阳无遗寇。宝胜短躯幹，目光炯炯能慑人。视盗如仇，待士卒若子弟。劳无吝赏，遇丧亡，赙恤尤厚。饷馈无所受，无兼衣馀食，统兵十馀年，而负债钜万。巡抚宝棻上闻，中旨敕司库偿九千馀金，异数也！

三年，移师嵩县。值鄂乱作，亟还筹战守。其时襄樊已应和，土寇处处飙起。豫南与陕、鄂壤地接，市言讹鬻日数至。检勒部曲，日夕巡徼不少休。支振数十日，而襄樊军阑入，士民与通款，将内讷。诸将意沮，咸莫能奋，惟都司姚霭云慷慨原从战。无何，新野陷，大吏飞檄戒毋妄动。宝胜愤激，赴校场，与众誓死守，而府县官已委印绶去。翌日元旦，独朝服诣万寿宫行礼，痛哭不能止。俄传南军入，烟焰翳天，各营亦以食尽而溃。不得已，退顿裕州，比至，城皆树白帜矣，乃止舍。至夕而逊位诏至，召将卒励以忠义，麾之去，夜半时，屏仆从，肃衣冠，呕血数升，以枪自击死。平旦，将卒趋视，皆哭失声，以大纛裹尸，舁至独头镇敛之。

霭云，陕西人。旧为多隆阿部将，后从宝胜军，隶营务处，亦为民军所戕云。

黄忠浩，字泽生，湖南黔阳人。通经术，嗜读儒先性理书。以优贡生入贵为内阁中书。主沅州讲席，锐意地方利弊，建西路师范学堂，劝民植桑育蚕，尤颀志矿业。陈宝箴、赵尔巽先后抚湘，设矿局及公司，采平江金矿、常宁水口山铅矿，至今称厚利，皆其谋也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，以东事筹防，募乡勇五百人入鄂，守田家

镇砲台。总督张之洞一见重之，调领武靖营，驻洪山。二十三年，治军长沙，统毅字军，军故征苗旧旅，日久窳敝，不可用。宝箴纳其议，别募威字新军，俾主之。二十六年，之洞檄募师勤王。二十八年，徙驻岳州，缉新堤土寇，平之。再入贛为道员。赴日本参观大操，归，益详练战术，知兵名大著。明年，尔巽檄综湖南营务处，统忠字旗五营。其冬，母忧去职。

逾岁，广西降匪陆亚发陷柳州，湘边大震。起忠浩率所部援桂，直捣梅寨，用少击众，寇大创，降敕褒嘉。寇奔福祿村，村故瑶地，箐壑深阻，中有危涂垂线缕，容一人行。忠浩乃短衣芒屨，徒步深入。会天酷暑，郁为瘴疠，兵士死相继，忠浩亦邁膨疾，然治军勤如故，寇卒不敢近。捷上，授狼山镇总兵，请终制，改署任道员授总戎，特例也。是时岑春煊驻桂林，檄与议军事，奏署右江镇。服阕，予实授。未几，乞假去。再至湖北，尔巽留综营务处，兼统全省防军，荆襄水师受节度。

宣统二年，从尔巽入川，署提督，乞归。三年，京师开全国教育会，忠浩与焉。争铁路国有为非计，议大濬洞庭湖，纾湘菑，议论侃侃无所挠。还长沙，值巡抚余诚格新莅官，党人谋日亟。诚格虑新军有异志，以中路巡防十营属之，不就。诚格下席揖请至再，不获已，始受事。甫三日，鄂乱起。九月朔，新军变，将入城，协统萧良臣遁，防军为内应。忠浩方晨谒，随诚格出，抚谕至再，势汹汹不可遏，要诚格为都督。诚格从间道出，召水师，水师亦变。诚格投江，左右援之，不得死。忠浩犹留署，火起，护弁强之出，及门，遇乱兵，被执，胁降不从，劫之走，刃伤臂及股，至小吴门城楼，遂遇害。家人奉丧归葬，缘涂设奠者数百里。继忠浩死者有杨让梨。

让梨，字劭钦，籍湘乡。少与王珍子诗正友善。诗正援台湾，战失利，尝负之以免，军中咸壮之。积勋至守备。转战新

疆、河州、西宁，数有功，累擢参将，赐号铿色巴图鲁。既还长沙，隶忠浩麾下。宣统二年，补镇箠镇标中军游击。明年，武汉事起，忠浩电调援长沙。次辰州，闻省城乱，乃扼辰龙关，誓死守。箠兵故悍锐，为民军所惮。时总兵周瑞龙持两端，其子瓚资金至，将以饵箠兵，哨弁李凤鸣潜告让梨，得为备。瑞龙称疾，檄让梨还，代以他将。让梨乃上书责以大义灭亲，辞激昂，且传檄捕瓚，瓚遁。已而瑞龙降，道府官委印绶去。让梨痛哭，犒遣军士，独棹小舟至清浪滩，踊身入水。舟子泅出之，让梨恚甚，曰：“奚活我为？”瓚出代其军，遣人追紮让梨及其子传孔，锁送长沙。迳常德，遇龙璋巡按西路，劝之不屈，遂斩之。临刑，肃衣冠北乡拜，观者万馀人，皆泣下。传孔释还。

有陈萁者，让梨从子壻也。当让梨被缚时，萁即夺起击缚者，仆一人，攒刃交下，伤其首，断一足，并死之。

论曰：辛亥之变，各省新军既先发难，防营不能独支，而京外旗兵久无军备，又多被残困，死行阵者，自寥寥可数。志钧等权轻势孤，艰难撑柱，思以一隅挽全局；及事不可为，乃以死报，志节皎然，可敬亦可哀矣！

列传二百五十八

盛宣怀 瑞澂

盛宣怀，字杏荪，江苏武进人。以诸生纳赀为主事，改官直隶州知州，累至道员。尝赞置轮船招商局，开采湖北煤铁矿，李鸿章颇信任之。英商擅筑铁轨，首沪迳宝山讫吴淞，上海道数阻，弗听。宣怀与英官梅辉立折辩，偿银二十八万有奇，始归於我。光绪五年，署天津道。时鸿章督畿辅，方乡新政，以铁路、电报事专属宣怀。宣怀以英、丹所设水陆线渐侵内地，乃集赀设津沪陆线，建电报学堂，并援万国公例与争，始克严定条款。会订水线相接合同，於是与轮船招商同为商办两大局。八年，英、法、德、美议立万国电报公司，增造自沪至香港水线，垄利权。宣怀复劝集华商自设缘海各口陆线，以绝觊觎。

十年，署天津海关道。会法越构衅，海防急。乃移金州矿赀治苏、浙、闽、粤电线，便军事，而部议指为含混，科以降级调用。左宗棠为言於上，事下南洋大臣曾国荃等，上其绩状，始改留任。十二年，授山东登莱青道。法领事林椿诣烟台与订越南北圻线约，朝旨既报可矣，而张之洞执言不可行。宣怀曰：“今珲春、海兰泡欲接俄线，俄方有挟求。法既许接线，彼必易就范。且英、丹皆与约，奚拒法！”总署然之。果不数年而俄约成。十八年，除真。沪上织布局厂灾，宣怀筹设华盛总厂，复任弥汉冶铁厂亏耗。於是之洞赏其才，与王文韶交荐之，遂擢四品京堂，督办铁路总公司。入觐，奏言筑路与练兵、理财、育才互为用，并请开银行，设达成馆，称旨，补太常寺少

卿。与比订贷款草约。二十四年，诏趣造粤汉路。宣怀建议贷美款归自办，具改归商办本末以上；而言者盛毁其所为迟滞，被诃责。宣怀具报曲折，上乃慰而勉之。宣怀自请解职，仍留京会议洋货税则。已而徐桐劾两局有中饱，適刚毅按事南下，衔命察覆。宣怀具以实对，奏上，被温旨。

二十六年，拳祸作，各国兵舰纷集江海各口。宣怀倡互保议，电线、江、鄂、闽诸疆吏，获同意，遂与各领事订定办法九条，世所称东南保护约款是也。又电奏请下密诏平乱，发国电国书惩祸首，恤五忠，所言动关大计。事宁，加太子少保，除宗人府府丞。明年，充办理商税事务大臣。以和约既成，偿费过钜，乃奏豫筹四策，而注重加税。复以债款称息负累剧，请婉商各国，分摊免息。嗣与各国商加税免釐，议垂成，英忽中悔。厥后宣怀数续议，仍无效。是岁奏设勘矿总公司。越二年，而有争粤汉废约事，沪宁、苏杭甬踵之，众大譁。诏禁宣怀干预，命唐绍仪代督两局。宣怀遂奏罢铁路总公司。后四年，浙路事益棘，上终以宣怀谙路政，复召见问筹策。宣怀言：“既借款，不应令商造；既商造，不应再借款。民情可用，不顺用之恐激变。”上是之，拜邮传部右侍郎。命甫下，而浙路总理汤寿潜因言宣怀短，请离路事。寿潜获严谴，宣怀亦不复久居中，仍命诣沪办商约。

宣统改元，奏言推广中央银行，先齐币制，附陈办法成式。逾岁，命充红十字会会长。先是日俄战争，宣怀与吕海寰等谋加入瑞士总会，中国有红十字会自此始。既拜命入都，时朝廷方整丽币制，遂敕还邮部本官，参与度支部币制事。晋尚书，数上封事，凡收回邮政，接筑驿站，规画官建各路，展拓川藏电线，釐定全国轨制，称新政毕举，而以铁路收为国有，致召大变，世皆责之。

先是给事中石长信疏论各省商民集股造路公司弊害，宜敕部臣将全国幹路定为国有，其馀枝路仍准各省绅商集股自修。谕交部议，宣怀复奏言：“中国幅员广袤，边疆辽远，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幹路，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枢。从前规画未善，致路政错乱纷歧，不分枝幹，不量民力，一纸呈请，辄准商办。乃数载以来，粤则收股及半，造路无多；川则倒帐甚钜，参追无着；湘、鄂则开局多年，徒供坐耗。循是不已，恐旷日弥久，民累愈深，上下交受其害。应请定幹路均归国有，枝路任民自为，晓谕人民，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幹路，应即由国家收回，亟图修筑，悉废以前批准之案，川、湘两省租股并停罢之。”於是有铁路国有之诏，并起端方充督办粤汉、川汉铁路大臣。

宣怀复与英、德、法、美四国结借款之约，各省闻之，群情疑惧，湘省首起抗阻，川省继之。湘抚杨文鼎、川督王人文先后以闻，诏切责之，谕：“严行禁止，倘有匪徒从中煽惑，意在作乱者，照惩治乱党例，格杀勿论。”宣怀又会度支部奏收回办法：“请收回粤、川、湘、鄂四省公司股票，由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换给，粤路发六成，湘、鄂路照本发还，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馀万，给国家保利股票。其现存七百馀万两，或仍入股，或兴实业，悉听其便。”诏饬行。四川绅民罗纶等二千四百馀人，以收路国有，盛宣怀、端方会度支部奏定办法，对待川民，纯用威力，未为持平，不敢从命。人文复以闻，再切责之。赵尔丰等复奏：“川民争路激烈，请仍归商办。“不许，川乱遂成，而鄂变亦起，大势不可问矣。资政院以宣怀侵权违法，罔上欺君，涂附政策，酿成祸乱，实为误国首恶，请罪之，诏夺职，遂归。后五年，卒。

宣怀有智略，尤善治賑。自咸丰季叶畿辅被水菑，嗣是而

晋边，而淮、徐、海，而浙，而鄂，而江、皖，皆起募款，筹赈抚。因讨测受菑之故，益究心水利，其治小清河利尤溥。唯起家实业，善蓄藏，称富，亦往往冒利，被口语云。

瑞澂，字莘儒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大学士琦善孙，将军恭鏜子。以贡生官刑部笔帖式，迁主事，调升户部员外郎。出为九江道，有治声，移上海道。沪地交涉繁，瑞澂应付缜密，颇负持正名。尤颀意警政，建总局，廓分区，设学堂，练马巡，中外交通其能。光绪三十三年，授江西按察使，迁江苏布政使。时江、浙枭匪蠢动，出没沪、杭孔道，酿成巨案。侍郎沈家本建议办清乡，朝命瑞澂主苏、松、太、杭、嘉、湖捕务，六属文武受节度。瑞澂添募水师，购置兵轮，仿各国海军制，编成联队。擒获巨魁夏竹、林声为，匪徒敛迹。

宣统改元，称疾，乞解职，温旨慰留。总督端方密荐其才，迁巡抚。既莅事，澄吏治，肃军纪，严警政，条具整饬本末以上，上嘉纳，命署湖广总督。逾岁，到官，旋实授。劾罢巡警道冯启钧、劝业道邹履和。湘民饥变，复纠弹前祭酒王先谦、主事叶德辉、道员孔宪毅阻挠新政状，中旨分别惩革，繇是威望益著。其时朝廷筹备立宪，瑞澂希风指，凡置警、兴学、设谘议局、立审检，一切皆治办。名流如张謇辈咸与交驩，而懿亲载泽方用事，则又为其姻娅，声势驤驤出南北洋上。

三年七月，被命会办川汉、粤汉铁路。居无何，督办端方上言鄂境铁路收归国有，诏嘉之。越月，武昌变起。先是党人谋乱於武昌，瑞澂初闻报，忧惧失措，漫不为备，惟悬赏告密，得党人名册，多列军人名，左右察知伪造，请销毁以安众心。瑞澂必欲按名捕之，获三十二人，诛其三，辄以平乱闻。诏嘉其弭患初萌，定乱俄顷，命就擒获诸人严鞫，并缉逃亡，於是军心骚动，翌日遂变。瑞澂弃城走，诏革职，仍令权总督事，

戴罪图功，并令陆军大臣廕昌督师往讨，萨镇冰率兵舰、程允和率水师援之，而瑞澂已乘兵舰由汉口而芜湖而九江，且至上海矣。

党军推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官黎元洪称都督，置军政府。既占武昌，复取汉阳，据汉口，乃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，督办剿抚，节制长江水陆各军，副都统王士珍副之。召廕昌还，命军谘使冯国璋总统第一军，江北提督段祺瑞总统第二军，俱受世凯节制。国璋与党军战於淞口，水陆夹击，复汉口，连克汉阳，指日下武昌，而世凯授总理内阁大臣，遽令停攻。复起魏光燾督湖广，士珍暂权，段芝贵护，又命祺瑞摄之。时瑞澂已久遁上海，始以失守武昌，潜逃出省，偷生丧耻，诏逮京，下法部治罪，而瑞澂不顾也。瑞澂居上海四年，病卒。

论曰：辛亥革命，乱机久伏，特以铁路国有为发端耳。宣怀实创斯议，遂为首恶。鄂变猝起，瑞澂遽弃城走，当国优柔，不能明正以法。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，走者走，变者变，大势乃不可问矣。呜呼！如瑞澂者，谥以罪首，尚何辞哉？

列传二百五十九

陆润庠 世续 伊克坦 梁鼎芬 徐坊 劳乃宣 沈曾植

陆润庠，字凤石，江苏元和人。父懋修，精医，见艺术传。润庠，同治十三年一甲一名进士，授修撰。光绪初，屡典试事，湖南、陕西皆再至。入直南书房，洊擢侍读。出督山东学政。父忧服阕，再迁祭酒，典试江西。以母疾乞养归。二十四年，起补祭酒，擢内阁学士，署工部侍郎。两宫西巡，奔赴行在，授礼部侍郎，充经筵讲官。擢左都御史，管理医局，典顺天乡试，充会试副总裁，署工部尚书。

三十二年，充釐订官制大臣。已而工部裁省，以尚书兼领顺天府尹事。明年，授吏部尚书、参预政务大臣，谓：“捐例开，仕途杂，膺民社者或不通晓文义，因订道府以下考试章程，试不及格者停其分发，设仕学馆教习之。”润庠为陆贄后，尝奏进文集，参以时事，大意谓：“成规未可墨守，而新法亦须斟酌行之。若不研求国内历史，以为变通，必至窒碍难行，且有变本加厉之害。”

宣统元年，协办大学士，由体仁阁转东阁大学士，充弼德院院长。皇帝典学，充毓庆宫授读，兼顾问大臣。疏陈：“曲阜笃生圣人之地，今新建曲阜学堂，必须阐明经术，提倡正学。若杂聘外人，异言异服，喧宾夺主，将来圣教渐灭，亦朝廷之忧。”又陈：“釐订官制，宜保存台谏一职。说者谓既有国会，不须复有言官。岂知议员职在立法，言官职在击邪。议院开会，不过三月，台谏则随时可以陈言。行政裁判，系定断於事后，

言官则举发於事前。朝廷欲开通耳目，则谏院不可裁；诸臣欲巩固君权，则亦不可言裁。即使他时国会成立，亦宜使该院独立，勿为邪说所淆。”又言：“游学诸生，於实业等事学成而归者，寥寥可数，而又用非所学。其最多者惟法政一科。法政各国歧异，悉就其本国人情风俗以为制。今诸生根柢未深，於前古圣贤经传曾未诵习，道德风尚概未闻知，袭人皮毛，妄言改革；甚且包藏祸心，倡民权革命之说，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，布其党徒，潜为谋主。各部院大臣以为朝廷锐意变法，非重用学生不足以称上旨，遂乃邪说讹行，遍播中外，久之必致根本动摇，民生涂炭。”

又疏陈财用枯竭，请酌停新政，谓：“今日之害，先由於督抚无权，渐而至於朝廷无权。库储之困难，寇贼之充斥，犹其显而易见者也。镇兵之设也，所用皆未经历练之学生，韬略则纸上空谈，作用则徒取形式，甚至持不击同胞之谬说。一旦有事，督抚非但不能调遣，甚且反戈相向，其不可用明矣。则莫如停办镇兵，仍取巡防队而整理之。审判之立也，所授皆未曾听讼之法官，黑白混淆，是非倒置。旧时谙练之老吏，督抚不得用之，散遣州县捕役，以缉盗责之巡警。巡警无能也，且不过省会及通商口岸有巡警，岂能分布乡间？将来必至遍地皆盗，人民无可控诉。则莫如停办审判，仍以听断缉捕归之州县。谘议局之设也，所举皆不谙掌故之议员，逞臆狂谈，箝制当道，督抚莫能禁之。於是借筹款之名，鱼肉乡里，窃自治之号，私树党援。上年资政院开议，竟至戟手漫骂，藐视朝廷。以辩给为通才，以横议为舆论，蝮螭沸羹，莫可究诘。则莫如停办国会，仍以言事责之谏院。学堂之设也，所聘皆未通经史之教员，其沿用教科书，仅足启发颡蒙，废五经而不读，祸直等於秦焚。暑假、星期，毫无拘束，彼血气未定者，岂不结党为非？又膳

学费百倍於前，致使贫寒聪颖之士流，进身无路。则莫如停办中小学堂，仍用经策取士。凡此皆於财政有关，而祸不仅在财政，使不早为之所，必至权柄下移，大局不可收拾。”疏上，多不报。时建设立宪内阁，宰辅拥虚名而已。

武昌兵变，官军既克汉阳，武昌旦夕下。而新内阁又成立，总理大臣袁世凯议修和息战祸，取隆裕太后懿旨，颁示天下，改建国体，於是逊位诏下矣。润庠以老曠辞授读差，奉懿旨仍照料毓庆宫，给月俸如故，授太保。越二年，病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太傅，谥文端。

润庠性和易，接物无崖岸，虽贵，服用如为诸生时。遇变忧郁，内结於胸而外不露。及病笃，竟日危坐，瞑目不言，亦不食，数日而逝。

世续，字伯轩，索勒豁金氏，隶内务府满洲正黄旗。光绪元年举人，以议叙主事历内务府郎中，擢武备院卿，授内阁学士。二十二年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，兼工部侍郎。二十六年，各国联军入京，两宫西狩，適遭父丧，命留京办事。即日纒墨诣联军请保护宫廷，日为宫中备饮馔，并保坛庙。晋理藩院尚书，调礼部。两宫回銮，赏黄马褂，转吏部，兼都统。内务府三旗甲米向归吏胥代领折价，名曰“米折”，所得甚微。世续商之仓场，飭旗丁自领，众感实惠。纂呈四书图说，特旨褒嘉。三十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寻授体仁阁大学士。三十二年，命为军机大臣。历转文华殿大学士，充宪政编查馆参预政务大臣。念八旗生计日艰，奏设工艺厂，俾习工艺贍身家。德宗崩，议继体，世续独言国事艰危，宜立长君，不能用。

宣统改元，以疾乞休。三年，复起原官，仍兼总管内务府大臣。及议逊位，世续首赞之。太后令磋商优待条件，授太保。接修崇陵工程，加太傅。丁巳复辟，惧祸及，力阻之。事变亟，

入宿卫，并以殓服自随。频年以经费拮据，支持尤苦，纂修德宗实录，始终其事，及书成，已病不能起矣。辛酉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赠太师，谥文端。

伊克坦，字仲平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西安驻防。光绪十二年进士，以编修历至都察院副都御史，充蒙文学堂监督。有请达海从祀文庙者，伊克坦以达海创定国书，繙译经史，有功圣教，允宜附祀，即为代奏，略言：“学官立於汉京，而配享实始於唐代，宋、元以来，迭有增祀，大率以阐明圣学，有功经训为断。汉儒许慎，特因说文解字，功在经籍，专隆升祔。我太祖高皇帝、太宗文皇帝指授文臣创立国书，传译经史，宣布文教，尤极千古未有之盛。夫国书字体，创自文臣额尔德尼及噶盖等，而仰承圣意，汇集大成，详定颁行者，实唯儒臣达海。达海以肇造贞元之佐，擅闕通著述之才，历相两朝，瞻言百里。其初奉命详定国书，重加圈点，发明音义；又以国书汉字对音未全，於十二字头之外有所增加，而国书之用乃广。复定两字切音之法，较之汉文切音，更为精当，而国书之制乃备。繙译经典，昭示群伦，功不在传经诸儒下。崇德十年，既蒙赐谥文成，康熙九年，复奉赐文立碑，隆德报功，永受恩泽。旋有学士阿理瑚奏请从祀文庙，礼臣复奏，以为创造国书，一艺之长，不当从祀，未经议准。查达海洋定国书字体，实禀太宗指示而成。作者为圣，述者为明，非唯羽翼六经，抑且昭示百世。部议谓仅一艺之长，实未深知大体。达海於圣经有表章之力，於后学有津逮之功。方今宗学、旗学兼重国书，并奉旨特设满蒙文学堂於京师，奉省亦经奏立八旗满蒙文中学堂。揆诸古者释奠祭师之谊，达海应得附祀，核与汉儒许慎从祀之例亦属相符。仰恳俯准达海附祀文庙，并请敕建专祠於盛京，以昭矜式。查盛京东门外尚有达海茔墓，榛莽荒芜，碣碑剥落，

并请敕下所司修治看护，用示朝廷崇尚实学、慈念儒臣之至意。

又代陈典学事宜，略言：“伏读雍正三年世宗宪皇帝谕：‘帝王御宇膺图，咸资典学。我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，而好古敏求，六十馀年孜孜不倦。’又喜庆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：‘帝王之学，在於贯彻天人，明体达用，以见诸施行，与经生寻章索句者不同。’仰见列圣相承，重视典学之至意。我皇上睿哲性成，聪明天纵，冲龄践祚，洪业肇基，当此春秋典学之时，实为圣敬日跻之始，伏维监国摄政王薰陶德性，辅养圣躬，慎选侍从，左右将护，亦既渊冲翕受，法戒靡遗。唯是皇上一念之张弛，系万机之治忽；一朝之規制，系薄海之观瞻。有不得不慎之又慎者，谨为我皇上详晰陈之：一，请崇圣学。易端蒙养，礼重师教，书述逊敏，诗颂缉熙，圣学精微，非寻常科学范围之所能及。宋儒有言‘帝王之学，与儒生异尚’，与我仁宗睿皇帝典学之谕用意正符。今我皇上典学之初，应定教学科目，自应会通今古，融贯中西，不可拘於旧例。伏乞简派儒臣，详细筹订，鉴成宪，酌时宜，毋徒陈进讲之空文，毋虚循延英之故事，庶足以开张圣听，裨益亶聪，以立圣学圣治之基。一，请择贤傅。旧制师傅向以大臣选充，期於老成典型，成就君德，然或入官从政，讲学非其所长。老师大儒，潜德隐而勿耀，而教育精深，尤非研究有素，不能取益。拟请敕下内外大臣，各举所知，勿拘资格，略仿乾隆十四年诏举经学人员成例，择其品端学粹、教育卓著成绩者，请旨召用，隆以师傅之任，分门讲教，而仍派大臣总司其成，俾专日讲於经筵，不必更劳以职事。其任弥专，其责弥重，其效弥速，使天下晓然於尊师崇儒之意，庶儒林有所矜式，而圣德日进高明矣。一，请肃規制。古者圣王教胄，必选端方正直、道术博闻之士，与之居处，是以习与智长，化与心成。我皇上毓德方新，始基宜固，旧制选

派内监伴读，似不足以肃学制而广箴规。拟请改选王公大臣之贤子弟昕夕侍从，数学相长，并参考学校制度，建设讲堂，陈列图书彝器，观摩肄习，以收敬业乐群之效。以上三事，仅举大纲。我皇上今日之言动起居，罔有勿敬，即异日之立政敷教，罔有勿臧，此尤根本之至计，不可不谨之於渐，而慎之於始者也。伏念朝廷广励人才，振兴教育，侁侁学子，争自濯磨，皇上典学伊始，益宜宏兹远谟，以慰天下士民之望。”

宣统三年，伊克坦与大学士陆润庠及侍郎陈宝琛，同奉命直毓庆宫，朝夕入讲，遇事进言，忧勤弥甚。丁巳复辟，润庠已前卒，宝琛为议政大臣，伊克坦一不争权位，日进讲如故。及事变，誓临危以身殉。伊克坦忠直有远识，主开诚布公，集思广益；而左右虑患深，务趋避，时复相左。伊克坦忧郁遂久病，日寄於酒。癸亥，卒，年五十有八，谥文直。

梁鼎芬，字星海，广东番禺人。光绪六年进士，授编修。法越事亟，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，不报。旋又追论妄劾，交部严议，降五级调用。张之洞督粤，聘主广雅书院讲席；调署两江，复聘主锺山书院；又随还鄂，皆参其幕府事。之洞锐行新政，学堂林立，言学事惟鼎芬是任。

拳祸起，两宫西幸，鼎芬首倡呈进方物之议。初以端方荐，起用直隶州知州；之洞再荐，诏赴行在所，用知府，发湖北，署武昌，补汉阳。擢安襄郢荆道、按察使，署布政使。奏请化除满、汉界限。三十二年，入觐，面劾庆亲王奕劻通贿赂，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。又劾直隶总督袁世凯“权谋迈众，城府阻深，能谄人又能用人，自得奕劻之助，其权威遂为我朝二百年来满、汉疆臣所未有，引用私党，布满要津。我皇太后、皇上或未尽知，臣但有一日之官，即尽一日之心。言尽有泪，泪尽有血。奕劻、世凯若仍不悛，臣当随时奏劾，以报天恩”。

诏诃责，引疾乞退。两宫升遐，奔赴哭临，越日即行，时之洞在枢垣，不一往谒也。明年，闻之洞丧，亲送葬南皮。

及武昌事起，再入都，用直隶总督陈夔龙荐，以三品京堂候补。旋奉广东宣慰使之命，粤中已大乱，道梗不得达，遂病呕血。两至梁格庄叩谒景皇帝暂安之殿，露宿寝殿旁，瞻仰流涕。及孝定景皇后升遐，奉安崇陵，恭送如礼，自原留守陵寝，遂命管理崇陵种树事。旋命在毓庆宫行走。丁巳复辟，已卧病，强起周旋。事变忧甚，逾年卒，谥文忠。

徐坊，字梧生，山东临清州人，巡抚延旭子。少纳赀为户部主事。光绪十年，法陷凉山，延旭逮问，下刑部狱。坊侍至京师，入则慰母，出则省延旭於狱，囊饘之事，皆自任之，布衣蔬食，言辄流涕。延旭戍新疆，未出都卒，坊扶柩归葬，徒行泥淖中，道路叹为孝子。二十六年，奔赴西安行在。明年，扈驾返，以尚书荣庆荐，超擢国子丞。鄂变起，连上五封事，俱不报。逊位诏下，遂弃官。旋命行走毓庆宫，坊已久病，力疾入直。未几，卒，谥忠勤。

劳乃宣，字玉初，浙江桐乡人。同治十年进士，以知县分直隶。查涇水礼王府圈地，力请减租苏民困。光绪五年，初任临榆，日晨起坐堂皇治官书，启重门，民有呼籥者，立亲讯之，使闾者不能隔吏役，吏役不能隔人民。其后居官二十馀年皆如之。曾国荃督师山海关，檄司文案。历南皮等县，畿辅州县遇道差，咸科於民有定额，而官取其赢。乃宣任蠡县，值谒陵事竣，赢支应钱千馀缗，储库备公用。任完县，购书万馀卷度尊经阁。任吴桥，创里塾，农事毕，令民入塾，授以弟子规、小学内篇、圣谕广训诸书，岁尽始罢。先是宁津奸民陈二纠党为州郡害，土人称曰黑团，势甚炽。尝至南皮劫杀，乃宣会防营掩捕，擒陈二及其党数人磔於市，黑团遂绝。

二十五年，义和拳起山东，蔓延於直、东各境，乃宣为义和拳教门源流考，张示晓谕，且申请奏颁禁止，不能行。景州有节小廷者，匪首也，号能降神。乃宣饬役捕治，纵士民环观，既受笞，号呼不能作神状，梟示之，匪乃不敢入境。明年，拳党入京，乃宣知大乱将作，適调吏部稽勋司主事，遂请急南归，浙抚任道镕延主浙江大学堂。寻入江督李兴锐幕，端方、周馥继任，咸礼重之。周馥从乃宣议，设简字学堂於金陵。初，宁河王照造官话字母，乃宣增其母韵声号为合声简字谱，俾江、浙语音相近处皆可通。三十四年，召入都，以四品京堂候补，充宪政编查馆参议、政务处提调。

宣统元年，诏撰经史讲义，轮日进呈，疏请造就保姆，辅养圣德。二年，钦选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。法律馆奏进新刑律，乃宣摘其妨於父子之伦、长幼之序、男女之别者数条，提议修正之。授江宁提学使。三年，召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，兼学部副大臣。逊位议定，乞休去，隐居涑水。时士大夫多流寓青岛，德人尉礼贤立尊孔文社，延乃宣主社事，著共和正解。丁巳复辟，授法部尚书，乃宣时居曲阜，以衰老辞。卒，年七十有九。

乃宣诵服儒先，践履不苟，而於古今政治，四裔情势，靡弗洞达，世目为通儒。著有遗安录、古筹算考释、约章纂要、诗文稿。

沈曾植，字子培，浙江嘉兴人。光绪六年进士，用刑部主事。事亲孝，母多疾，医药必亲尝，终岁未尝解衣安卧，遂通医。迁员外郎，擢郎中。居刑曹十八年，专研古今律令书，由大明律、宋律统、唐律上溯汉、魏，於是有汉律辑补、晋书刑法志补之作。曾植为学兼综汉、宋，而尤深於史学掌故，后专治辽、金、元三史，及西北輿地，南洋贸迁沿革。寻充总理衙门章京。中日和议成，曾植请自借英款创办东三省铁路，时俄

之韦特西比利亚铁路尚未建议也，不果行。母忧归，两湖总督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讲席。

拳乱启衅，曾植与盛宣怀等密商保护长江之策，力疾走江、鄂，决大计於刘坤一、张之洞，而以李鸿章主其成，所谓“画保东南约”也。旋还京，调外交部。出授江西广信知府，曾植为政，知民情伪，而持之以忠恕，故事治而民亲。历署督粮道、盐法道，擢安徽提学使，赴日本考察学务。三十二年，署布政使，寻护巡抚。值江、鄂、皖三省军会操太湖，而適遭国恤，群情汹汹，民一日数惊，城外砲马兵又譁变。曾植闻之，登城守御，檄协统余大鸿驰入江防，楚材兵舰击毁东门外砲兵壁垒，黄凤岐夺回菱湖嘴火药局，一日而乱定。

曾植在皖五年，重治人而尚礼治，政无钜细，皆以身先。其任学使，广教育，设存古学堂。又兴实业，创造纸诸厂。会外人要我订约开铜官山矿，曾植严拒之。未几，贝子载振出皖境，当道命藩库支巨款供张，曾植不允，遂与当道忤。宣统二年，移病归。逊位诏下，痛哭不能止。丁巳复辟，授学部尚书。事变归，卧病海上，壬戌冬，卒，年七十三。著有海日楼文诗集。

论曰：辛壬之际，世变推移，莫之为而为，其中盖有天焉。润庠、世续诸人非济变才，而鞠躬尽瘁，始终如一，亦为人所难者也。乃宣、曾植皆硕学有远识，惓惓不忘，卒忧伤憔悴以死。呜呼，岂非天哉！”

列传二百六十

张勋 康有为

张勋，字少轩，江西奉新人。少孤贫。投效广西军，预法越之战，累保至参将。日韩衅启，随毅军防守奉天。袁世凯练兵小站，充管带。拳匪乱作，统巡防营防剿，叙功擢副将，赏壮勇巴图鲁。两宫回銮，随扈至京，谕留宿卫，授建昌镇总兵，擢云南提督，改甘肃，皆不赴。日俄战后，调奉天，充行营翼长，节制三省防军，赏黄马褂。旋命总统江防各军，驻浦口，调江南提督。

武昌变起，苏州独立，总督张人骏、将军铁良方与众筹战守，有持异议者，勋直斥之。翌日，新军变，勋与战於雨花台，大破之。江、浙军合来攻，粮援胥绝，乃转战，退而屯徐州，完所部。人骏、铁良走上海。命勋为江苏巡抚，摄两江总督，赏轻车都尉。逊位诏下，世凯遣使劳问，勋答曰：“袁公之知不可负，君臣之义不能忘。袁公不负朝廷，勋安敢负袁公？”世凯历假勋定武上将军、江北镇抚使、长江巡阅使、江苏都督、安徽督军。及建号，勋首起抗阻，并请优待皇室，保卫宫廷。

世凯卒，各省有所谋，群集徐州，推勋主盟。勋於是提兵北上，叩谒宫门，遂复辟。连下诏令，首颁复政谕云：“朕不幸以冲龄继承大业，茕茕在疚，未堪多难。辛亥变起，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，不忍生民涂炭，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，亿兆生灵之命，付托前阁臣袁世凯，设临时政府，推让政权，公诸

天下，冀以息争弭乱，民得安居。乃国体自改共和以来，纷争无已，迭起干戈，强劫暴敛，贿赂公行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，外债增出十馀万万而有加无已。海内嚣然，丧其乐生之气，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逊政恤民之举，转以重苦吾民。此诚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，在天之灵，恻痛难安；而朕深居宫禁，日夜祷天，徬徨饮泣，不知所出者也。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，天下汹汹，久莫能定，共和解体，补救已穷。据张勋等以‘国本动摇，人心思旧，合词奏请复辟，以拯生灵’，各等语。览奏，情词恳切，实深痛惧。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，遂轻任於眇躬；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言，置兆民於不顾。权衡重轻，天人交迫，不得已允如所奏，於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，收回大权，与民更始。自今以往，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，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。上下以至诚相感，不徒恃法守为维系之资；政令以惩毖为心，不得以国本为尝试之具。况当此万象虚耗，元气垂竭，存亡绝续之交，朕临深履薄，固不敢有乐为君，稍有纵逸。尔大小臣工，尤当精白乃心，涤除旧染，息息以民瘼为念。为民生留一分元气，即为国家延一息命脉，庶几危亡可救，感召天庥。所有兴复初政亟应兴革诸大端，条举如下：一，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，大权统於朝廷，庶政公诸舆论，定为大清帝国君主立宪政体。一，皇室经费，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，按年拨用，不得丝毫增加。一，懍遵本朝祖制，亲贵不得干预政事。一，实行融化满、汉畛域，所有以前一切满、蒙官缺已经裁撤者，概不复设。至通婚易俗等事，并著所司条议具奏。一，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，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定条约，及已付借款合同，一律继续有效。一，民国所行印花税一项，应即废止，以纾民困；其馀苛细杂捐，并著各省督抚查明，奏请分别裁撤。一，民国刑律不適用

情，应即废除，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。一，禁除党派恶习，其从前政治罪犯，概予赦免；倘有自弃於民而扰乱治安者，朕不敢赦。一，凡我臣民，无论已否剪发，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，悉听其便。凡此九条，誓共遵守。皇天后土，实鉴临之！”次谕议立宪，设内阁；京、外官暂照宣统初年官制办理；其现任文武大小官员，均照常供职。

先后命官以勋及陈宝琛、刘廷琛等为内阁议政大臣，次则内阁阁丞万绳栻、胡嗣瑗，大学士为瞿鸿禨、升允，顾问大臣赵尔巽、陈夔龙、张英麟、冯煦等，各部尚书梁敦彦、张镇芳、雷震春、沈曾植、劳乃宣等，侍郎李经迈、李瑞清、陈曾寿、王乃徵、陈毅、顾瑗等，丞参辜汤生、章梈、黎湛枝、梁用弧等，都御史张曾易女，副都御史胡思敬、温肃；并召郑孝胥、吴庆坻、赵启霖及陈邦瑞、朱益藩等均来京。又以勋兼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，仍留京。各省督、抚、提、镇，皆就现任者改之。命下，各省多不应，而马厂师起，称讨逆军，传檄讨勋，勋自请罢斥。及攻都城，勋与战，以兵寡不支，荷兰公使以车迎入使馆。旋赴津，居久之，卒，年七十，谥忠武。勋亢爽好客，待士卒有恩，所部数万人，无一断发者，世指为“辫子军”。临战，尽纳家属妻妾子女别室，不听避，盖自懟负国，誓骨肉俱殉。及事亟，外人破户劫之始脱云。

康有为，字广厦，号更生，原名祖诒，广东南海人。光绪二十一年进士，用工部主事。少从朱次琦游，博通经史，好公羊家言，言孔子改制，倡以孔子纪年，尊孔保教，先聚徒讲学。入都上万言书，议变法，给事中余联沅劾以惑世诬民，非圣无法，请焚所著书。中日议款，有为集各省公车上书，请拒和、迁都、变法，格不达。复独上书，由都察院代递，上览而善之，命录存备省览。再请誓群臣以定国是，开制度局以议新制，别

设法律等局以行新政，均下总署议。

二十四年，有为立保国会於京师，尚书李端棻，学士徐致靖、张百熙，给事中高燮曾等，先后疏荐有为才，至是始召对。有为极陈：“四夷交侵，覆亡无日，非维新变旧，不能自强。变法须统筹全局而行之，遍及用人行政。”上叹曰：“奈掣肘何？”有为曰：“就皇上现有之权，行可变之事，扼要以图，亦足救国。唯大臣守旧，当广召小臣，破格擢用；并请下哀痛之诏，收拾人心。”上皆韪之。自辰入，至日昃始退，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，特许专擢言事。旋召侍读杨锐、中书林旭、主事刘光第、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。有为连条议以进，於是诏定科举新章，罢四书文，改试策论，立京师大学堂、译书局，兴农学，奖新书新器，改各省书院为学校，许士民上书言事，谕变法。裁詹事府、通政司，大理、光禄、太仆、鸿胪诸寺，及各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，河道总督，粮道、盐道，并议开懋勤殿，定制度，改元易服，南巡迁都。未及行，以抑格言路，首违诏旨，尽夺礼部尚书、侍郎职。旧臣疑惧，群起指责有为，御史文悌复痛劾之。上先命有为督办官报，复促出京。

上虽亲政，遇事仍承太后意旨，久感外侮，思变法图强，用有为言，三月维新，中外震仰。唯新进骤起，机事不密，遂致害成。时传将以兵围颐和园劫太后，人心惶惑。上朱谕锐等筹议调和，有“朕位且不能保”之语，语具锐传。於是太后复垂帘，尽罢新政。以有为结党营私，莠言乱政，褫职逮捕。有为先走免，逮其弟广仁及杨锐等下狱，并处斩。复以有为大逆不道，构煽阴谋，颁朱谕宣示，并籍其家，悬赏购捕。有为已星夜出都航海南下，英国兵舰迎至吴淞。时传上已幽废，且被弑，有为草遗言，誓以身殉，将蹈海。英人告以讹传，有为始脱走，亡命日本，流转南洋，遍游欧、美各国。所至以尊皇保

国相号召，设会办报，集赀谋再举，屡遇艰险不少阻。尝结富有会，起事江汉，皆为官兵破获，诛其党。连诏大索，毁所著书，阅其报章者并罪之。初，太后议废帝，称病徵医，久闭瀛台，旦夕不测。有为闻之，首发其谋，清议争阻，外人亦起责言，两江总督刘坤一言“君臣之分已定，中外之口难防”，始罢废立。拳匪起，以灭洋人、杀新党为号，太后思用以立威，遂肇大乱，凡与有为往还者，辄以康党得奇祸。

宣统三年，鄂变作，始开党禁，戊戌政变获咎者悉原之，於是有为出亡十馀年矣，始谋归国。时民军决行共和，廷议主立宪，而有为创虚君共和之议，以“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，不可骤变，而大清得国最正，历朝德泽沦浃人心，存帝号以统五族，弭乱息争，莫顺於此”。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徇民军请，决改共和，遂下逊位之诏。有为知空言不足挽阻，思结握兵柄者以自重，颇游说当局，数年无所就。丁巳，张勋复辟，以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。勋议行君主立宪，有为仍主虚君共和。事变，有为避美国使馆，旋脱归上海。

甲子，移宫事起，修改优待条件，有为驰电以争，略曰：“优待条件，系大清皇帝与民国临时政府议定，永久有效，由英使保证，并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国，以昭大信，无异国际条约。今政府擅改条文，强令签认，复敢挟兵搜宫，侵犯皇帝，侮逐后妃，抄没宝器，不顾国信，仓卒要盟，则内而宪法，外而条约，皆可立废，尚能立国乎？皇上天下为公，中外共仰，岂屑与争，实为民国羞也！”明年，移蹕天津，有为来觐谒，以进德、修业、亲贤、远佞为言。丁卯，有为年七十，赐“寿”，手疏泣谢，历叙恩遇及一生艰险状，悲愤动人。时有为怀今感旧，伤痛已甚，哭笑无端。自知将不起，遂草遗书，病卒於青岛。

有为天资瑰异，古今学术无所不通，坚於自信，每有创论，常开风气之先。初言改制，次论大同，谓太平世必可坐致，终悟天人一体之理。述作甚多，其著者有孔子改制考、新学伪经考、春秋董氏学、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、大同书、物质救国论、电通，及康子内外篇，长兴学舍、万木草堂、天游庐讲学记，各国游记，暨文诗集。

论曰：光、宣两朝，世变迭起，中国可谓多故矣。其事皆分见於纪、传。断代为史，辛亥以后，例不能详。唯丁巳复辟，甲子移官，实为逊位后两大案，而勋与有为又与清室相终始，亦不可遂没其人。明末三王及诸遗臣，史皆勿讳，今仿其体，并详著於篇，庶几考有清一代之本末者，有所鉴焉。[一][一]按：关内本此卷是上卷移来的劳乃宣传、沈曾植传，无张勋传、康有为传。传后有论，其文是：“论曰：乃宣、曾植皆学有远识，本其所学，使获竟其所施，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。乃朝局迁移，挂冠神武，虽皆侨居海滨，而平居故国之思，无时敢或忘者。卒至憔悴忧伤，赉志以没。悲夫！”关外一次本於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，全文如下：

张彪，字虎臣，山西榆次人。以武生归抚标，巡抚张之洞器赏之，擢外委，随调粤、鄂至两江。时新练陆军，充管带，监修江阴江防砲台。复还湖北，充护军管带。光绪二十三年，奏派赴日本考查军政，归，督修汉口后湖堤工，创汉阳兵工厂。累保副将，赏壮勇巴图鲁勇号，兼常备军镇统，授松潘总兵，留充陆军第八军镇统制官。南北新军会操於彰德，赏花翎；再会操太湖，更勇号曰奇穆钦。宣统二年，擢湖北提督，加陆军副都统。三年，新军变，总督瑞澂弃城走，彪率卫队巷战，自夜至日午，不能支，退召水师。瑞澂劾以构变潜逃，诏革职，图后效。复充湘豫鄂援军总司令，率残军保汉口。禁卫军及北

洋军南下，督队先驱，屡有克捷。既复汉阳，还原官。官军请改共和，要彪署名，力欲之，遂称病去。东渡日本，归寓津，筑张园自隐。乙丑，迎蹕驻园，供张服用，夙夜唯勤。丁卯秋，病笃，见驾临视，已不能起，强启目含泪而逝，年六十八。

列传二百六十一

吴三桂 耿精忠 尚之信 孙延龄

吴三桂，字长伯，江南高邮人，籍辽东。父襄，明崇祯初官锦州总兵。三桂以武举承父廕，初授都督指挥。襄坐失机下狱，擢三桂总兵，守宁远。洪承畴出督师，合诸镇兵，三桂其一也。师攻松山，三桂战败，夜引兵去。松山破，承畴降，三桂坐镌三秩，收兵仍守宁远。三桂，祖大寿甥也，大寿既降，太宗令张存仁书招三桂，不报。

顺治元年，李自成自西安东犯，太原、宁武、大同皆陷，又分兵破真定。庄烈帝封三桂平西伯，并起襄提督京营，徵三桂入卫。宁远兵号五十万，三桂简阅步骑遣入关，而留精锐自将为殿。三月甲辰，入关，戊申，次丰润。而自成已以乙巳破明都，遣降将唐通、白广恩将兵东攻灤州。三桂击破之，降其兵八千，引兵还保山海关。自成胁襄以书招之，令通以银四万犒师，遣别将率二万人代三桂守关。三桂引兵西，至灤州，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，怒，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；遣副将杨坤、游击郭云龙上书睿亲王乞师。王方西征，次翁后，三桂使至，明日，进次西拉塔拉，报三桂书，许之。

自成闻三桂兵起，自将二十万人以东，执襄置军中；复遣所置兵政部尚书王则尧招三桂，三桂留不遣。越四日，王进次连山，三桂又遣云龙赍书趣进兵。师夜发，逾宁远，次沙河，明日，距山海关十里。三桂遣逻卒报自成将唐通出边立营，王遣兵攻之，战於一片石，通败走。又明日，师至关，三桂出迎。

王命设仪仗，吹螺，偕三桂拜天毕，三桂率部将谒王，王令其兵以白布系肩为识，前驱入关。自成兵横亘山海间，列阵以待。王令诸军向自成兵而阵，三桂兵列右翼之末。阵定，三桂先与自成兵战，力斗数十合。及午，大风尘起，咫尺莫能辨，师噪风止。武英郡王阿济格、豫郡王多铎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，腾跃摧陷。自成方立马高冈观战，诧曰：“此满洲兵也！”策马下冈走，自成兵夺气，奔溃。逐北四十里，即日王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，分马步兵各万隶焉，令前驱逐自成。三桂执则尧送王所，命斩之。自成至永平，杀襄，走还明都，屠襄家，弃明都西走。命三桂从阿济格逐自成至庆都，屡战皆胜。自成走山西，乃还师。

世祖定京师，授三桂平西王册印，赐银万、马三。明福王由崧称帝南京，使封三桂蓟国公，又遣沈廷扬自海道运米十万、银五万犒师，三桂不受；寻遣其侍郎左懋第、都督陈洪范等使於我，复赉银币劳三桂，三桂仍辞不受。寻命英亲王阿济格为大将军，西讨自成，三桂率所部从，自边外趋绥德，二年，克延安、鄜州，进攻西安。自成以数十万人迎战，三桂督兵奋击，斩数万级。自成出武关南走，师从之，自襄阳下武昌，自成走死。师复东徇九江。八月，师还，赐绣朝衣一袭、马二，命进称亲王，出镇锦州，所部分屯宁、锦、中右、中后、中前、前屯诸地。三桂疏言丁给地五晌，各所房屋灰烬，地土磽薄，请增给；并为坤、云龙及诸将吴国贵、高得捷等请世职，属吏童达行等乞优擢；又以父襄、母祖氏、弟三辅并为自成所杀，疏乞赐恤；并如所请。三桂辞亲王，下部议，许之。三年，入觐，赐银二万。

五年，命与定西将军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同镇汉中。六年，明宗室朱森濠攻阶州，三桂与国翰督兵击斩之。有王永强者为

乱，破延安、榆林等十九州县，延绥巡抚王正志、靖远道夏时芳死之；复陷同官、定边、花马池。三桂督兵克宜君、同官，击斩七千馀级。进克蒲城、宜川、安塞、清涧诸县，诛永强所置吏。定边、榆林、府谷皆下。八年，入觐，赐金册印。时明桂王由榔称帝居南宁，张献忠将孙可望、李定国等皆降於明，率兵扰川北诸郡县。命三桂偕国翰率师讨之。九年七月，三桂与国翰遣兵西抚漳腊、松潘，东拔重庆；进攻成都，明将刘文秀弃城走；复进克嘉定，驻军绵州。文秀及王复臣复自贵州向四川，招僮僮为助，陷重庆，进破叙州。三桂屡战不利。文秀、复臣围巡按御史郝浴於保宁。浴趣三桂等赴援，击斩复臣，文秀引兵走。浴疏劾三桂拥兵观望状，三桂摘疏中“亲冒矢石”语劾浴冒功，浴坐谪徙。三桂叙功，岁增俸千。子应熊尚主，为和硕额駙，授三等精奇尼哈番，加少保兼太子太保。

十四年，可望反明，攻由榔，定国御之，可望败走长沙，来降。诏授三桂平西大将军，与国翰率师徇贵州；时大将军罗托、经略洪承畴等出湖南，将军卓布泰等出广西：三道并进。三桂等发汉中，道保宁、顺庆，次合州，破明兵，收江中战舰。定国遣其将刘正国、杨武守三坡、红关诸隘，石壶关者尤险峻，明兵阻关。三桂令骑兵循山麓，步兵陟其巅，以砲发其伏，明兵惊溃，遂下遵义，克开州。会罗托等已克贵阳，卓布泰亦自都匀、安远入，信郡王多尼将禁旅至。国翰还师遵义，寻卒。三桂驰与罗托等会於平越杨老堡，议分道进兵。三桂自遵义出天生桥，闻白文选据七星关，遂绕出乌撒土司境，次霑益。多尼师进曲靖，败文选。卓布泰师进罗平，败定国。

十六年正月，由榔奔永昌。二月，三桂与尚善、卓布泰合军克云南会城，破文选玉龙关，取永昌，由榔走缅甸。师渡潞江，定国设伏磨盘山，诃知之，分八队迎击，斩杀过半。取腾

越，追至南甸，乃振旅自永昌、大理、姚安还。明将马宝、李如碧、高启隆、刘之复、塔新策、王会、刘偁、马惟兴、杨武、杨威、高应凤、狄三品等，及景东、蒙化、丽江、东川、镇雄诸土司，先后来降。多尼、卓布泰等师还，留固山额真伊尔德、卓罗等分军驻守，而诏三桂镇云南，命总管军民事。谕吏、兵二部，云南将吏听三桂黜陟。定国求出由榔缅甸，军孟艮。元江土司那嵩与降将高应凤举兵应定国。三桂督兵自石屏进围元江，逾月，击斩应凤，嵩自焚死，收其地为元江府。

十七年，户部疏言云南俸饷岁九百馀万，议檄满洲兵还京，裁绿旗兵五之二。三桂谓边疆不宁，不宜减兵力。是时三桂已阴有异志，其藩下副都统杨坤说以先除由榔绝人望。三桂乃疏言：“前者密陈进兵缅甸，奉谕：‘若势有不可，慎勿强，务详审斟酌而行。’臣筹画再三，窃谓渠魁不灭，有三患二难：李定国、白文选等分住三宣六慰，以拥戴为名，引溃众肆扰，其患在门户；土司反覆，惟利是趋，一被煽惑，遍地蜂起，其患在肘腋；投诚将士，尚未革心，万一边关有警，若辈乘隙而起，其患在腠理。且兵粮取之民间，无论各省饷运愆期，即到滇召买，民方悬罄，米价日增，公私交困，措粮之难如此；年年召买，岁岁输将，民力既尽，势必逃亡，培养之难又如此。惟及时进兵，早收全局，乃救时之计。”下议政王大臣会户、兵二部议，令学士麻勒吉、侍郎石图如云南谕三桂机宜，乃决策进兵。命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，率禁旅南征。

三桂所部五丁出一甲，甲二百置佐领，积数十佐领，以吴应麒、吴国贵为左、右都统分统之。七月，三桂疏请部勒降兵，分置十营，营千二百人，以降将为总兵：马宝、李如碧、高启隆、刘之复、塔新策将忠勇五营；王会、刘偁、马惟兴、杨威、吴子圣将义勇五营。十月，又疏请置援剿四镇，以马宁、沈应

时、王辅臣、杨武为总兵。皆允之。三桂请拊循南甸、陇川、千崖、盏达、车里诸土司，颁敕印；复檄缅甸，令执由榔以献。定国、文选屡攻缅甸求出由榔，缅甸频年被兵，患苦之，使告师破定国等，请以由榔献。十八年，三桂遣使缅甸刻师期，令於猛卯迎师；遣副都统何进忠及应时、宁等率师出腾越，道陇川，三月，至猛卯。缅甸又与定国战，道阻。既，缅甸使至迎师，会瘴发，进忠等引还。

三桂以马乃土司龙吉兆称兵应定国，遣宝、启隆及游击赵良栋等讨之，攻七十馀日，破其寨，斩吉兆，以其地为普安县。九月，瘴息。三桂与爱星阿及前锋统领白尔赫图，都统果尔钦、逊塔等督兵攻大理，复出腾越，道南甸、陇川至猛卯，分兵二万，遣宁、辅臣别取道姚关、镇康、孟定；又虑蛮暮、猛密二土司助定国阻我师后，留总兵张国柱将三千人屯南甸为备。十一月，会师木邦。文选毁锡箔江桥走茶山，定国走景线。三桂令宁等以偏师逐文选，而与爱景阿趋缅甸，复檄令执送由榔。十二月，师进次旧晚坡，距缅甸都六十里。缅甸使告请遣兵进次兰鸠江滨扞卫，乃遣白尔赫图将百人以往。缅甸遂执由榔及其母、妻等送军前。宁等逐文选及於猛卯，文选以数千人降，师还。

康熙元年，捷闻，诏进三桂亲王，并命兼辖贵州。召爱星阿率师还。四月，三桂执由榔及其子，以弓弦绞杀之，送其母、妻诣京师，道自杀。定国尚往来边上伺由榔消息，三桂令提督张勇将万馀人戍普洱、元江为备。未几，定国走死猛腊。三桂招其子嗣兴，以千馀人降，明亡。二年，遣会等攻陇纳山蛮，破巢，斩渠。三年，遣之复及总兵李世耀率兵出大方、乌蒙，攻水西土司安坤、乌撒土司安重圣，并击斩之，以其地设府：陇纳曰平远，大方曰大定，水西曰黔西，乌撒曰威宁。四年，

奏裁云南绿旗兵五千有奇。五年，复遣兵攻土司禄昌贤於陇箐，取其寨数十。迤东悉定，设府曰开化，州曰永定。

三桂初以开关迎师，位望出诸降将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辈右。有德专征定湖广，徇广西，李定国破桂林，殉焉；可喜与仲明子继茂分兵定广东、福建；而三桂功最高。云、贵初定，洪承畴疏用明黔国公沐英故事，请以三桂世镇云南。三桂复请敕云南督抚受节制，移总督驻贵阳，提督驻大理。据由榔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，增华崇丽。籍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。假濬渠筑城为名，重榷关市，壅盐井、金铜矿山之利，厚自封殖。通使达赖喇嘛，互市北胜州。辽东参，四川黄连、附子，就其地采运，官为之鬻，收其值。货财充溢，贷诸富贾，谓之“藩本”。权子母，斥其羨以饵士大夫之无藉者。择诸将子弟，四方宾客，与肄武备，谓以储将帅之选。部兵多李自成、张献忠百战之余，勇健善斗，以时训练。所辖文武将吏，选用自擅。各省员缺，时亦承制除授，谓之“西选”。又屡引京朝官、各省将吏用以自佐。御史杨素蕴疏论劾，三桂摘疏中“防微杜渐”语，请旨诘素蕴。素蕴覆奏，言“防微杜渐，古今通义。”事遂寢。

六年，三桂疏言两目昏瞽，精力日减，辞总管云、贵两省事。下部议，如各省例，归督抚管理，文吏由吏部题授。云贵总督卞三元、云南提督张国柱、贵州提督李本深交章陈三桂劳绩，请敕仍总管。得旨：“王以精力日减奏辞，若召仍令总管，恐其过劳。如边疆遇有军事，王自应经理。”寻进应熊少傅兼太子太傅，命赴云南视疾，仍还京师。三桂益欲揽事权，构衅苗、蛮，藉事用兵，私割中甸畀诸番屯牧，通商互市。迨三元乞归养，甘文焜代为总督，不附三桂。三桂诈称边寇，檄赴剿；比至，又称寇退，檄使还。藩属将吏士卒糜俸饷钜万，各省输

税不足，徵诸江南，岁二千馀万，绌则连章入告，羸不复请稽核。是时可喜镇广东，继茂子精忠镇福建，与三桂并称“三藩”，而三桂骄恣尤甚。

十二年二月，上遣侍卫吴丹、塞扈立劳三桂，赐御用貂帽、团龙裘、青蟒狐腋袍、束带，亦遣使赉可喜。可喜旋疏引疾乞归老，下部议，请并移所部。七月，三桂亦疏请移藩，并言：“所部繁众，昔自汉中移云南，阅三岁始毕。今生齿弥增，乞赐土地，视世祖时分界锦州、宁远诸区倍广，庶安辑得所。”圣祖察三藩分镇擅兵为国患，得三桂疏，下议政王大臣会户、兵二部议奏。诸王大臣度三桂疏非由衷，遽议迁徙，必致纷纭，议移藩不便；独尚书米思翰、明珠谓苗、蛮既平，三桂不宜久镇，议移藩便。乃为二议以上：一议移三桂山海关外，别遣满洲兵戍云南；一议留三桂镇云南如故。上曰：“三桂蓄异志久，撤亦反，不撤亦反。不若及今先发，犹可制也。”遂命允三桂请移藩，并谕如当用满洲兵，仍俟三桂奏请遣发。即令侍郎折尔肯、学士傅达礼赉诏谕三桂。

三桂初上疏，度廷议未即许，冀慰留久镇。九月，诏使至，三桂大失望。与所部都统吴应麒、吴国贵，副都统高大节及其婿夏国相、胡国柱谋为乱，部署腹心扼关隘，听入不听出，与使者期以十一月己丑发云南。先三日丙戌，邀巡抚朱国治胁之叛，不从，榜杀之。遂召诸总兵宝、启隆、之复、足法、会、屏藩等举兵反，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。蓄发，易衣冠，帜色白，步骑皆以白氈为帽。执折尔肯、傅达礼，按察使李兴元，知府高显辰，同知刘昆，不为三桂屈，具楚毒，徙置瘴地。国柱及总兵杜辉、柯铎，布政使崔之瑛等皆降。三桂传檄远近，并致书平南、靖南二藩，及贵州、四川、湖广、陕西诸将吏与相识者，要约响应。遣马宝将兵前驱向贵阳，李本深

谋应之。文焜驰书告川湖总督蔡毓荣，并趣折尔肯、傅达礼从官郎中党务礼、员外郎萨穆哈、主事辛珠、笔帖式萨尔图速还京师告变。三桂遣骑追之，辛珠、萨尔图为所杀。文焜率数骑趋镇远，镇远副将江义已得三桂檄，以兵围文焜，文焜死之。宝兵至，巡抚曹申吉、总兵王永清皆降。

十二月，党务礼、萨穆哈至京师，三桂反问闻。上以荆州咽喉地，即日遣前锋统领硕岱率禁旅驰赴镇守。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，率师讨三桂，分遣将军赫业入四川，副都统马哈达、扩尔坤驻军兖州、太原备调遣，并停撤平南、靖南二藩。王大臣等请逮应熊治罪，命暂行拘禁。三桂兵陷清浪卫；毓荣遣总兵崔世禄防沅州，三桂兵至，以城降；复进陷辰州。

十三年正月，三桂僭称周王元年，部署诸将：杨宝蔭陷常德，夏国相陷澧州，张国柱陷衡州，吴应麒陷岳州。偏沅巡抚卢震弃长沙走，副将黄正卿、参将陈武衡以城降。襄阳总兵杨来嘉举兵叛，郟阳副将洪福举兵攻提督佟国瑶，击破之；走保山寨，皆应三桂，受署置。三桂自云南至常德，具疏付折尔肯、傅达礼还奏，语不逊。上命诛应熊及其子世霖，诸幼子贷死入官。六月，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，与勒尔锦分道进兵。是时云南、贵州、湖南地皆入三桂，通番市，以茶易马，结僮儼助战，伐木造巨舰，治舟师，采铜铸钱，文曰“利用。”所至掠库金、仓粟，资军用。

勒尔锦师次荆州，三桂遣刘之复、王会、陶继智等屡以舟师攻彝陵，勒尔锦遣将屡击败之，未即渡江。尚善师次武昌，以书谕三桂降，置不答。三桂传檄所至，反者四起：提督郑蛟麟，总兵谭弘、吴之茂反四川，巡抚罗森、降将军孙延龄以有德旧部反广西，精忠反福建，河北总兵蔡禄反彰德，三桂势益

张；又遣使与达赖喇嘛通好。达赖喇嘛为上书乞罢兵，上弗许。先后遣经略大学士莫洛、大将军康亲王杰书、贝勒董额等四出征抚，将军阿密达擒禄诛之。上趣尚善攻岳州，三桂使吴应麒、廖进忠、马宝、张国柱、柯铎、高启隆等分道拒战，又遣兵窥江西，循江达南康，陷都昌；复自长沙入袁州，陷萍乡、安福、上高、新昌诸县。上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，徇江西；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，镇江南。时王辅臣已为陕甘提督，复以宁羌叛应三桂，莫洛死之。三桂遣其将王屏藩入四川，与吴之茂合军助辅臣。上复趣尚善速攻岳州，尚善疏请益兵，未即进。

十四年正月，上命岳乐自袁州取长沙，岳乐遣兵先后克上高、新昌、东乡、万年、安仁、新城诸县，复进克广信、饶州。夏国相坚守萍乡，攻之不下。上以岳乐师向湖南，命喇布移镇南昌。三桂遣将率兵七万、保僮三千防醴陵，筑木城以守；又於岳州城外掘壕三重，环竹木为弃；於洞庭湖峡口植业木为椿，阻舟师；陆军筑垒皆设鹿角重叠，阻骑兵；乃自常德赴松滋，驻舟师虎渡口，截勒尔锦、尚善两军使不相应；扬言将渡江攻荆州，决堤以灌城，分岳州守兵据彝陵东北镇荆山，令王会、杨来嘉、洪福等合兵陷穀城，执提督马胡拜，攻郟阳、均州、南漳。勒尔锦遣贝勒察尼守彝陵，与都统宜理布等力御之，疏请益兵。上责勒尔锦逗遛，不许。是岁，察哈尔布尔尼叛，上遣大将军信亲王鄂札、副将军大学士图海击破之。

十五年，三桂遣兵侵广东，授之信招讨大将军。时可喜已病笃，之信遂降。三桂别遣其将韩大任、高大节将数万人陷吉安。上令喇布固守饶州，岳乐攻萍乡，力战破十二垒，斩万馀级，国相引兵走，乃克之。师进复醴陵、浏阳，复进攻长沙。三桂遣胡国柱益兵以守，马宝、高启隆自岳州以兵会。三桂自

松滋移屯岳麓山，为长沙声援；又令大任、大节自吉安分兵犯新淦，屯泰和，复陷萍乡、醴陵，断岳乐军后。上严趣喇布援岳乐，乃自饶州进复馀干、金谿，攻吉安，大节将四千人来拒，战於大觉寺，以百骑陷阵，师左次螺子山。大节复以少兵力战，喇布及副将军希尔根仓卒弃营走，师败绩。会大任与大节不相能，大节怏怏死。喇布遣兵复围吉安，大任不敢出战。勒尔锦以三桂去松滋，率兵渡江取石首，遣贝勒察尼攻太平街三桂兵垒，师败续，退保荆州。是岁大将军、大学士图海代董额征陕西，辅臣降。上令将军穆占将陕西兵赴荆州，康亲王杰书自浙江下福建，精忠降。之信亦遣使诣喇布降。延龄闻，亦原降，三桂使从孙世琮袭桂林，执而杀之，掠柳州、横州、平乐、南宁。

十六年，尚善分兵送马三千益岳乐军，三桂邀夺於七里台，复遣兵援吉安，与喇布军相持。穆占自岳州进，与岳乐夹攻长沙，克之。三桂所遣援吉安诸军皆引去，大任弃城走。吉安乃下。三桂自岳麓徙衡州，分兵犯南安、韶州，并益世琮兵掠广西。十七年，岳乐复平江、湘阴，三桂将林兴珠率所将水师降。穆占攻永兴，拔之，并下茶陵、攸、酃、安仁、兴宁、郴、宜章、临武、蓝山、嘉禾、桂阳、桂东十二城。喇布亦与江西总督董卫国率师逐大任，及於宁都，大任败走福建，诣杰书降。三桂遣马宝、胡国柱等攻永兴，都统宜理布、护军统领哈克山出战，死。穆占与硕岱等力守。

是岁，三桂年六十有七，兵兴六年，地日蹙，援日寡，思窃号自娱。其下争劝进，遂以三月朔称帝，改元昭武，以衡州为定天府。置百官，大封诸将，首国公，次郡公，亚以侯、伯。造新历。举云、贵、川、湖乡试。号所居舍曰殿，瓦不及易黄，以漆髹之。构庐舍万间为朝房。筑坛衡山，行郊天即位礼，将

吏入贺。是日大风雨，草草成礼而罢。俄病噎，八月，又病下痢，噤不能语。召其孙世璠於云南，未至，乙酉，三桂死。宝、国柱攻永兴方急，闻丧，自焚其垒，引军还衡州。世璠，应熊庶子，留云南，奔三桂之丧，至贵阳，其下拥称帝，改号洪化，倚方光琛、郭壮图为腹心。光琛，三桂所署大学士；壮图，封国公。

三桂初起兵，其下或言宜疾行渡江，全师北向；或言直下金陵，扼长江，绝南北运道；或言宜出巴蜀，据关中，塞穀、函自固。三桂皆不能用，屯松滋，与勒尔锦夹江而军，相持，皆不敢渡江决战。既，还援长沙。晚乃欲通闽、粤道，纠精忠、之信复叛，攻永兴未下而死。吴国贵复议舍湖南，北向争天下，陆军出荆、襄趋河南，水军下武昌，掠舟顺流撼江左。诸将俱重弃滇、黔，马宝首梗议，乃罢。

上以勒尔锦顿兵荆州不进，时尚善卒，贝勒察尼代为安远靖寇大将军，攻岳州，吴应麒守坚，久未下。下诏将亲征，闻三桂死，乃罢。趣诸军分道并进，并敕招抚陷贼官民。察尼屯君山，不能断湖道，至是造鸟船百、沙船四百馀，配以兵三万，水师始成军，以贝勒鄂鼐统之。用林兴珠策，以其半泊君山，断常德道；以其半分泊扁山、香炉峡、布袋口诸地；陆军屯九贵山，断岳州、衡州道。水陆绵亘百里，岳州饷竭援穷，应麒与诸将江义、巴养元、杜辉驾巨舰二百，乘风犯柳林嘴。察尼令水师棹轻舟，越敌舰，发砲击之，毁过半，兵皆入水死。应麒复将五千人犯陆石，将军鄂讷、前锋统领杭奇率师击之，应麒败走。杜辉有子在师中，通使约降，事泄，应麒杀辉。诸将日构隙，陈华、李超、王度冲等以舟师降。应麒收残卒，挟輜重，溃围奔长沙，胡国柱亦弃城与俱走。察尼率师自岳州进克华容、安乡、湘潭、衡山诸县。

勒尔锦闻三桂死，率师自荆州渡江，三桂所部勒水师泊虎渡上游、陆师屯镇荆山，皆溃走。分兵定松滋、枝江、宜都、石门、慈利、澧州，进克常德。喇布率师入衡州，进取祁阳、耒阳，复进克宝庆。是时吴国贵自衡州退屯武冈，与马宝俱。吴应麒自岳州退屯辰州，胡国柱自长沙退屯辰龙关，相犄角力守。穆占师进克永明、江华、东安、道州，复进取永州。岳乐师自衡州复常宁，攻武冈，国贵以二万人据枫木岭拒战。岳乐令林兴珠与提督赵国祚督兵奋击，国贵死，兵溃。贝子彰泰等逐至木瓜桥，大破之，武冈下。上召岳乐还京师，彰泰代为定远平寇大将军，令与穆占议进取。是岁，将军莽依图等师徇广西，世琮走死。

十九年春，将军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，克成都。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，取汉中。王屏藩走保宁，师从之，战於锦屏山，薄城，屏藩自杀。保宁下，进克顺庆。将军吴丹、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、重庆，杨来嘉、谭弘先后降。察尼攻辰龙关，出间道袭破之，克辰州。杨宝蔭、崔世禄皆降。彰泰师克沅州，吴应麒、胡国柱走贵阳。上召勒尔锦、察尼还京师，趣彰泰与穆占、蔡毓荣等自沅州，喇布自南宁，吴丹、赵良栋自遵义，三道并进。世璠令应麒与王会、高启隆、夏国相合兵入四川，掠泸州、叙州，进陷永宁。谭弘复叛，陷夔州。上复趣彰泰速下贵阳，命赉塔为平南大将军，尽护广西诸军。吴丹坐不援永宁，罢，命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，仍三道入云南。世璠召会、启隆、国相自四川还援贵阳，令马宝、胡国柱等掠四川。

十月，彰泰师克镇远，世璠将张足法等败走。复进取平越，克新添、龙里二卫，薄贵阳。世璠与应麒等奔还云南。贵阳与安顺、石阡、都匀诸府并下。世璠所署侍郎郭昌、邱元，总兵臧世远、齐聘金、文台等，率将吏百数十人、兵一千三百有奇，

诣彰泰军降。师复进，世璠所署总兵蔡国昌、平远知府郑开枢等以平远降。战於永宁，至鸡公背，世璠兵焚盘江铁索桥走。普安土司龙天祐，永宁土司沙起龙、礼廷试造浮桥济师。

二十年春，世璠以高启隆为大将军，与夏国相、王会、王永清、张足法等将二万人拒彰泰，复陷平远，屯城西南山上，穆占与提督赵赖进击破之。启隆等走，会降，复取平远。彰泰师进次安南卫，世璠将线緘、巴养元、郑旺、李继业以万余人屯盘江西坡，为象阵，师初战，为緘等所败。越二日，彰泰令总兵白成功等进击，战於沙子哨，力斗，自午至酉，师分队奋进，緘等夜走。遣都统龚图等逐之，至腊茄坡，再战，緘等退保交水城。克新兴所、普安州，黔西、大定诸府皆下，斩世璠所署巡抚张维坚。赉塔师自田州进次西隆州，世璠将何继祖以万人屯石门坎守隘。赉塔督兵分队进攻，夺隘，复安笼所。继祖退至新城所，复与世璠将詹养、王有功等，合兵二万人屯黄草坝，为象阵坚守。赉塔督兵进，力战，夺垒二十二，获养、有功，俘兵千馀。复进破曲靖，取交水城。緘等复走，遂克马龙州易龙所、扬林城，彰泰师亦至，两军会於嵩明。

二月，进攻云南会城，屯归化寺，世璠遣将胡国柄等将万人为象阵拒战。彰泰、赉塔督兵进击，大破之，斩国柄及裨将九，俘六百馀，追之，薄城。世璠将张国柱、李发美等先后降。临安、姚安、大理、鹤庆、丽江诸府悉下。世璠召马宝、胡国柱、夏国相等还救云南。上谕赵良栋等分兵邀击宝等。宝自寻甸至楚雄，屯乌木，兵溃，与巴养元、赵国祚、郑旺、李继业、郎应璧等诣姚安降。国柱自丽江、鹤庆入云龙州，穷蹙自缢死。夏国相自平越败后走广西，总兵李国樑遣兵围之，亦与王永清、江义等出降，世璠援绝。赵良栋师自夹江克雅州，复建昌，渡金沙江，次武定，复进次绵竹。九月，进与彰泰、赉塔诸军合。

时围城已数月未下，良栋议断昆明湖水道，主速攻，督兵薄城，围之数重。线緘等谋执世璠及郭壮图以降，世璠与壮图皆自杀。十月戊申，緘等以城降。穆占与都统马齐先入城，籍贼党，执方光琛及其子学潜、从子学范，磔於军前。戮世璠尸，传首京师。世璠所署将吏一千五百馀、兵五千有奇，皆降。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广诸省悉平。上令宣捷诏，赦天下。二十一年春，从议政王大臣请，析三桂骸，传示天下。悬世璠首於市。磔马宝、夏国相、李本深、王永清、江义，亲属坐斩。斩高启隆、张国柱、巴养元、郑旺、李继业，财产妻女入官。

三桂诸将，马宝、王屏藩最骁勇善战。宝初为流贼，降明桂王由榔为将。桂王奔南甸，宝降於三桂，为忠勇中营总兵。三桂反，率兵前驱，尽陷贵州至湖广南境诸郡县，封国公。再入广西，一入四川，败走姚安，诣希福军降，至是死。屏藩亦三桂所倚任，代高启隆为忠勇左营总兵。三桂反，令入四川为王辅臣声援。自秦州退守保宁，败我师蟠龙山。十九年，师克保宁，自杀。

诸专阃大将叛降三桂助乱者：云南提督张国柱，贵州提督李本深，总兵王永清，副将江义，四川总兵谭弘、吴之茂，湖广总兵杨来嘉，广东总兵祖泽清，而陕西提督王辅臣兵最强，乱尤剧。

国柱，明副将，来降。从续顺公沈永忠下湖南，又从可喜定广东，累迁至提督。三桂反，授以大将军，封国公。陷衡州，围长沙，战岳州，皆国柱力。师围世璠，乃自大理出降。

本深，明总兵高杰甥，杰死，以提督代将。降於豫亲王多铎，授三等精奇尼哈番，累迁至提督。三桂反，授以将军。彰泰师克贵阳，出降。

永清以黔西镇，义以镇远协，戕文焜，先后附三桂。至是

同死。

弘，初以明将降，累迁至总兵。三桂反，与四川提督郑蛟麟、总兵吴之茂合谋叛。蛟麟，明都司，自松山降。三桂使犯汉中，战败，复出降。弘独力战，屡攻郟阳。三桂授以将军，封国公。弘死，子天秘走万县，久之始出降，送京师。是年五月，磔死。

之茂，与屏藩合军援辅臣，攻秦州，力战，败走松潘。还与屏藩守汉中，城下，就擒，送京师诛之。

来嘉，初以郑锦将降，授总兵。三桂反，与副将洪福同叛，三桂授以将军。来嘉屡攻南漳，福屡攻均州。勒尔锦师渡江，福先降。来嘉败走巫山，复走重庆。城下，出降，送京师，未至，死。

泽清，大寿子。以高州叛降三桂。尚之信降，泽清亦降。俄复叛，命之信讨之，克高州，获泽清及其子良榘，送京师磔死。

辅臣初为盗，号马鹞子。从姜瓖为乱，降於英亲王阿济格。寻以侍卫从洪承畴南征，事承畴谨，除总兵。三桂留授援剿右镇，从入缅甸，破桂王，迁提督。三桂反，招使叛，辅臣以闻，授三等精奇尼哈番，官其子继贞。经略大学士莫洛自陕西入四川，以辅臣从。次宁羌，胁众击杀莫洛，反，三桂授以大将军，固原、定边、临洮、兰州、同州诸将吏悉附，大将军贝勒董额讨焉。辅臣保平凉，久不下。大学士图海代将，督兵力攻，乃出降。诏复官爵，加太子太保，授靖寇将军，从图海驻汉中。辅臣内不自安，与其妻妾缢，独不死；图海师还，偕至西安，一夕死。上不深罪，但命停世袭，罢继贞官。

耿精忠，靖南王继茂子。顺治中，继茂遣入侍，世祖授以一等精奇尼哈番，尚肃亲王豪格女，封和硕额驸。康熙十年，

继茂卒，袭爵。十二年，疏请撤藩，许之，遣侍郎陈一炳如福建料理。三桂反，命仍留镇，召一炳还。三桂以书招精忠，精忠与藩下都统马九玉，总兵曾养性、江元勋，参领白显忠、徐文耀、王世瑜、王振邦、蒋得鋹等谋应三桂，独九玉以为不可，养性等皆赞之。

十三年三月，发兵反，胁总督范承谟，不屈，执而幽之，并及其宾从眷属。巡抚刘秉政降。精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。蓄发，易衣冠。铸钱曰“裕民通宝”。以养性、显忠、元勋为将军，分陷延平、邵武、福宁、建宁、汀州诸府。约三桂合兵入江西。噉潮州总兵刘进忠扰广东。又招郑锦发兵取沿海郡县为声援。浙江总督李之芳闻乱，出驻衢州，遣副将王廷梅等四出御战。上命将军赉塔出浙江，将军希尔根出江西，削精忠爵，声讨。仍遣郎中周襄绪偕精忠护卫陈嘉猷赉敕招抚，精忠留之军中。养性与林冲、徐尚朝、冯公辅、沙有祥等将万余人出仙霞关，陷江山、平阳，游击司定猷缚总兵蔡朝佐，以城降。渡飞云江，攻瑞安不下。移师攻温州，总兵祖弘勋以城降。巡道陈丹赤、永嘉知县马闕死之。精忠授弘勋将军，众至十万，陷乐清、天台、仙居、嵊县，而宁海、象山、新昌、馀姚诸县土寇竞起。养性请於精忠官其渠，使屯大岚山，扰绍兴、宁波。破黄岩，总兵阿尔泰降。分兵犯金华，精忠与其将周列、王飞石、桑明等陷广信、建昌、饶州。复合玉山、永丰土寇东犯常山，陷开化、寿昌、淳安、遂安诸县。别遣兵攻徽州、婺源、祁门。

上令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，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，率师下浙江。又以岳乐、喇布两军为声援。将军赉塔师次衢州，养性自常山来犯，赉塔同之芳遣兵击却之。副将牟大寅战常山，斩精忠将张宏。洪起元战绍兴，复嵊县。鲍虎战淳安，擒飞石、

明，复寿昌、遂安。养性、尚朝等以五万人攻金华，副都统玛哈达、总兵陈世凯等与战於木道山，斩二万馀级，养性走天台。十四年，养性复以步骑数万攻金华，遣其将朱飞熊率舟师水陆并进，傅喇塔击斩飞熊，养性退屯茂平岭。巡道许弘勋击破大岚山土寇，斩其渠。傅喇塔督兵自间道出茂平岭背，养性兵溃，复黄岩、乐清。养性走保温州，傅喇塔督兵合围。玛哈达击败尚朝、公辅、有祥等，复处州。穆赫林击败林冲，复仙居。喇布以兵助将军额楚定徽州、婺源、祁门。将军希尔根亦复建昌、饶州。

岳乐师次南昌，谕精忠，精忠以谩书答之。上复遣其弟聚忠赍敕谕降，至衢州，精忠拒不纳。精忠母周氏，阻精忠毋叛，精忠不听，周氏愤死。精忠攻衢州，战屡败，以马九玉为将军，率兵屯江山，而郑锦兵至，据泉、漳诸地，与精忠扞葑衅。尚可喜请援，上令喇布自江西下广东。精忠遣其将邵连登等扰建昌，进攻抚州、赣州。三桂兵陷袁州、吉安，相犄角，阻师行。尚之信亦叛。

十五年春，傅喇塔自黄岩进攻温州，力战，屡破敌垒。养性凭江拒战，累月未能薄城。上趣杰书自金华至衢州，下福建。八月，杰书与赉塔、之芳督兵击九玉，战於大溪滩，九玉败走，克江山。招仙霞关守将金应虎降，遂入关，拔浦城。郑锦兵侵兴化，将及福州。精忠势渐蹙，谋出降，先使人戕承谟及其客嵇永仁等。杰书师进次建阳，书谕降精忠，答书请宣诏赦罪。师复进，克建宁，次延平。精忠遣其子显祚及襄绪、嘉猷出迎师。杰书使赉敕宣示，精忠乃出降，请从军讨锦自效。杰书以闻，诏复爵，以其弟昭忠为镇平将军，驻福州，命精忠从军讨锦。锦败，还台湾。乃移师趋潮州，进忠出降，令精忠驻焉。养性在温州，屡出战，傅喇塔督兵击破之。养性堕水，复入城

困守，精忠降，亦降，仍为藩下总兵。

十六年，遣显祚入侍，授散秩大臣。藩下参领徐鸿弼等使赴兵部具状，讐精忠降后尚蓄逆谋，昭忠亦以鸿弼等状闻，上留中未发。十七年，上令精忠还福州，以其祖及父之丧还葬。是秋，三桂死，杰书疏请诛精忠，上谕曰：“今广西、湖南、四川俱定，贼党引领冀归正者不止千百。骤诛精忠，或致寒心。宜令自请来京，庶事皆宁贴。”十九年，精忠请入覲，上以九玉为总兵，辖藩下兵。昭忠、聚忠又疏劾精忠，上乃下鸿弼等状，令法司按治，系精忠於狱。遣聚忠赴福州宣抚所部。是岁，之信以悖逆诛。二十年，云南平。二十一年，法司具狱上，上谕廷臣欲宽之。大学士明珠奏精忠负恩谋反，罪浮於之信。乃与养性、显忠、元勋、进忠、文耀、世瑜、振邦、得鋹并磔於市。显祚、弘勋等皆斩。秉政逮诣京师，道死。

尚之信，平南王可喜子。顺治中，可喜遣入侍，世祖以可喜功多，令之信秩视公爵。康熙十年，圣祖允可喜请，令之信佐军事。之信酗酒嗜杀，可喜老病，营别宅以居，号令自擅。十二年，可喜用其客金光策，上疏请以二佐领归老海城，而以之信袭爵留镇。

光，浙江义乌人，佐可喜久，以捕佛山乱民江鹏翥功，授鸿胪寺卿衔。屡以之信暴戾状告可喜，为可喜谋，冀得见上自陈。上以可喜疏下部议，令并移所部，遣尚书梁清标如广东料理。三桂反，命可喜仍留镇，召清标还。总兵刘进忠以潮州叛，可喜遣次子之孝率兵讨之。上授之孝平南大将军，而命之信以讨寇将军衔协谋征剿。郑锦遣兵助进忠。总兵祖泽清复以高州叛，孙延龄将马雄引三桂将董重民、李廷栋、王弘勋等陷雷、廉二郡。之孝退保惠州。十五年春，可喜病益剧，之信代治事。三桂招可喜藩下水师副将赵天元、总兵孙楷宗相继叛，之信遂

降三桂，遣兵守可喜藩府，戒毋白事，杀光以徇。罢之孝兵，使侍可喜，可喜以忧愤卒。

三桂授之信招讨大将军、辅德公，旋进号辅德亲王，而以重民为两广总督，驻肇庆。谢厥扶者，故户，以缁船数百附马雄。天元之叛，厥扶实诱之。三桂亦授以将军，使与重民水陆相援应，屡檄之信出兵。之信赂以库金十万，乃不复相促迫。

之信旋遣使诣喇布军，具疏请立功赎罪，上敕慰谕之。十六年，之信复疏请敕趣喇布军入广东。之信密噉重民所部兵噪索饷，乘间擒重民，击败厥扶，走入海。乃遣副都统尚之瑛迎师，疏言阖属归正，并请叙藩下总兵王国栋、长史李天植等襄赞功。时方多故，而可喜有大勋，上优容之，命之信袭平南亲王，国栋等复旧职。之信使入贡，上谕曰：“昔尔先人在时，屡献方物。比年事变，信使弗通。每念尔先人忠贞不二，为国忘家，朕甚愍焉！王克承先志，遣使远来，朕见物辄念尔先人。王其安辑粤东，以继尔先人未尽之志。贡献细务，劳人费事，今当暂止。”

是年秋，三桂遣其从孙世琮据广西，巡抚傅弘烈率师讨之，复梧州、浔州，规取桂林，之信令总兵尚从志以三千人从。上令之信自韶州进取宜章、郴州、永州，之信不赴。将军莽依图攻韶州，击败三桂将马宝、胡国柱等。上命之信移师梧州，又不赴。十七年春，上以莽依图深入广西，命之信策应。之信仍以高、雷、廉三郡初定，疏请留镇省城。上乃命发兵应莽依图，之信遣国栋率兵赴宜章。及三桂死，之信乃请自进广西，命为奋武大将军，从师并进。十八年，天元出降，之信疏请诛之。师进次横州，自言病作，遽还。上命以所部从莽依图并进，之信令藩下总兵时应运率以往。及莽依图将攻桂林，留应运守南宁。三桂兵据武宣，之信又疏言海寇宜防，将召应运还。上复

谕趣之，十九年春，之信乃自将攻武宣。

之信与之孝不相能，以之孝尝典兵，不欲其居广州，疏请遣还京师。之信残暴猜忌，醉辄怒，执佩刀击刺，又屡以鸣镝射人。楷宗叛复降，上贷其罪，之信杖杀之。护卫张永祥为之信赍疏诣京师，上召见，授总兵。之信故阻抑，复屡辱以鞭箠。怒护卫张士选语忤，射之，残其足，诸护卫皆不平。国栋与副都统尚之璋、总兵甯天祚密谋图之信。巡抚金俊疏言：“之信凶残暴虐，犹存异志。臣察其左右俱义愤不平，因密约都统王国栋等共酌机宜，之信旦夕就擒。乞敕议行诛，以为人臣怀二心者戒。”国栋亦上疏自述与俊、之璋、天祚合谋图之信，又代之信母舒氏、胡氏疏言：“之信怙恶不悛，有不臣之心。恐祸延宗祀，乞上行诛。”上谕趣之信出师。

之信既赴武宣，永祥、士选诣京师告变。上遣侍郎宜昌阿以巡视海疆至潮州，谕将军赉塔移师，并令总督金光祖、提督折尔肯、副都统金榜选、总兵班际盛传诏逮之信。之信与光祖、榜选、际盛等攻克武宣，之信入城。光祖等屯城外，得国栋檄，合兵围城，传诏逮之信。之信就逮，还广州，上疏自辨。上令削爵，逮诣京师。藩下兵驻广西，讹言师至云南，即分置城守，众情恟惧。上命宜昌阿、赉塔宣敕慰谕。七月，宜昌阿将以之信赴京师。天植怒国栋发难，白之信母，与之信弟之节、之璜、之瑛召国栋议事，伏兵杀之。赉塔率兵捕治，天植自服造谋，之信不与闻。护卫田世雄言之信实使天植杀国栋。狱上，上命赐之信死，之节、之璜、之瑛、天植皆斩。舒氏、胡氏贷其罪，并毋籍没。世雄以不先发，坐杖流。上复谕宜昌阿曰：“之信虽有罪，其妻子不可凌辱，当护还京师。”又令察罢之信诸虐政。所部十五佐领改隶汉军，驻防广州。

之信初叛，提督严自明附之。自明，明参将，降，从总督

孟乔芳征抚陕、甘，又击张献忠，破桂王，有功，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。之信遣攻南康，败走南安，先之信降，授銮仪使。病死。

孙延龄，汉军正红旗人。父龙，从孔有德来归，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，从有德广西。有德以女四贞字延龄。及有德死事，龙亦战死，加拖沙喇哈番，以延龄袭。四贞尚幼，还京师，孝庄皇后育之宫中，赐白金万，岁俸视郡主。长，命仍適延龄。

有德所部诸将，线国安功最高。国安与有德同起事，偕来降。从入关，西破李自成，南破桂王，累擢广西提督，驻南宁。李定国陷桂林，尽杀其孥。国安与总兵马雄、全节力战复桂林，走定国。累加太子太保、征蛮将军，封三等伯，统有德旧部驻桂林。康熙五年，以老乞休。

上以延龄有德婿，四贞生长军中，习骑射，通武事，乃授延龄镇守广西将军，代国安统有德旧部。予四贞郡主仪仗，偕赴镇。延龄渐骄纵，十一年，御史马大士劾延龄擅除武职，兵部既驳奏，延龄复疏请，恣肆不臣，上命申禁。十二年，所部都统王永年，副都统孟一茂，参领胡同春、李一第等列延龄纵兵殃民状，牒总督金光祖，光祖以闻。上遣侍郎勒德洪按治，得实，请逮延龄治罪，特命宽之。三桂反，上授延龄抚蛮将军，起国安都统。时节已前卒，雄代国安为提督，命与巡抚马雄镇合谋剿御。

十三年二月，延龄举兵反，杀永年、一茂、同春、一第，幽雄镇及其眷属。诏夺官爵，声讨。延龄乃上疏言光祖、雄诱永年等谋害，上审其诬，谕尚可喜与光祖筹策进攻。延龄自称安远大将军，移牒平乐、梧州诸郡。雄与总兵江义亦以柳州叛应三桂。国安病死。延龄招致万羊山土寇，与所部合设五镇，镇兵二千。俄又自称安远王。庆阳知府傅烈烈当三桂未反，疏

发诸不轨事，谪戍苍梧，延龄既叛，授以将军。弘烈说延龄迎师，四贞尤力劝之。十六年，延龄遣弘烈迎师江西。三桂诃知之，使从孙世琮率兵逼桂林，执杀延龄，四贞督兵御战。世琮乃留其将李廷栋戍桂林，出掠平乐、浔州、横州、南宁。弘烈还至平乐，延龄将刘彦明、徐洪镇、徐上远等擒斩廷栋，与国安子成仁并出降。四贞还京师。

雄亦从有德南征有功，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。既与郭义叛，义偕严自明攻南康，败走。雄旋病死雒容。子承廕出降，进伯爵，授左江总兵。十九年二月，复叛，给弘烈登舟，袭破其营，杀之。六月，复降，逮诣京师，论死。义夺官，放还原籍。

论曰：圣祖初亲政，举大事书殿柱，即首“三藩”。可喜乞归老，曷尝言撤藩？撤藩自廷议，实上指也。三桂反，精忠等响应，东南六七行省皆陷寇。上先发兵守荆州，阻寇毋使遽北。分遣禁旅屯太原、兖州、江宁、南昌，首尾相顾，次第渐进，千里赴斗而师不劳。三桂白首举事，意上方少，诸王诸将帅佐开国者皆物故，变起且恇扰。及闻上从容指挥，军报迅速，阃外用命，始叹非所料。制胜於庙堂，岂不然欤？上不欲归咎建议撤藩诸臣，三桂等奉诏罢镇，亦必曲意保全之。惜乎三桂等未能喻也！